幽默的叫賣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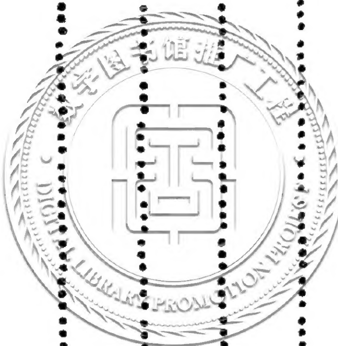
夏丏尊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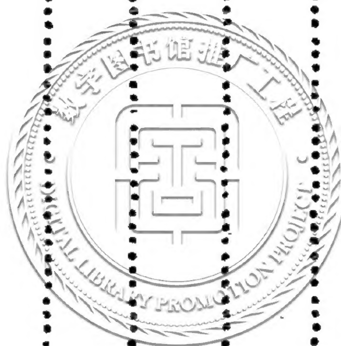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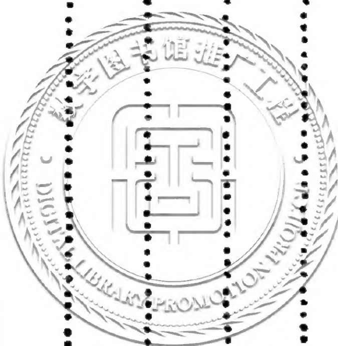


目次













幽默的叫賣聲

夏丏尊

住在都市裏，從早到晚，從晚到早，不知要聽到多少種類多少次數的叫賣聲。深巷的賣花聲是曾經入過詩的，當然富於詩趣，可惜我們現在實際上已不大聽到。寒夜的「茶葉蛋」「細砂粽子」「蓮心粥」等等，聲音發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槍」的喉嚨，咽在牀上聽去，頗有些淒清。每種叫賣聲，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調。

我在這許多叫賣者中發見了兩種幽默家。

一種是賣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點鐘，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擔歇着或是走着叫賣，擔子的一頭是油鍋，油鍋裏現炸着臭豆腐干，氣味臭得難聞，賣的人大叫「臭豆腐干！」「臭豆腐干！」態度自若。

我以為這很有意思。「說眞方，賣假藥，」「掛羊頭，賣狗肉，」是世間一般的毛病，以

香相號召的東西，實際往往是臭的。賣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騙大衆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爲口號標語，實際的貨色眞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實，不欺騙別人的事情，恐怕世間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這呼聲在欺詐橫行的現世，儼然是一種憤世嫉俗的激越的諷刺！

還有一種是五雲日昇樓賣報者的叫賣聲。那裏的賣報的和別處不同：沒有十多歲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歲的老槍癟三，身子瘦得像臘鴨，深深的亂頭髮，青屑屑的烟臉，看去活像是個鬼。早晨是不看見他們的，他們賣的總是夜報。傍晚坐電車從那兒經過，就會聽到一片的發沙的賣報聲。

他們所賣的似乎都是兩個銅板的東西（如新夜報時報號外之類），叫賣的方法很特別，他們不叫「剛剛出版××報，」卻把價目和重要新聞標題聯在一起叫起來的時候，老是用「兩個銅板」打頭，下面接着「要看到」三個字，再下去是當日的重要的國家大事的題目，再下去是一個「哪」字。「兩個銅板要看到十九路軍反抗中央哪！」

在福建事變起來的時候，他們就這樣叫。「兩個銅板要看到剿匪勝利哪！」在剿匪消息勝利的時候，他們就這樣叫。「兩個銅板要看到日本副領事在南京失蹤哪！」藏本事件開始的時候，他們就這樣叫。

在他們的叫聲裏任何國家大事都只要化兩個銅板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國家大事都只值兩個銅板的樣子。我每次聽到，總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兩個銅板要看到×××哪！」這兩種叫賣者頗有幽默家的風格。前者似乎富於熱情，像個矯世的君子，後者似乎鄙夷一切，像個玩世的隱士。

驚蟄隨筆

曾聚仁

一　新年吉利話

我素來不大會說吉利話的！我曾經引用胡適先生老鴉詩自解，說是：「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記得在小孩的時候，媽媽總怪我嘴愛多說；年終那幾天，她就戒嚴了，只怕我在新年裏說些什麽不吉利的話，預先在除夕那一天，乘我不意中，用粗紙揩我的嘴巴；粗紙一揩，那就嘴巴等於屁股，說些不吉利的話也不要緊；說話等於放屁，就可以不負責了。不過大人們還不放心，必得用紅紙條寫一張「童言無忌」的字條貼着，才算功德圓滿。

新年裏最普遍的吉利話是「恭喜，」「恭喜，」「恭喜」的下面當然是「發財；」在門口要飯的叫化子，有一套「大元寶，小元寶，元寶滾進來」的歌曲，我也曾摹倣着他

們的調子，和幾個小孩子唱了又唱，當作新年的餘興。不知怎樣的，有一回因爲說一句「恭喜大發財，」却闖大禍了；我那時只有十三歲，父親帶我去看做稅務委員的朋友，我依着老規矩說句「恭喜大發財，」他便鐵青了臉，說我父親叫小孩子譏笑他。他氣虎虎地再三說什麼「兩袖清風，」我那時還不懂什麼叫做「兩袖清風。」那天晚上，父親吩咐我，以後見着廉潔政府底下的大人先生們，只要說到「恭喜」爲止，不許再說下去。他又說：若是見着洋行買辦，公司經理，那又當作別論。我不料說句吉利話，亦有先調查經歷的麻煩！「元寶滾進來」的話，有時竟會這樣犯忌諱的！

二　賈壽賀詩

賈似道當國日，在西湖築半閒堂，養樂圃。每年八月八日，四方祝頌他的生辰，以數千計。周密齊東野語採錄多首，我最愛陸景思甘州詞：

「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三錢；論從來活國，論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

有釣魚船；覺秋風未曾吹着，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

還有郭應酉的儷語也好：

「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

難怪賈似道大喜，把郭應酉立刻升官的！

三　刻字店招牌

明朝嘉靖年間，某大員出巡城外，偶遇某刻字店。大員吩附左右喚那刻字店的老板來，他自己的轎子飛也似的去了。

過了三天，中軍押一人跪堦下請示，那大員看了半天，想不起來。中軍說是刻字店的老板，他才恍然記起，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那招牌上的字筆畫錯了，你改了罷！」

他這一吩咐，那刻字店老板坐了三天牢監，蕩了半家產業。

四　會說愚仿徃詩

魯迅先生編彷徨既竟事，題五言絕句於其上，云：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

近日翻看魯迅先生的隨筆雜感，頗有幾節可作此詩的註解。仿照唐人本事詩的體裁截取了兩節：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却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麽變化，並且落得一個所謂小說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

——自選集序

「我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呀！」

——吶喊自序

版本

周越然

有人問，「版本是學問麼？值得研究麼？」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下：版本確是學問；不論新舊學者，都應研究。讓我把理由說出來。

研究版本，就是審視刻得好，印得好的書籍。譬如「史記」一書，有宋刊本，有元刊本，有明清各種刊本，又有近時的石印本及鉛字本。行格既各不相同，字句亦間有差別，嗜書的人，總稱宋元本最佳。爲什麼呢？（一）因爲紙墨古雅，字大悅目。（二）因爲雖有訛字倘近情理。

又有人說，「我們讀書，祇要白的是紙，黑的是字，沒有破損殘缺，取價便宜就罷了。何必考究紙的新舊，字的形式呢？況且宋元版也難免訛字麼？我們遇到必要的時候，祇要買

一部影印本。何必出重價，購原本呢？」

對於這種讀書不考究版本的人，我可設一比喻，以見他們的錯誤。宋元本和各精本，可比閨女，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婦，至於隨便石印或排印的本子，簡直是下賤的「野鷄。」青年人娶妻，總希望一個好人家的女兒，不願意與寡婦結識，或與野鷄談戀愛的。所以眞能讀書者，必求精善的本子。

精善的書本，不外下列諸種：

（一）宋金元刊本。

（二）元明覆宋本。

（三）明初刻本或活字本。

（四）清初精校初印本。

（五）名家手稿本或精鈔本。

（六）名家手校或手跋本。

（七）海內或海內外孤本。

（八）高麗活字本或日本古本。

研究古書版本的人，大概可分為三類：（一）富閒的人，舊學略有根底，在家沒有事做，借此以為消遣。（二）售書的人，出賤價購得大批書後，因閱歷充足的緣故，往往能提出較精的本子，取善價售出。（三）求學的人，不滿意於通行本，必求獲精本以為細讀或校勘等用。這三種人或保存文化，或營業謀利，都有功於藝林，都可稱版本學者，否則宋金元明的印本，早已泯沒了。

研究版本，與研究其他的學術相同，非有工具不可。工具者何？就是書目與書影。最完備的書目，當然是「四庫全書總目」。但是總目不載版本，故初學者，必備「邵亭書目」或相似者，隨時參考。書影有瞿氏「宋元書影」，「盋山書影」等，然終不及宋元真本的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不啻一部大書影。）我家有宋金元殘葉四巨冊，約一百五十餘種。幾年前出重價購得，實為研究古本最妙的工具，惜不便展覽，不能公之

大衆。

除了書目和書影之外，初學者又不得不讀一種談論版本的書籍，最易最新的，是葉德輝的「書林清話。」

上面所述，是研究版本最小限量的工具，倘欲專於此學，決非本篇所能盡述。

又有人說「難道研究版本，如此的不易麽?」

我答曰，誠然難的。世有研究一生而誤認者。今試說兩事：（一）葉德輝舊藏「韋蘇州集，」彼讀書志中稱爲北宋膠泥活字本。後此書歸我，細細審察，知爲明本。（二）近來四川重刻「唐詩紀事，」斷定原本爲宋刊，因字之缺筆，統與其他宋版書相同之故。實則原書係明嘉靖乙巳張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斷，我有明刊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誤，同時深知研究版本，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也談談版本

雲彬

版本之學，就是章實齋所謂「橫通。」他把善於販書的老賈，富於藏書的舊家，勇於刻書的好事者，都歸入橫通一類，而下評判道：「橫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橫，以佐君子之縱也；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

洪北江又把藏書家分爲五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叫做考訂家。「辨其板片，注其錯誤」的，叫做校讎家。「搜采異本，上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備通人博士之瀏覽」的，叫做收藏家。「但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的，叫做賞鑒家。「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眞僞，心知古本，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叫做掠販家。

從這裏可以知道前人對於略識版本未窺作者旨意的，只看做藏書家中的第三四

等人物，至多給他們一個「橫通」的頭銜。

本來研究版本也未可厚非。假使現在是一個進步的社會，那些宋槧元槧的古本都應該由公共圖書館來收藏，而研究版本的人都可以拿專家的資格去圖書館裏服務。但不幸現在版本的研究，還只能供「富閒的人，舊學略有根柢，在家沒有事做，借此以爲消遣。」

我們不希罕那「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即識」的掠販家，因爲那些人在上海四馬路三馬路和北京琉璃廠隨處可以碰到，他們所懂的止有這一點，對於書的內容是一無所知的，我們也不希罕那「但求精本，獨嗜宋刻」的賞鑒家，因爲他們把有用的書籍，當作無用的骨董，我們更不希罕那「搜采異本」的收藏家，因爲他們把那些異本供「在家沒有事做」時候消遣之用，既「不便展覽」，又「不能公之大衆。」我們所需要的是「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訂家。因爲考訂家努力的結果，可以使學者省不少精神和時間的浪費。然而考訂家必備有章實齋所謂「專門之精與兼覽

之博，」僅僅能辨別宋槧元槧是不夠的。

其次，我們要問為什麼「求學的人，不滿意於通行本，必求獲精本」呢；無非求材料的眞確而已。但現在的學者要研究或解決某一問題時，他們所需要的參考書決不限於宋元刊本和其他的所謂「古本。」而況「求學的人」不見得就是「富開的人，」他們需要參攷材料而沒有能力出善價購求古本的時候，「翻刻本或影印本，甚至隨便石印或排印的本子，」都是他們的參攷材料而他們的成就，往往遠出藏書萬卷的「富開的人，」舊學略有根柢」者之上。反之，「富開的人，」雖藏着許多「刻得好，印得好的書籍」只在「紙墨古雅，字大悅目」這一點上反覆鑒賞，自鳴得意，充其量亦不過成為洪北江所謂「鑒賞家」而已。劉鐵雲藏了不少龜甲，只刻了一部鐵雲藏龜，而負債自殺的王靜安倒成了一個龜甲文字的考據家。縱通與橫通的區別，版本家與考訂家的高下，都可以拿這個例來證明的。

這篇寫作，並不是專對某一個人而發，所以像某先生閨女，寡婦，野鷄的妙喻，我只付

之一笑，不加批評。我的寫作的目的，是在說明版本的研究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學問；研究版本的人雖不可少，但版本決不是「不論新舊學者都應研究」的學科，尤其是眼前擺着許多大問題，急待頭腦清楚的學者來研究，解決的現在。

小品與漫畫

徐蔚南

蔡堡（作屏）教授，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殺貓殺狗殺老鼠的生物學專家。但我覺得他卻也是一位「小品與漫畫」的作家呢，只是他沒有把他的小品與漫畫寫到紙面上來能了。

他第一次到美國去留學，時在五四運動之後，那時候的美國眞是洪運高照，飛黃騰達。個個美國人都穿得很漂亮，吃得很滋養。他們都自以爲「咱們美國有的是黃金，何事不可爲呢！」那時做房東的老太婆，滿口規矩道德，看見單身的男房客帶什麽女人進來同宿時，便老實不客氣要加以斥責與禁止。——「神氣活現，」正是那時美國最好的形容詞。

前年，蔡教授又到美國耶魯去研究生物學，到去年秋才回中國。這次他一到美國，他

覺得眞是時過境遷，美國的面目全非了，詩人傷感地說起來，便得要說昔日的繁榮，完全變爲灰塵了！公園裏還是充滿着男人女人，可是冷板櫈上坐着的，卻盡是些衣衫襤褸，皮靴破碎，——彷彿脚上也生了一張嘴吧似的要喫飯，一堆失業的工人。在馬路上也還是充滿着忽忙的人，但神色之間却都似籠罩着一點哀愁。每個商店都貼着一隻老鷹，每個電影院在開幕時總是大總統的一套復興美國的演說。老鷹愈多，復興的演說翻版愈多，不景氣的形態，卻也成爲正比例，一天天深沉，嚴重。生產品的人工毀滅，遏止不住貍包線的延長；金融的膨脹政策也恢復不成市場的景氣。這種種反愈增大了失業的數字，陰暗，哀愁，「美國往何處去」的「？」籠罩了全美國，美國往日黃金萬能的美夢，不圖到今朝竟破碎無餘！先前老是講出一片大道理來的房東太太，現在卻不管一切，只要房子能夠租得出，就是看見房客帶什麼女人進屋裏來歇夜了，也只裝做不知道，一聲也不響退回自己的房裏去了！

耶魯裏的知識分子，到這時候，也不禁自訏，美國怎麽會逢到這樣的一天；倒也要來

問問素以貧窮聞名世界的中國人，美國老鷹的復興，有沒有希望。

蔡教授回答得好！

你們美國人一隻臂彎裏抱滿着黃金，另一隻臂彎裏抱滿了生產品。黃金是一點兒也不肯放鬆，生產品卻希望人家再用黃金來買。人家的黃金早已被你們美國吸光了，再沒有黃金來買你們的貨品了，你們卻埋怨人家的貧窮，害得你們一臂彎的商品沒法去安放，無從去出售！黃金既不肯放鬆，商品又無從放鬆，只得常常抱着不動！你們方法總算也想盡了，爲要恢復景氣，爲要提高物價，把過剩的商品，儘量去毀滅，牛奶成千成萬桶地傾入河中，麥子棉花當作煤炭一樣地燒，但是你們的景氣恢復了沒有呢？沒有！

不景氣一天彌漫一天，裁員於是也一天增多一天，大批的失業跟着就無盡境地在全美國出現。那隻老鷹，只好餓癟，剩幾根筋骨，二張瘦削的翅膀了。在鷹眼之下，望望世界，有的黃金的國家，都築起關稅壁壘來，不准黃金再流出來了；黃金早已被榨完的國家，尤其像遠東的中國，貧窮到人民僅剩一付骷髏了；轉眼看着自己的美國，而有菜色，衣衫襤

褸的失業陣線時時在延長，這固然想救濟，但那種種的計劃，也無補於事實。

除非將抱着黃金與生產品的兩隻臂膊，放鬆了一隻之外，美國的不景氣將繼續着而至來了一個大變動爲止。

耶魯的知識分子聽了這番議論，半信半疑，無言可答，只好嘆了一口長氣。

蔡作屏教授的談話，如果叫優秀的漫畫家畫起來，不是成爲一幅絕妙的漫畫嗎？不諷刺，無色情，是一個老頭兒，戴着高頂禮帽，帽上滿佈着星點的，還戴着一付眼鏡！這白髮長鬚的老頭兒，從前，大家記得，輕佻快活到眼睛老是笑瞇瞇的，長鬚上也是飄飄然滿載着笑意的，如今禮帽頂上有點破綻了，漂亮的禮服也有點皺紋了，一對眼睛已不是笑，卻是發呆了，兩隻臂彎裏的黃金與商品，卻拚命地抱得緊緊的，惟恐其遺失。嘴吧裏還念念有辭，希望人家來買他的商品……老頭兒頭上的天空裏，是一隻瘦削的老鷹，鷹眼之下，遠遠近近，匍伏着的，擁擠着的，排成隊的，盡是些失業的饑餓人！這眞是最動人最眞實的一幅漫畫，哎，可惜，在我筆下，卻寫成了這樣一篇拙劣的小品！

好在蔡作屏教授是「我的朋友。」

太白半月刊主編人陳望道先生也是「我的朋友。」……

小品文跟蒼蠅

傅東華

有人說，小品文是可以寫到蒼蠅那麼微的。又有人說，光寫蒼蠅那麼微，不行；還得要寫到宇宙那麼大。

實骨子末宇宙派固然不會寫過宇宙，蒼蠅派也多偺眞寫過蒼蠅？你不信，你去查查袁中郞什麼的，瞧裏邊兒有蒼蠅沒有？

沒有不是？那末可見蒼蠅派之提到蒼蠅，也不過那麼說說罷了。事實上，偺們的小品文是一逕閉着紗窗不讓蒼蠅飛進去的。這是因爲偺們的不問那一套文體，都特別有一個班底，特別有一班角兒，閒人不能隨便混進去。比如詩歌裏邊，風花雪月，是四根台柱子；前幾年的海派小說，也曾給蝴蝶鴛鴦她兩姊妹獨佔過一時。

蒼蠅末，它跟偺們的文學向來就沒有緣分，不因爲小品文小啦就會跟它結起緣來

的。不要說小吧，那末比它再小幾十倍的蝨子，倒是跟偺們的文學有緣的，因爲偺們的小品文不原是從「捫蝨而談」起的嗎？偺們一有小品文，蝨子先就登了龍，先就做了文壇的清客。

蒼蠅想一想，眞要氣破了肚子。他說，蝨子，你那一行及得我！你蒼白得那麼寒傖，能像我這麼金碧煇煌嗎？你爬得那麼慢，我啣的一飛，就打茅廁裏飛到大餐台上了。你悶聲不響的咬人，我會唱歌兒給人聽。可是人家偏要喜歡你，眞太不公平！

話是不錯，可是你不知道當時的蝨子是文人身邊的親信，住的是近水樓台，你蒼蠅怎麼搶得了它的地盤！況且，它也實在比你蒼蠅有許多長處，讓我講幾樣給你聽：

蝨子的季節是冬天，所以「捫蝨」一定聯帶着「向陽。」兩個膀子從大袖子裏縮進來，打大領口裏伸出去，露出了半身，讓太陽晒着，這是多麼夠味兒！倘如你有肺病，還可以借此多來幾回日光治療。

翻開了領口，裏襟，褲腰，下褶，在縫縫裏，褶角裏，打一回田獵，得到了獵獲品，拿兩個拇

指甲嗶的一夾。這又是夠多麼淸脆的聲音！

借着「捫」的動作，你跟人談話就用不着抬頭。萬一你聽見觸心話，臉要紅，或者動氣了，臉要青，都可以藏過了，不讓人看見，這不是夠多麼方便的姿勢！

你若偏偏要撿夏天出來，人家光膊子，你叮得他癢癢；人家在淸談，你哼到他耳邊去。那末你也得反省反省，怎麼好，怪人家討厭你！

好在蝨子的運是早已走完了，你也用不着再吃什麼醋。而且偺們的小品文現在既然有人特別說起你，想來是有心要提拔你的意思。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你萬萬不可錯過。你要趁這時候變變你從前的脾氣，改改你從前的行爲，你得知道偺們的文人究竟是人，他決不能忽然改了自己的脾氣來遷就你，總得你改了脾氣去遷就他的。

當然，你跟偺們的文人，特別是偺們的小品文人，不大有親近的機會，你實在不容易去捉摸他們的脾氣，可是你們昆蟲界的同類當中，有好些個是偺們小品文人的好朋友，你得看看它們的榜樣，學學它們，這才慢慢的，你就會知道偺們小品文人的性格了。

第一是蝴蝶兒她在偺們小品文人眼裏是紅倌人，誰都喜歡她的。原因當然就在她長得美麗。你從這上頭，就知道偺們的小品文人是愛美麗的。不過你要學她，你也得自己見諒，因爲你生就了那副胚子，要變也無從變。你身上的顏色太濃，頭上幹嗎要那麼紅？身上幹嗎那麼金碧輝煌？你得多洗澡，把顏色洗得淡些兒。要跟蝴蝶那麼紅只是粉紅，黃只是粉黃，這才能配偺們的小品文人的胃口。

其次是蜻蜓，它也是偺們小品文人的好朋友。爲的是它身胚生得清瘦，跟偺們小品文人是同類。偺們的小品文人多是風流才子，風流才子總是清瘦的，要是肥頭胖腦，不像個生意人了嗎？那末你到尿缸裏照照自家兒的嘴臉，那麼像洋花生米的一顆，一點不苗條，就怪不得人家討厭你了。你得學學蜻蜓，少吃東西，變得苗條些，人家自然會喜歡你的。

又其次是知了，它顏色既不美麗，身胚又不苗條，幹嗎也能在偺們的小品文裏常常露臉呢？這是一來因爲它有一口挺好的聲音，知了知了的很像偺們小品文的節奏；二來因爲它光喝露水，不吃烟火食，因而弄得肚裏空空，除掉唱曲子所必要的性靈之外什麼

都沒有，這就跟偺們小品文人的性格完全一樣了。他們喜歡人烟不到的山水，嫌惡煙火濃重的人寰；他們為要涵養性靈，所以要滌淨襟懷，練的跟知了一般空洞。那麼你就想一想，你這麼終天鑽糞缸，弄得滿肚子的惡濁，怎麼好軋進偺們清高朋友一淘裏去？你趕快要學學知了，跳出了糞缸，飛上了樹杪；排淨了腹中汚濁，練成了輕靈縹緲。至於你那麼的嗡嚶，實在是不大高明，暫時還是少開口為妙。

最後還有蠹魚，它穿着白銀的鎧甲，翹着銀白的髭鬚，在書葉裏如飛的跑，確實是很美麗的，可是它因在古書古畫裏常常跟偺們的文人碰頭，這才跟他們做了好朋友。你蒼蠅也得學學它，別這麼一天到晚的專幹追羶逐臭的勾當，要多跑幾回廟會，常到舊書攤上去逛逛，比如北平的廠甸兒，火神廟，你的足跡多了，自然品格會清高起來，不叫人家瞧不起。

好了，剛才說的這些個，都是你自家兒的同類，它們肯上進，所以都躋上文壇了。有志者事竟成，你如今這機會是千萬不可錯過。而且事情並沒有怎麼難，只要你少吃煙火食，

多喝露水，把身胚縮得苗條，拿性靈代替腸胃，撇開了人世，遁入了山林，你就可解脫這臃腫的臭軀，換上了輕靈的仙骨。原來偺們的小品文人，自己也是這麼出身的。

蒼蠅，蒼蠅！毋自暴棄，吾於子有厚望焉！

略談「中間讀物」

謝六逸

今年上海一地的定期刊物異常興盛，成爲向來未有的狀況。試翻檢這些刊物的內容，既非軟性，亦非硬性，只可名之曰「中間讀物」。

以前我們稱政治經濟爲硬性，文藝爲軟性，可是在目前，這種區分已經不甚適合。硬性的原意爲嚴重（Heavy），軟性爲輕鬆（Light），即是說政治經濟的文章是嚴重的，而文藝則屬於輕鬆的。但因爲散文形式的進步，政治經濟一類的嚴重問題，也可以用輕鬆的文筆；又因文藝內容的擴大，往往一篇作品常含一個嚴重的問題，而文藝反不見其輕鬆了。

不過狹義的硬性和軟性依然存在的。中國銀行報告對於硬性二字可以受之而無愧。狹義的軟性刊物在上海還未嘗出世，日本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摩登日本」可以作

爲一例，該誌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晶，編輯方法，排版照相，無一不富於現代的明朗性，成爲都市文藝的代表，這種刊物可稱爲道地的軟性，一翻開書頁就只見一些好色好鬥，獵奇獵豔的材料，實屬軟至無可再軟。但在上海要出版這樣的刊物還談不上，因爲編輯人的手腕成了問題，而中國的社會也和日本的不同，有許多文章是寫不出來的。說來眞正可憐，上海的刊物如果要偏重軟性的話，只有取材於「外國水手在神祕之街的北四川路嫖白俄女人」（取材於此的文章，我已數見不鮮）結果不免將「軟性讀物」寫成了「軟性毒物」，痛心已極！

攷中間讀物的發生，在國內我們不能不推重從前的「生活週刊。」生活前期的文章，足以代表中間讀物，它的言論是溫暖的，堪以慰藉多數人。它的文章，沒有死板板的統計材料。多爲生動活潑一類。它的編輯方法比較富於變化，而最受人歡迎的，還得數到它的言論的態度。比方說，「中國宜富强，」「人人應有職業，」「你非萬不得已不可離婚，」「離婚後你應該如何如何，」這樣的文章是只有正面而沒有反面的，老年人看了點

頭，少年人看了心滿意足，一家團圞，圍案共讀，各人得了各自的安慰。卽使教會女學校的老小姐舍監，見了她的學生在讀此種刊物，也覺得放心，所以前期的「生活週刊」你能安它一個硬性或軟性的稱號麽？

生活週刊的後期不能延續生命，就是它自己犧牲了前期所有的特色，大概它的內容已不能做到人人看了點頭稱是，而文章也不能專寫只有正面的了。由此看來，「中間讀物」的「中間」二字，頗難保持它的平衡。

生活週刊停頓以後，其他滿載中間讀物的期刊便乘勢興起。如果分析現社會歡迎這種期刊的原因，自然複雜。我只提出兩點：其一，原來「人生是寒冷的」（借用有島武郎語）社會的中間層的人生尤其是寒冷的。寒冷二字包括一切失望絕望，不平不均，人生既在如此的「寒冷」之中，你如驟然授以烈火，不免生病；過熱或太冷都不行，只有溫暖的慰藉才是他們所需要的。社會制度沒有更張，這種溫暖的慰藉將永遠地需要下去。

其二，從前的讀者，看慣了策論式的文章。自梁任公以後，策論式的文章愈寫愈壞。此

種策論式的文章可以稱爲「三股文，」第一股是「緒論，」第二股是「本論，」第三股是「結論，」在本論一股裏面，或用歸納法或用演繹法，東抄西襲，半剪半偷。三股之後附以若干「註，」說明抄襲的來源，然而大抵是外國書。梁啓超的策論還可以看出「筆鋒常帶情感，」至於其後的策論呢，只是一篇「百衲本，」只見文章不見人。此種文章雖然自有其用途，但在中間層的讀者看去，未免頭昏眼花，只好敬而遠之。到了「中間讀物」出世，便將「三股文」的臭氣一掃而光，不單是看文章，同時也可以看寫那文章的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得了不少的溫慰。

中間讀物一語所可包涵的文章式樣甚多，但無論如何要將「三股文」除外。現在中間讀物的文章式樣受人詬病的有兩種，就是「身邊雜事」和「抒寫心境，」但我必須爲之辯護。

「身邊雜事」即使取材於黃狗跳牆或小孩拉屎，也沒有什麼不可。如果跳牆或拉屎的事實寫了出來，與現實生活不能聯繫，這種「身邊雜事」是可以鄙薄的。「身邊雜

事」的價值在於表現生活經驗與分析現實生活。有一部分作家，並不屬於農工階級，可是他們反而可以越俎代庖隔靴搔癢，描寫農工的生活經驗，小市民直接寫出他們的風雨飄搖的生活，試問有何不可？小市民這一階級爲什麼不應該有文藝的享受？以小市民的身分作農工生活的空想的描繪，未必能較小市民之批判自己或分析自己的生活，切實多少。如說寫出「身邊雜事」便足以妨礙「小品文」的發展，試問有何根據。「身邊雜事」雖是人人能寫，取材自由的文章，可是要寫得好，確也不容易。茅盾君的話可以作證，他說，「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論，則隨筆產生的過程是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雖然因爲也被逼着寫了這麼幾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其不足觀，自不待言。」（見散文集自序）最後兩句是自謙，前面幾句却也是實情。假是單寫些黃狗跳牆或小孩拉屎，那是決不至於「一身大汗」的。

「抒寫心境」和「描寫心理」當然各別。「大品文」適於心理描寫，但未見得適於抒寫心境，我以爲抒寫心境還當以小品文爲宜。作者的純正感情能與現實脗合，我以

爲並無什麼毒害。不過一味模倣從前的風流才子，例如痛恨此身不能多娶幾位姨太太，定要姨太太比自已早死，又要她們都不生育或一恨……二恨……以至於五恨，却又不能分析何以必須如此此種心境，還是以不寫出來爲妙。這樣的文章，我不知道他的高雅何在，我寧可自認是一個俗物。因爲這麼一批姨太太是非向她們的娘胎定製不會有的，豈不是心境和現實不能胳合麼?

中間讀物在前幾年只是硬性刊物的附庸，從今年起，已經能夠獨樹一幟，就 Journalism 的立場看，這是當然的路徑。我希望今後的中間讀物能夠將文章的形式和內容擴大。空談宇宙不如寫一篇關於氣象或星座的妙文；訓咒蒼蠅不如寫鳥類或昆蟲的生活（例如北原白秋寫麻雀的生活，法布耳寫昆蟲之類。）能夠如此，中間讀物必能成爲社會中間層的滋養料。

我們需要中間讀物，更其需要有藝術價值與營養價值的中間讀物。

方言的記錄

陳望道

記錄方言向來只有一種方法，或者說，沒有方法。所謂沒有方法就是說沒有正確記音的方法。向來因爲沒有正確記音的方法，要記音只有借着表義的方塊字來充用；總是記的音義都不對眞，義既不是原來的義，音也只得了近似的音。外加方塊字的音，又是各時各地的讀法不同的。完全用方塊字記音的文字，到了別個時候或者別個地方便成原來的義也沒有，原來的音也沒有的一些雜字。

這有一個頂古的方言記錄的例作證。翻開劉向說苑的善說篇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

這麼一首連句讀也沒有人讀得斷的越人歌辭。這首歌辭的意義，翻譯出來據說是這樣

的，說苑裏記着：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譯文大家便比較的面熟。在熟習所謂文言文那一套古典語言的圈子裏向或許還有人會背的罷。雖然會背的已經不會百個中或者千個中一定有一個了。但那原來的歌辭却始終埋在舊紙堆裏，和我們絲毫不發生關涉。不瞞你說，就是這次抄錄，我也是一個字一個字將指頭指着陳年舊紙滿費力地抄下來的。那完全是一篇雜字，雜到比字書還要雜。字書裏頭，有的字因着形體相類集合，有的字隨着聲音相類集合，雖然雜，到底還有絲

絲聯繫，這却什麽聯繫也沒有。既丟了義，又抓不着音。音已變得跟口頭語言無從對證了，義又要靠譯文給它代傳。它就不過是一撮毫無用處的字屑。

× × × × ×

這可算是用方塊字來純粹記音的一個榜樣。用方塊字記音，總是這樣的用筆雖多，仍不對眞，又是無論如何去不了雜字相。去了反要橫生隔壁意義。記得少的時候在小學堂裏讀書，有一次一個武功出身的縣官來考問我們，看了我們考題上的「拿坡倫」三個字，就問過我們「坡倫是不是强盜？」我們都不懂他說些什麽，大家獃着，他便補足了一句道：「若是强盜，那就應該『拿！』你們說來是不是？」當時有一個教師在旁邊替我們代答了一聲「是，」我們這班小孩子幾乎個個都要笑出來。現在想來，這個縣官雖是不學，倒也給了我們一種啓示。那啓示彷彿說：你們這樣，我就尋到隔壁去了。我們必須依了他的啓示，在用方塊字記音的時候預先存心裝它一副雜字相，方才不致害了他害了別人錯到隔壁去，慢點碰到「亞里士多德，」又是橫生枝節，把它當作亞里的士人多德

行。或者竟還引來做鼓吹德行的根據。「五四」前後不就是聽說有過這麼一位先生麼?現在將就用這方塊字來記音的地方還很多，「馬達」「摩登」日出不窮，看來也只有生成一副雜字相的才能夠生存下去。「馬達」「摩登」是外來語，照普通的說法雖不是方言，其實也是方言的一種，不過是世界的大方言，不是一個國度裏頭的小方言罷了。

× × × × ×

雜字沒有意義，對於歧義是一種斬草除根的方法。只差全篇用雜綴標音的文字寫錄成文，它又會叫人相見不相識。爲了避免這個相見不相識，於是又有一種攙用這類文字來記方言的方法。海上花列傳算是那中間比較著名的一種。那書的對話都用蘇白，敍事仍舊用普通話。對話中間有意思的字也仍舊用有意思的文字寫出來，不像譯音文字故意把它裝成一副雜字相。這便教不懂蘇白的人也可以看得懂。它那構成是這樣的：

花也憐儂想要回家裏去，不知從那一頭走，模模胡胡踅下橋來。剛到橋堍，突然有一個後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醬寧綢馬褂，從橋下直衝上來。花也憐儂讓避不及，對面一

擺，那後生撲達地跌了一跤，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水漿。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拉住了花也憐儂亂嚷亂罵，花也憐儂向他分說，也不聽見。當時有靑布號衣中國巡捕過來查問。後生道，「我叫趙樸齋，要到鹹瓜街浪去，陸裏曉得個冒失鬼奔得來跌我一跤。耐看我馬褂浪爛泥。要俚賠個啘！」花也憐儂正要回話，只見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啘，放俚去罷！」趙樸齋還咕嚕了兩句，沒奈何放開手，眼睜睜看着花也憐儂揚長自去。看的人擠滿了路口，有說的，有笑的。趙樸齋抖抖衣襟，發極道：「教我哪价去見我娘舅嗄？」巡捕也笑起來道：「耐去茶館裏，拏手巾來揩揩哩！」

這差不多只有代名詞助詞之類用借音字；參照記事，比較對話，一順地看下去，只要不怕吃苦便差不多誰也可以懂。這所以看得懂，便因有意義的字，仍舊用各地通行的方塊字。假使用借音字，或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或拉丁化的書法，把那有意義的字也只寫出它的音來，那便只有懂這方言的人懂，不懂這種方言的便決計不會懂了、從海上花列傳的記音部份，因為「用方塊字來記音，不但費腦力，也很費工夫，連紙墨也不經濟，」可以證成

記音應該用記音符號，但從海上花列傳的記義部份，也可以證成爲通行各地教別地人也能夠懂得起見，有意義的部份，暫時仍要用表義的方塊字。這大概就是這幾天所以有人提出叫做「拉丁字蠶食方塊字的辦法」這一種辦法來的緣故罷。

× × × × ×

「拉丁字蠶食方塊字的辦法，」我不知道是預備給什麼人用的。給不識字的大衆用的嗎？給他們用，恐怕應該反過來，先教給記音文字，才慢慢地教給攙用方塊字的文字。果眞這樣，那就不是記音文字蠶食方塊字，倒是方塊字蠶食記音字了。而且實際也已經離開了純粹採用表音文字記錄方言的主張。

現在有一部份主張採用表音文字的似乎都還站在十字街口，一面想純粹用方言，一面又想普及各地。想把兩路一脚走。所以提出的方案有三，沒有一案離開方塊字的。一案是「海上花」式的，純用方塊字；一案是拉丁化的，旁註方塊字；還有一案是蠶食殘葉式的，兩種字攙用。這似乎都是爲別個地方曉得方塊字的人們設想，不是純粹爲當地的

文盲。

若是爲文盲設想，爲什麼別的字倒要用方塊字，幾個常用的比較容易學得上的代名詞助詞之類倒要用記音字呢？又爲什麼這些容易學上的字倒一定要拚方音呢？倘想通行各地，在各地方言還是這樣不統一的現在，一時似乎還是沒有法子廢除掉方塊字。旁的不說，幾個記錄方言的方案便是這個消息的報告者。

道聽隨錄

宜夫

小序

近今多提倡大衆語，我覺得「方言」「俗語，」是大衆語的要素。但「方言」「俗語，」雖常自然流露，而有時是頗不容易解釋的。尤其是非本地方的人，聽了往往會莫名其妙，甚致發生誤會所以解釋的工作，我覺得是並不見得不需要。現在我就把所聽到的「方言」「俗語，」揀牠難懂或易生誤解的隨時記錄；並從橋頭三叔公或老於「掌故」的人，請敎來歷，給它註解。這個俗語解釋，一是便於使用人明瞭眞意，一是使外地方人看了，便於通曉，而且許多俗語，一經解釋，都是很有趣味的。這是大衆所共創共改共保存而並是共同享用的。在我個人想，至少是比做辭通還有意義，因這是千百萬人的工作，千百萬人的受用，我不敢掠「大衆之美，」所以叫做道聽隨錄。

「拖油瓶，」是一個侮辱的名詞。凡女子夫死後改嫁時所攜帶前夫的子女，旁人就叫他們爲「拖油瓶。」一般人多這樣的叫，而莫明其來歷。後來聽見「老於掌故」的人說，才知這是由諧音轉變過來的。因爲從前的時候，女子改嫁的婚約上，如碰到有前夫的子女跟過去的當兒，必註明「隨帶『有病子』一個，」以防隨後或遇死亡時的交涉。此後便把「有病」改稱「油瓶，」「跟」改叫「拖」了。以侮辱他們沒有獨立自存的人格。奉化鄉間，更有叫「拖油瓶」爲「五甩一嘴」的，這是像「油瓶」的形象，直把人當做器物看，更存侮辱的意味了。

盜生

紹興人常叫「私生子」爲「盜生，」寧波人稱「私生子」爲「偷生。」「偷生」和「盜生」的意思同。寧波人還有駡人爲「雜種，」「婊子生」的，都是侮辱女子的貞操。因爲中國一向重男輕女，只有男可嫖，却不許女和人通姦，所以動輒駡別人母親不貞。

但「盜生」和「雜種」稍有不同，「盜生」是罵女子未嫁時的不貞，而「雜種」則是既嫁後的不貞，紹興人似乎是更注重於未嫁時的貞操，

雛兄弟

寧波一帶有叫異父同母的兄弟爲「雛兄弟」的。例如夫死而其婦改嫁，或因家貧不改嫁，而在家出典（即在家招夫），那前夫的子和後夫的子，就稱爲「雛兄弟」。兄弟是兄弟，但因奪父的愛而稱之爲「雛，」這個俗語，用意也亦稱深刻了。但這不算侮辱語，通常也得稱呼，不算什麽一回事。可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却沒有這種稱呼，這也可見男可多妻，或妻死男應再娶，而女是不得不「從一而終」的。因而在「兒子」的稱呼上，也生出差異來了。



談雜文

耳耶

「現代」九月號底「文藝獨白」上有一篇反對雜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雋先生說：「雜文」底「蓬勃」是「畸形的發展」，「意義是極端狹窄的。如果碰着文學之社會的效果之全般問題，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並日而語的。」「在目前，現時代，現社會……隨時隨地都有着……更有意義的諸文學制作之豐富的題材……爲什麽不下點工夫把這些寫成小說或戲劇，却偏偏要寫些那種零碎斷片的雜文；」「要不是說明作家之甘自非薄而放棄其任務；即便是作家毀掉了自己，以投機取巧的手腕來代替一個文藝作者的嚴肅的工作。」「嚴格地說，是宣告作家創作精神的破產，沒有刻苦艱辛的態度來埋首於一些繁重文學制作。」此外，林先生還說，寫雜文「應視爲最可恥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種浪費的生產罷了。」不用說，「倘若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來看，這現

象……非特無絲毫需要之處，反且是一種惡劣的傾向。」

林先生底字典上，大約沒有更多的辱罵了；不然，這篇「雜文」（對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這篇大作明文規定為「小說」或「戲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稱它為「雜文，」）該不會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雜文」是文章底一種體裁。它現在也許還沒有成為定型。但文藝上的各種體裁，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雜文也跟小說戲曲一樣，會由作者底努力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魯迅雜感選集上說的「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Feuilleton)的代名詞，」正是這個意思。文章不從內容上去觀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務，只注目於作為形式的條件之一的體裁，把某些體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體裁打入十八層地獄，完全是形式主義的偏見。至於由某種體裁來推斷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恥可卑，」這種智慧恐怕只有為沙利文餅乾公司服務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說戲曲，不錯，能夠用具體的形象，把社會的現實指示給讀者；它底任務的確不是雜文所能達到的。但雜文也自有它獨特的任務，爲小說戲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底這篇雜文和雜文家，林先生「爲甚麼不下點工夫，把這些寫成小說或戲劇，却偏偏要寫成零碎斷片的雜文」呢？也許林先生自己以爲是「創作精神破產，」所以「甘自菲薄，」「投機取巧；」但依我看來，未必不是因爲這篇文章底「題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寫成小說或戲曲，所以不得不借重於自己所深惡痛絕的雜文的吧。依此說來，文章底體裁，各有各底用處；即使個人底偏見看不起某種體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時候，可又不能不採用。甚麼雜文「決不能與小說戲曲并日而語，」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

雜文底「蓬勃，」也許可說是一種「畸形的發展；」但這畸形底原因，決不是像林先生所說，是由於作家之「菲薄，」「投機，」「可卑，」畏難，等等個人底缺陷之類；倒是有它確鑿的社會根據的。「在目前，現時代，現社會，現中國，」固然「隨時隨地都有着豐

富的題材，」可以「下點工夫、」「寫成小說或戲劇。」但是能下而又肯下工夫的是誰呢？有閒的遺老遺壯遺少們，只是天字第一號的孱頭。雖不一定積極地直接地成爲剝削者；但在這動亂的社會，一面既怕舊東西底殘害，一面又怕新的力量來奪去了現有的優勢，於是在自己底周圍起造一座牆，跟社會隔絕得水洩不通，好像某種動物一遇險象，就先設法蒙蔽自己底眼睛，或把整個身體都縮到某種地方去，縱有「豐富的題材，」也看不見，還談甚麽「創作精神？」有些沒落的「沉痛，」那只好「寄」之於「悠閒，」寫點四平八穩從容恬淡的正宗小品，聊以排遣這死以前的歲月。不但小說戲曲寫不出，就連散文也只能「小」而不敢「雜！」自然，有些聰明的遺少們，是會借「埋首」創作，來做逃避現實的口實的，可惜他們底視野既小如針尖，又不敢正眼凝視現實「豐富的題材，」在他們面前，也變成貧乏。他們「寫成的小說戲曲，」只能是經過了粉飾歪曲的畫圖。不過他們畢竟是聰明的，不但借「埋首」創作來逃避現實，并且借「埋首」創作來反對雜文了。此外，還有些無文無行的角色，小說戲曲不用說，能夠寫點通娘搗奶奶式的他

們底所謂雜文，已經要算是他們底選手，根本就不該對他們存甚麼希望。不用說，把「豐富的題材，」「下點工夫，」寫成作品的任務，只有在另一部份的作家底肩上。這另一部份的作家，「豐富的題材」是要採取的，小說戲曲以及任何文藝體裁是要運用的，他們寫過不少的小說戲曲，現在還在寫，而且將不斷地寫下去。不過他們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家，他們要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應出社會的日常事變，因此就較大量地產生了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應社會日常事變的雜文，由這種「畸形的」社會根據產生出來的雜文，不但絲毫不足以「宣告作家創作精神破產，沒有刻苦艱辛的態度，」剛剛相反，它正是作家底「創作精神，」正是從刻苦艱辛中產生出來的創作。只有竊取光榮的雜文底形式來做反對雜文的雜文，像林先生底大作之類，才是這種雜文底例外。

現在再看社會上需不需要這種雜文。林先生為要說明「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看來，……非特絲毫無需要之處，」故意把讀者對雜文的歡迎及雜文在讀者中的影響一字不提，這手法是很巧妙的，可惜馬腳在不留心的時候又露出來了。林先生自己說，「而

雜文之不脛而走，正是不足怪的事。」有這樣的事麼？雜文「絲毫無需要之處」却又能「不脛而走；」「走」了，又「不足怪。」這道理恐怕只有林先生自己才懂得。「倘若以現階段的文藝眼光來看，」雜文底「不脛而走，」我也說「正是不足怪的事。」歷史轉動了前進的車輪，使大衆加强了文化的慾望；日常事變底千奇百怪，層出不窮，又使大衆迫切地需要理解。正同需要物質的供應一樣，他們也需要精神的糧食。「拿糧食來！」他們喊。可不一定限定作家只寫小說戲曲或某種特定的體裁。不過「在目前，現時代，」他們不期然而然地多量地選擇了這種最直接，最迅速地反應日常事變而又最淺顯最容易消化的雜文。在這種場合，雜文絕不是甚麼「絲毫無需要之處」或「浪費的生產，」除了林先生自己底雜文。

文學被打入冷宮以後

洪深

我教了十幾年的書，往往不禁有「人事無常盛時難再」之感；大學裏的課程，也和後宮的「內變」一樣，也會有時得寵，有時失寵的！我自已經歷着一些，我眼睛看到過不少，我耳朵聽得的更多！在得寵的時候，在上者提倡，在下者起哄，而名流偉人們更能供給一些必要的理論，說這是什麼什麼運動。在失寵的時候，打入冷宮，而名流偉人們又能供給一些另外一種必要的理論，如「某學不死大禍不止」之類！

這十幾年來，時而商學，時而教育，時而社會科學，時而科工，時而？？？……時而高髻，時而細腰，弄得一般青年學子眞不知道讀什麼學科纔好；弄得一般青年學子多少有點擔憂，那現在所提倡的學科，到了他四年學成畢業時，是不是還是時髦！

這還是談的外面，講到裏面，更加的不堪了。提倡某一種學科，唯一的結果，是這一學

科的主持人出頭「爭預算；」他這一系或一院，每月用的錢，無論如何應當比別系別院的多。錢多，地盤大，位置的人也多，（私立大學，沒有許多錢，這種情形當然比較好些。）教授須多聘，而始終不到學校來授課是不妨的。學程須多開，而沒有學生去選讀是不妨的。房屋要多；每個教授應有一個研究室，而教授們難得到他們研究室裏坐上五分鐘，那也不妨的。一系一院應設立一個獨立圖書館，幾千幾萬塊錢匯到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去購買新書，而買來的新書，堆在書架上，其中一半以上，書的頁紙，從來未有人把它裁開過，也不妨的。學生人數太少，囑託本系本院的學生從別系別院去拉來，而將來畢業後，社會不能利用他們的才能，或他們自己在四年之中，並沒有學着什麽才能，以致大批的失業，那也不妨的。又那爭預算，以及爭得預算後的氣餤！滿面孔在告訴旁人「我們現在是得寵的，你們都是失寵的，你們當然應該受我們的欺侮。」這種了不得的氣餤，一直要到他們自己也失了寵之後纔會消除。

在一年多之前，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會對一位辦大學的威權者，不顧打破我自

已飯碗的危險，大大的發了一次牢騷。當他質問我，「文學對於現代的中國，究竟有什麽好處」的時候，我曾經這樣的答復他：

「文學是記錄人生的閱歷的；是報告人生中那妨礙『人類的幸福與前途』的種種事實的；是批評那現有的習慣風俗道德法律，社會制度，以及人們的信仰思想情緒行爲的；是解釋那生活中所遇見的問題或困難的意義與性質的，是精誠地委婉地苦口婆心地親切有味地教導與指點人們以解除自身痛苦所能取所應取的途徑的；是鼓勵：……」

「我請問你，那些讀西洋文學系的人，畢了業能做些什麽呢？」他很不客氣地切斷了我的話頭。

他忽然提出這個職業問題，倒多少有點把我難住了，我想了一想，便說「他們可以做一個學者，可以創作，可以做英文祕書，可以敎西洋文學，可以……」

「是呀！可是做學者先要生活有辦法，他們謀生活還來不及呢。不會！用外國文來創

作，他們是沒有這個資格的。不會！做英文書記，社會上用不着這樣多的英文祕書的，大概最多的還是去教書；再教出許多別的都不會而祇會教西洋文學的人！他們學科工的，到底還會開機器，拍無線電報，配藥方，至少不致畢了業就失業呢！」

我這可眞急了。我道，「老先生，就算我們能夠承認，教育有這樣隘狹的『功利目的』的話，大學教育，也必須爲整個社會的利益着想，不能全爲個人打算的。大學教育，要使得畢業的人有一天會創造一個像無線電報這樣有用的東西，而不是僅僅要求他畢了業就會打電報！如果目的祇是會拍電報，根本用不着大學教育，有四個月的訓練就行了。至於失業問題，是另有它的原因的。因爲現在的社會不合理，那大學畢了業的人，連拍電報的職業都找不到，說是電報局裏已經是人浮於事了。因爲現在的社會的經濟不合理，所以失業成了普遍的現象，不問是大學畢業的，或不是大學畢業的，是受過四個月訓練的，或是不曾受過訓練的！再說，如果社會是這樣需要科工人材的話，爲什麼我的母校清華派遣出洋，學成工程師回國的人，本行的事業，大半做不到；爲什麼我的同學中一個學化

學工程的人，現在在做稅務局長！一個學開礦工程的人，現在在北平開一爿地毯店，安知現在那些學科工的人將來畢了業之後，不也還是失業呢！」

「那是可能的，不過學科工的人失了業，可以不致像那些學社會科學或文學的人，那樣倉皇！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這是他個人的猜測了；可是未來種種，實在也無從辯論。所以那一次就此打住。

以後我凡是想起這個「學科得寵」的問題，我總是睡不着，誠然，「一個木匠在做工，用不着有三個詩人在他旁邊唱着鼓勵他」（布哈林語。）但是鼓勵（寬義的）終究是要的；沒有了詩人，木匠的工，做的不能像有人鼓勵着他的時候那樣好。於是我問我自己，爲什麼有這種打入冷宮的事情發生，這是爲了社會的利益麼！爲什麼中國的大學教育會這樣「後宮化」（恕我創造這個名詞，）這是於學生有利益麼！甚而至於爲什麼我會有這種被打入冷宮以後的怨望，這是於整個問題有利益麼。

小宴鷓鴣詞

蘇雪林

晏叔原鷓鴣天「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最爲膾炙人口。陳叔徵說「程伊川聞誦晏叔原此二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陳氏紀載這個故事，好像想說詞之爲物其性質多屬緣情綺靡，側豔風流，爲道學先生所不屑道，現在小晏這兩句詞居然被程頤那樣道學家所讚賞，可以想見其如何工妙了。

但我以爲小晏這兩句詞實包含一種與近世奧大利佛洛伊德(Seigmund Freud)精神分析論暗合的心理哲學，只有道學家才能深切地感覺其好處。原來佛洛伊德常說Libido爲我們人類欲望的原因，它不能得到正當的發展，就變爲「昇華作用」而成爲一切文學藝術創造的淵源。它如受了過度的理性的抑制，不敢在白晝人們意識清醒時的思念中出現，便躲在晚間睡夢中出現，甚至改裝出現。所以講究正心誠意功夫的道學

先生，白晝雖一念不起，晚間仍不免有一二失檢之夢，而且理性的抑制愈嚴，反動也愈加厲害，不好的夢也就愈多了。宋代某道學家講內省功夫二十年，一夜夢見自己盜取人家園中二棗，醒而大恨。明季李卓吾並非道學家，也說夢中所爲，往往是平生萬萬所不爲之事，正不知是何緣故。我們平常的人對於不正當的思想不嚴格排斥，夢中反而太平無事，即偶爾做了幾個不可告人的夢，醒來也不大介意。惟道學家則不然，做了一個邪夢便以爲自己正心誠意的功夫沒有做到家，免不得驚惶失措，愧悔自責，在腦筋裏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道學家這類夢也許偏偏最多，夢的不受「拘檢」一事，他們最爲熟悉了解，對於這種文字的曲折細膩處他們的感覺力也更比常人敏銳。程伊川欣賞小晏鷓鴣天最後兩句，其原因不過於此。

至於他所說「鬼語也」三字，並非指夢魂踏楊花的輕飄而言，恐怕倒是指作者立意的深邃幽曲而言。與所謂「鬼工」「鬼才」字眼，意義正復相類。

「名士」讚

迂公

清談未必便會亡國，但在「世紀末」裏，却總不免有那末一派的「士大夫」們出來，「喬模作態」「搔首弄姿」，在泥淖裏自鳴清高，在血腥氣裏揮着麈尾，拿起蒼蠅；捉白蝨作樂，也是怪可慘的。

然而他們竟是深得處亂世的「三昧」的。那樣的巧於避躲，却又是那樣的有聲有色的在活動着。拿運甓擊楫的志士們去比，那些志士們，簡直是傻小子們呢！

那樣的巧・於自處，巧・於趨避，你要說他是老奸巨滑之徒嗎？原來是名士呢。

名士並不難做。王孝伯嘗道：「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

同樣的，寫幾篇幽默文，小品文，也「便可稱名士也。」

等而下之，鈔幾篇無人注意的「陳年老古董」的尺牘散文之類，印了出來，也「便可稱名士也。」

最下者執山中一夕話，聖嘆評西廂各一部，依樣畫葫蘆，無端的頓足慨嘆道：「一恨鰣魚多骨……」也「便可稱名士也。」

「名士」之易爲也如是乎！

而「大師」而「才子」，其名百變，其伎倆還是一樣。

陳惕龍與友人書說：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拿這些話來譏彈明末的所謂「名士」者，確是入骨三分的。那些飛來飛去宰相衙的「

名士」們，所求者也祇是「名」的一個字罷了，然而利，也便跟着來了。

雷伯籲與鄭廷直書說：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厲目，遂錄錄空疏，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這一席話是指着眉公百穀之流而罵的，然而還算厚道，因爲一做了「名士，」便沒有不空疏，不油滑，不庸碌的。一個人那有許多精神；於天天在飲食奔走，喝多少斤，打多少場麻將牌之外，還能不到「新者無一字屬目」的地步麼？

王百穀嘗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不爲人。」汪太函弟仲淹效其體作贈百穀詩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梅毒徧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然「微傷雅厚矣。」像這樣狼狽的事，大名士若眉公輩者也未嘗不遇到過。眞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了。

那麼，名士又是可爲而不可爲也。

寫于北平，時正風雨雷電交加的時候。

做人與做文章

楊騷

哼，你總不相信。你老以為自己的見解是對的。我且問你，你曉得文章有所謂試題，畫畫有所謂習作；但你聽過人是可以試題或習作的嗎？單單根據這一點，你也就可以明白做人實在是比做文、畫困難得多了。

怎麼？這點正是做人容易的地方，你說？做文章畫畫要學習，做人不必學習，這正是證明做人比執筆來得自然，平易，你說？可是朋友，你又錯了。做人是無時不在學習而無時不在錯誤的。世間有傑作的文章繪畫，沒有傑作的人。偉人，你說？偉人是傑作嗎？哼，偉人是缺點頂多，偏見頂大的傢伙。……但是且慢，你似乎是曲解了我的話了。我說文章可以試題，畫畫可以習作，意思是說文章做錯可以改正，做不好可以改好，畫畫也同樣；做人不能夠試，就是說做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行為錯誤，污跡便永遠存在，不能修改，而且要影響及

一生的。你一舉手，一投足，便算了數，絕對不容許你抹殺或改善的。當然，你可以再來一手，一足，然而那是另外的一手一足了。做文章畫畫便通融自在得多。你覺得「且夫……」的開頭不好，你可以換「却說……；」你覺得「然而……」轉得不順口，你可以來什麽「可是……」或「不過……」之類；你覺得這下筆觸太粗或太細了，你可以改細或粗一點；你覺得這個構圖失了均衡，右角太空虛了，你可以在右角上點綴一點什麽或是從左角上抹掉一些什麽。你可以慢慢地來，慢慢地研究，慢慢地加工，修飾，直至你的作品使自己滿意，覺得完善爲止。

大概可以明白了罷，我說的話？難道你剛才喫飯嗆了，你可以糾正它嗎？是的，你明天喫飯可以注意，不嗆；但是你剛才是再也無可奈何地嗆了。

咳，還是搖頭嗎？你至死也相信做人比做文章容易嗎？甚麽？最多也只可以說做人和做文章一樣難嗎？哦，哦，減起價來了，你的見解已經打成對折。可是這對折於事實是無補的。因爲你把貨價預先提高了。老實對你說，做人如果能夠像做文章那麽好通融，那麽自

由自在，可以修改塗抹，人間世便無所謂悲劇了。不錯，你是個愛好文藝的青年，你應該曉得朱湘這個名字，也曉得他自殺了罷？他的詩可以寫幾百篇，如果他覺得不滿意，寫不好，他可以修改，字句間的修改或整篇的修改，甚至可以全部廢掉重新寫起；可是他的做人就只有這麼一世了，以投江自殺做結幕的悲慘的一世了。你能夠決定他是含着笑投入那渴流滾滾的黃色的懷抱裏的嗎？你可以武斷他是死的陶醉者，一面唱着死的讚美歌，一面像海鷗飛落浪間捕魚似地跳下江中去探求什麼人生的祕密或成果的嗎？是，他當然是願意死的，最少在他跳江以前的幾點鐘或幾分鐘，他是死的讚美者。他覺得生的困難，做人的不容易，或許是懊悔着自己在做人上有了什麼不可救藥的陷缺，覺得只好選擇死的手段來解決了。不管他是否讚美死，他的投江却無論如何不是想在浪間捕魚或在江底尋珠，而是想抹殺他的生，了結他的做人的。好，他那或許是苦痛的生算像他的毀掉詩篇給死的一念抹殺了，他那或許是錯誤的做人算像他的删除詩句間的一個疑問符號給舉脚一躍了結了。好，那是很好的。然而他可以再來一生嗎？他能夠重新再來寫一

篇「生」的抒情詩嗎?我們可以想像他在跳入江裏那一瞬間,或是在濁流中苦悶窒息,知覺還未完全失掉的那一瞬間,突然又變成一個生的渴望者,兩隻手在水裏慌張地亂扒,希望握到一根草一塊木,使自己的臉孔可以浮出水面來再看一看那懸在江上的明月的罷。然而遲了,本是載他旅行的汽船,現在吐着濃煙,噴着水沫,再也不給他一顧地從他的頭上駛過了。這汽船擁抱着幾千還有生的希望的人到什麼新鮮的埠頭去活,去做人,一點不顧惜地讓他自己在水裏掙扎着溺死。他這時候才曉得寫詩的稿紙有無數張,可以任意撕碎,做人只有一世,不能那麼簡單就抹殺的。於是,他只好幻想着龍王派女公主來迎他到水晶宮去當駙馬,從苦悶的胸中,吐出最後的水珠……

呃,呃,我說得太令人不舒服了,說得太沒有美的詩意了;你不願意聽這種陰慘的話嗎,你搖頭。但容易得很,好像做文章一樣,爲着要迎合讀者的趣味,或爲着要討主子的好,把筆一搖可以搖出頂肉麻頂順眼的字眼來似地,我的話也可以毫不費力換一個口調。這不比做人;做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難移易。我爲着一種思想,在去年討一個不識字的

馬來女子做老婆；不得了，討過來以後不上兩個月，她的蠻性發了，也因爲我的懦弱溺愛，或許也爲着她懷了小孩子「黑死得猁」起來的罷，終日要和我瞎鬧半天，這樣對她不好，那樣對她不是，把她自己的衣服撕碎了，把我的文稿燒毀了。你想，我後悔不後悔？當然，衣服撕破了可以補綴或再縫一套新的，文稿燒毀了好再做，這是容易的事；我後悔的，是我不該討這樣的一個老婆，我似乎應該採取終生獨身主義。然而有什麼辦法呢？縱使我是可以請律師，賠什麼贍養費，和她離婚的；但她畢竟是做過了我的老婆，我由她所得到的苦痛，是永遠不能消滅，而且要影響及我此後做人的態度。咳！更糟的，是今年生了一個孩子，不黃不黑的孩子，鼻子那麼扁平，嘴唇那麼肥厚，又骯髒，又蠻氣，又歡喜哭，終夜鬧得你不好安睡一點鐘。而且費用也大起來了，眞負担不起。我根據產兒限制的主義，本是想給她打胎的，可是母親不肯，而且當時也沒有打胎的一筆大款。你曉得嗎？打胎是犯法的，還要出一筆大款，請婦科醫生偷偷地幹掉，多則三五百，少也得六七八十塊，許多婦科醫生就專門靠這種犯法的生意過活的呵。我扯，犯法已經就夠悲慘了，還要出錢，眞說不過

去……然而，我的話似乎說開了，總之，眞糟糕，他年又生了那樣的一個孩子！我眞後悔。但後悔又怎麼樣呢？孩子畢竟是生了。在沒有公共托兒所的社會裏，兒童須得用私有財產來養育的，我此後的半生或許會變成一條專門爲着賺錢的笨牛罷；或許會變成一個强盜或小偷也算不定。你看，這是多麼不幸！多麼受災！如果討老婆生小孩也像做詩寫文章那麼好通融的話……

喂，喂！你發瘋了嗎？爲什麼笑得那麼利害？你不要把牙齒都笑掉了。什麼？你說我扯謊扯得這麼像？說我昨天我說要討一個鄉下女子做老婆？說我剛才的一頓飯還是自己在洋油爐上弄的？說我剛才還問隔壁的娘姨借針線來自己補破襪子？

哈哈，你眞是傻瓜一大條！不是對你說過嗎，我是在做文章？我的話就好比在做文章。文章是頂容易做的，扯謊是文人頂大的本領。甚麼，你又不服嗎？當然，文章也有嚴肅的，文人不盡是騙子；你這句話我是承認的，不過，你看一看目下在市上流行的文章罷，你看一看年來的時髦或紅極一時可以信口開河的文人罷。如果他們眞的生下一個不黃不黑，

鼻子又扁平；嘴唇又肥厚，又骯髒又蠻氣的孩子也罷；可是他們所生的孩子，却和我剛才一片鬼話一樣，是從架空上，從幻想裏，爲着自己一時的方便，或爲着別人無理的追迫，迅速而且突變地擠出來的鬼胎罷了！

唔唔，我並不反對。你的話不錯，做文章也是做人的一部門。做人難，做文章也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可是做人除開做文章以外還有更難更重大的部門。做人可以不做文章，做文章不可以不做人：這句話你應該不會反對罷？如果做人爲的是完全在做文章，那我們又有什麼話好說，讓這個世界毀滅好了。我們並不要漂亮的文章，我們要的是漂亮的人。哦，這話又說出軌了。總之，信不信由你，做人難，做文章容易呵！

批評與批評家

任白戈

一

爲了作品底健康和作家底發展，我們是不能不需要批評的。而且，批評底範圍似乎還很廣大，決不容許我們將它底存在都根本加以否定。這是我底一貫的意見，想來首肯的人也一定不少吧？

直轉下來說：批評底存在和需要，是不應該成爲問題的；而應該成爲問題的，却在批評本身底好與不好。

那末，問題不是很容易解決的嗎？我們底意見必然是這樣：好的批評就得擁護，不好的批評就得反對！但不能連整個的批評也一併反對，而整個的批評倒是應該擁護的。

二

然而，近幾年來，批評却隨着批評家整個的遭受了一種不分好與不好的打擊，也許起始是由於一二批評底不好引起了被批評的作家底反感吧，首先就是許多作家對整個的批評的圍剿。那時候，有一種很時髦的說法：批評是應該有的，不過現有的一切批評都是不好的，於是一切作家都受了這種不好的批評底摧殘產生不出作品，而一般專作不好的批評的批評家也就可殺。自然，這中間還有一些作家想得出一種更好的方法來對付批評和批評家：他們一方面叫大家不要看批評家底什麼鳥批評，一方面又叫批評家也拿出作品來比比貨色。結果，批評家既然拿不出作品來比比貨色，而大家又不要看批評家底什麼鳥批評，於是批評家是沒有了，不好的批評是沒有了，但同時整個的批評也就沒有了，連好的批評也沒有了。

批評會隨着批評家被作家們圍剿成這樣一個結果，論情理倒實在好像是並不怎

樣突兀。但最近却連批評家也在向着整個的批評襲擊了。他們也反對現有的一切批評和批評家，不過他們並不反對他們自身和所作的批評；他們也承認應該有好的批評，不過他們並不承認那是在他們自身以外的淺妄的批評界所能找得的。這樣下去，將來的結果雖然還不能由我們底口裏說出究竟是怎樣，然而有一點我們却可以預先肯定地說：批評家決不會沒有，好的批評也決不會沒有；但好的批評也決不會就是他們所作的，而作出好的批評的批評家也決不會就是他們。

三

不待說，我們並不是以爲批評家就不應該反對批評和批評家，至少有一些不好的批評和如上所說的批評家是應該反對的。其實呢，我們正以爲不好的批評應該毫不客氣地加以批評，而這種批評底任務却就在批評家底身上。批評家不但要批評別人，而且要批評自己，不但要互相批評，而且要自我批評，一切不好的批評也是應該批評的對象

之一，因爲批評家底對象原來是很廣大的。

雖然，並不是一切的批評都出自批評家底手裏，並不是只有批評家底批評才能算是批評，但批評家究竟是擔負批評底任務的主要者，我們實不能不將好的批評底希望多放一點在他們底身上。批評家並不是天生就的，他應該有適當的環境和教養，一方面我們不妨希望他們多作出一點好的批評，但一方面我們也應該體諒到他們底環境與教養。卽使我們甚至連一點好之批評都得不着的話，那我們無論如何總不應該連整個的批評都一併加以反對。

在我底意見是這樣：不好的批評是應該反對的，但同時却不能不希望有好的批評產生；專作不好的批評的批評家是應該反對的，但同時却不能不希望有能作好的批評的批評家出現。

剪報趣味

汪遠涵

說到趣味的事，那眞是趣味的很。甲說讀書是最趣味的，乙說讀書的趣味遠不及打麻將。丙說旅行是最趣味的。丁說旅行的趣味遠不及靜坐。這就是見仁見智人各異趣。

現在我說，剪報的趣味超過其他一切趣味，我相信一定有人反對。第一，這件工作太麻煩。每天花了幾分洋錢買一份新聞紙，還得花上幾十分鐘一張張翻過去，這樣一來，金錢時間已經兩受損失；如再要拿起剪刀一方一塊一條的剪它下來，再是一方一塊一條的貼起來，這已經夠你麻煩死了，還有什麼趣味可說。

我說，這是不懂個中三昧的人的說話。欲領略剪報的趣味是需要相當時日的。的確，當你剪貼報紙的時候你或許是覺得麻煩的，然而這趣味也就跟着麻煩而來。

有人以爲所謂剪報只是剪剪報紙的新聞，這完全是誤解。或有人以爲剪報只是剪

政治消息，那更是大錯特錯。實則政治新聞我們儘可不剪，自有許多雜誌刊物替我們效勞的。而且它們把重要的政聞按時按事彙集排列起來，或作有系統的敘述，比我們自己剪一兩種報紙的片段記載完善得多了。

除了政治新聞之外有許多你覺得有趣味的社會新聞倒是值得保存的；因爲這些往往是雜誌刊物的大事記編輯先生們所不屑一顧的。而且這對於你也有顯然的好處。譬如你在星期例假日，身上不名一文，弄得無可奈何，無法自遣時，剪報的用處就來了。你先把一本厚厚的貼報簿一頁頁地翻過去，一則則地咀嚼着，權把腦海當作影幕；但必得先要忘了自己坐在斗室裏，好像眞的是坐在那有冷氣暖氣設備的富麗戲院的包廂，四周圍也有太太小姐們陪伴着，那麼再將報紙上的記事一幕幕地憑着自己的意思在腦海中演出來，這一定很可以使你過癮的。如果不信，一試便知。

新聞之外有評論。評論的名目又是很多，社評，時評之外有影評，書評，劇評，此外還有專載，來論等等，這裏面可剪的東西比新聞還要多。剪評論不一定要剪那些你以爲文筆

漂亮立論新穎的東西，就是你覺得錯誤百出一無可取的論評也儘可剪下來賞鑑賞鑑，因爲我們往往就會在這裏面發現許多趣味。而且也可以藉此知道中國大報紙上的大文章也不見得篇篇是偉大的。

剪新聞，論評的趣味雖豐富，但還遠不及剪廣告的趣味。廣告的材料也特別多，不會使你感得剪新聞論評那樣的單調。一爿銀行倒閉了，總行分行各請大批律師會計師大登廣告辨明責任，那果然也是一種趣味，然而廣告趣味決不止此。你切勿僅在報紙第一二張上找，必得找最後一張或本埠增刊上的小廣告。譬如你看到廣告登着一家走失了一隻狗，出了五十元的賞格；同時一家走失了兩個人，却只出了三十元的賞格，這就值得你思索的了。再如找到幾條出讓學校或徵求接辦學校的啓事，對於今日合理化教育的理解，至少也可以明白一二。例是不勝舉的，最好各人耐心去找，一定使你覺得趣味無窮。

告訴你，如果你對於剪報感不到趣味，那麼且把已經剪貼好的材料擺在一旁，等過了幾年，你再翻開來看，包你興趣盎然。你自己的記憶力究竟不及紙面上一個字一個字

的記載，你一打開那本史册，它就會告訴你那一個時期曾經發生過什麽重大事件，那經過的詳情是怎樣的。你簡直可以把一本貼報簿當作白頭宮女看待，它能娓娓不絕地告訴你天寶遺事。

讀書

老舍

若是學者纔准念書，我就什麼也不要說了。大概書不是專爲學者預備的；那麼，我可要多嘴了。

從我一生下來直到如今，沒人盼望我成個學者；我永遠喜歡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可是我愛念書。

書的種類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決定念什麼的全權；自幼兒我就會逃學，楞挨板子也不肯說我愛三字經和百家姓。對，三字經便可以代表一類——這類書，據我看，頂好在判了無期徒刑以後去念，反正活着也沒多大味兒。這類書可眞不少，不知道爲什麼；也許是犯無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殺些寫這類書的人。我可是還沒殺過一個，一來是因爲——我纔明白過來，——寫這樣書的人敢情

有好些已經死了，比如寫尙書的那位李二哥。二來是因爲現在還有些人專愛念這類書，我不便得罪人太多了。頂好，我看是不管別人；我不愛念的就不動好了，好在。我爸爸沒希望我成個學者。

第二類書也與咱無緣：書上滿是公式，沒有一個「然而」和「所以。」據說，這類書裹藏着打開宇宙祕密的小金鑰匙。我倒久想明白點眞理，如地是圓的之類；可是這種書別扭，牠老瞪着我。書不老老實實的當本書，瞪人幹嗎呀？我不能受這個氣！有一回，一位朋友給我一本「相對論原理，」他說明白這個就什麽都明白了。我下了決心去念這本寶貝書。讀了兩個「配紙，」我遇上了一個公式。我跟牠「相對」了兩點多鐘！往後邊一看，公式還多了去啦！我知道和牠們「相對」下去，牠們也許不在乎，我還活着不呢？

可是我對這類書，老有點敬意。這類書和第一類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類書不是沒法懂，而是懂了以後使我更糊塗。以我現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歲的時候，我現在滿可以作聖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緊跟着就糊塗了；昨兒個

晚上，我還挨了小女兒——玫瑰唇的小天使！——一個嘴巴。我知道這個小天使的性不本善，她纔兩歲。第二類書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紙上沒印着一句廢話；懂不懂的人家不關玄虛。牠瞪我，或者我是該瞪。我的心這麼一軟，便把牠好好放在書架上；好打好散，別太傷了和氣。

這要說到第三類書了。其實這不該算一類；就這麼算吧，順嘴。這類書是這樣的：名氣挺大，念過的人總不肯說牠壞，沒念過的人老怪害羞的說將要念。譬如說「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羅馬的悲劇，辛克萊的小說，大公報——不知是哪兒出版的一本書——都算在這類裏。這些書我也都拿起來過，隨手便又放下了。這裏還就屬那本大公報有點勁。我不害羞，永遠不說將要念。好些書的廣告與威風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認那些廣告作得不錯，誰管牠威風不威風呢。

「類」還多着呢，不便再說；有上面的三項也就足以證明我怎樣的不高明了。該說讀的方法。

怎樣讀書，在這裏是個自決的問題；我說我的，沒勉强誰跟我學。第一，我讀書沒系統。借着什麽，買着什麽，遇着什麽，就讀什麽，不懂的放下，使我糊塗的放下，沒趣味的放下，不客氣。我不能叫書管着我。

第二，讀得很快，而不記住，書要都叫我記住，還要書幹嗎？書應該記住自己。對我，最討厭的發問是：「那個典故是哪兒的呢？」「那句書是怎麽來着？」我永不回答這樣的攷問，卽使我記得。我又不是印刷機器養的，管你這一套！

讀得快，因爲我有時候跳過幾頁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練習跳遠。書要是不服氣的話，來跳我呀！看偵探小說的時候，我先看最後的幾頁，省事。

第三，讀完一本書，沒有批評，誰也不告訴。一告訴就糟：「嘿，你讀啼笑姻緣？」要大家都不讀啼笑姻緣，人家寫牠幹嗎呢？一批評就糟：「尊家這點意見？」我不惹氣。讀完一本書再打通兒架，不上算。我有我的愛與不愛。存在我自己心裏。我愛念什麽就念，有什麽心得我自己知道。這是種享受，雖然顯着自私一點。

再說呢，我讀書似乎只要求一點靈感。「印象甚佳」便是好書，我沒工夫去細細分析牠，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評。「印象甚佳」有時候並不是全書的，而是書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爲這一段使我對這全書有了好感；其實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壞了全體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歡兩天的，我就感謝不盡。因此，設若我眞去批評，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讀自己的書，不願談論自己的書。「兒子是自己的好，」我還不曉得，因爲自己還沒有過兒子。有個小女兒，女兒能不能代表兒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別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擁護，特別是在家裏。但是我準知道，書是別人的好。別人的書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給我一點我不知道的東西。自己的，一提都頭疼！自己的書，和自己的運氣，好像永遠是一對兒累贅。

第五，哼，算了吧。

室名

何芳洲

文人好用室名作別署，這和一般人好用筆名來發表著作的情形是一樣的。

用室名作別署的歷史，該不很古，雖晉人風流，我們也許知道他們童年時的「小名」叫什麽，可是很難考證他們有沒有室名。唐以後文人用室名的漸漸多了，到宋代便更流行，文人幾乎人各有一室名，用作別署。例如王銑有寶繪堂，米芾有寶晉齋，蘇軾除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兩個別署外，也還有雪堂一名。元明以後，此風大盛，不但盛，也有些濫。

室名有時使人容易記憶：提起隨園，便知道是袁枚，提起閱微草堂，便知道是紀昀。甚至有室名爲人所習見習聞而本人姓氏反被人忽略的：大家都知道有刻書的汲古閣，知道毛晉這一個人的却比較少；大家都知道有藏書的鐵琴銅劍樓，常熟瞿氏却不爲一般人所注意。

室名也許是東方文化結晶之一？喜歡給房子題名字成爲一種習慣，似乎這房子有了雅號便覺得格外清高絕俗，與衆不同。其實住的所在是人人有的：乞丐可以托庇於街堂中過街樓下，災民可以把荒村古廟或他人簷下作爲行館，南河陝西一帶的貧民也不妨存身於古典主義的窰洞子中，有房子住又何足爲奇？可是人們總喜歡有一個室名的，試看那寫才子佳人一類的舊小說上，凡小姐住的「香閨」公子住的「書房」都有一個雅號爲人所津津樂道，像怡紅院瀟湘館之類。

所以室名並不是文人的專利品，牠的應用又很廣，最普通的有兩種用途：

第一：在內地有高廳大廈或房屋比較像樣一些的人家，大廳上總掛着一方「××堂」的匾額，這情形是很普遍的。也有到通商大埠十里洋場之中，租了一宅三樓三底的衖堂房子，或是住了一所西式屋子，但對於這個「堂名」仍舊不願放棄的，雖然並沒有眞的掛着匾額。爲什麽？因爲「堂名」可以永久代表一個家庭，在銀行裏存款時，戶名可以用「××堂」出面。有婚喪喜慶等事時，更有賴於「堂名」報紙上時常有這種廣告：

「××宅報喪……××堂賬房具。」要是沒有「堂名」便不像是一個「世家，」未免寒窘可憐了。

第二：室名可以作爲商店的招牌。大概國藥店，南紙店，筆墨店，舊書坊等等，不是叫××樓，便是××堂，不是××齋，便是××廬……此外，茶食店名稻香村，肉鋪號三珍齋，王姓主辦的傭工介紹所市招大書「三槐堂老薦頭，」都是從室名蛻化而來，於是室名在某種場合之中，也頗帶有些市儈氣了。

文徵明說：「我之書屋，多於印上起造。」這眞把通常文人應用室名的習慣，一語道破。本來並沒有什麼屋子，只是刻一牙章或石章罷了。什麼亭，臺，樓，榭，齋，館，庵，軒之類，都不難隨身帶了跑。不比一般非文人的有產有閑者，有了數不清的屋子，住不盡的別墅，纔想到給每一間屋子起一個雅號，分別請人題寫。

可是文人的氣量是十分狹小的，往往認定室名只有文人纔能用得，對於非文人的有產有閒者想來附庸風雅，總不免暗地裏給他一場笑駡。有這樣一個現成笑話：企業家

兄弟二人發了財以後在故鄉造一所園林，十分富麗堂皇，落成時請某名士寫一方匾額，某名士拿了鉅額的「潤筆」，給他們寫「×豳堂」三字，說是典出詩經，兄弟兩人很滿意的拿回去做成匾額掛起來。後來據那位名士告訴人家說：「這是取二家入山之意。」

板橋家書裏有一節說：「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邨，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纔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鄭板橋的詩論我們不去管牠，但這乾隆時代的情形，到似乎還去今未遠。

談字典

葉籟士

近幾年來，各科的術語辭典可眞出版得不少。先前我們只有一部新文化辭書，現在連經濟學，新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也都有一部或是幾部的專門辭典了。這自然是件非常可喜的事，雖然其中也有未必「可喜」的，就像什麼描寫辭典之類。

但是再看看一般的字書方面，實在叫我們希奇，到此刻爲止，似乎還沒有一部註釋確當文字簡明得好叫大衆使用的。從來的一切字典中，文言文是佔着絕對的優勢，眞叫人疑心這些都是編來給人去讀莊子和文選用的。不到活人嘴裏去搜求字彙，只是一味你抄我抄，而且註釋又都是極含糊，陳腐，玄學氣。至於目了市上已有的白話字典，也大抵是按照原有的文言字典逐項譯過來，有如譯成白話的秋水軒尺牘一樣，自然是要不得的。

我們要有這樣一部詞典：第一要不收古人說而現代人已不說的話，而到目前大衆的嘴裏去搜集語彙；因此第二要不用字作單位而用詞兒作單位；第三要不收古典而倒要收入現代人常用的外來語，新字眼；第四要一掃過去字典中陳腐的，含糊的，玄學的註釋，而從新的科學的立場來做確切的說明。

要編這樣的詞典，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而且還需要對於各科有專門知識的人的合作。搜集口頭語彙的工作大概頂煩難，但也不妨從小規模做起。而在註釋方面，我以爲與其去參考康熙字典或辭源，倒不如多多參考外國語的辭典的好。

辭源裏頭雖然有「進化論」這一條，而且說明中居然也有「世界生物，千差萬別，而溯其原始，則種源爲一，皆由極簡單之原始生物，一方進化爲植物，一方進化爲動物，又各分種類，而後成今日之狀態」的話，但是一碰到「人」字，却只會抄一句古書：「動物之最靈者。」（從「萬物之靈」到「動物之最靈者，」可見已經知道萬物中還有動物不動物之別，也不能不說是進了一步了。）用這類的註釋的字典，自然不止辭源一種。最

近大衆書局出版的大衆字典上解作「最高等最尊貴的動物；」「萬物之靈」那樣的玄學氣是沒有的了，但是「尊貴」云云還是有主觀地爲人類捧場，戲台裏喝采的嫌疑的。其他的例，像：「左，左手也，凡在左手之一方者皆曰左；」「右，左之對也，凡在右手之一方者皆曰右。」（均見辭源，）我認爲都是極含糊，極不負責，極落後的解釋法。

我手邊的那部 Plena Vortaro de Esperanto（世界語・世界語大辭典）裏頭，dekstra（右面）一詞的說明譯成中國話是：「在跟心臟的方向相反的那一邊的。」實在是極有趣而同時合理的說法，應該誰都可以理會的。可是在中國也許不行，因爲中國人的心，照傳統的說法，據說是在中央的！那末，我覺得，我們至少也該學學日本人的說法：「人朝南面立着時候朝西面的那個方向」（見日本廣辭林。）

前幾年大家感到部首檢字法的不便，發明了許多種新的方法，但是似乎還沒有一種夠得上說最完善的方法。中國字典的內容據我看也早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問題，而且比了檢字法等形式問題更來得重大。

談夢

吳組緗

我常常想寫點小小文章來記敍我的夢。我差不多每晚都有夢。有時一夜兩三起，有時雜碎模糊，簡直點不清有多少起。在量上旣已這樣的可觀，而在內質上也是很不含糊的：除去少數幾個經常做的而外，內容大多希奇怪誕，極盡變化；而且又有一個統一的風格，就是把自己表現得非常怯弱，苦惱。總之是極不愉快。我每次醒過來，把夢中情景回想一番，就不免驚訝：我想我怎麽竟又做出這樣的一個夢！自己暗暗慚愧，覺得有點厭煩。

現在這些夢大概都已經記不得了。但因一則腦裏還有依稀的殘留印象可考，二則我每晚仍舊繼續着在做，所以我現在還能勉强說得出一個大概。我粗粗歸了一歸類，其中大約還很有幾個細目。一種是頗有點驚險的。普通這類夢有一個俗套：比如不知道在那裏，忽然覺得腳下一空，從高處跌到黑洞裏，嚇得身肢在床上一跌跳，立刻驚醒。這樣子

的夢，既無所謂頭；又因立刻驚醒，所以也沒尾，只是突如其來的一跳就完。做法相當的精警，但究竟不脫窠臼。我現在還記得另外兩個夢，也是應該歸入這一類的。一個是獨自在外面遊玩，忽然聽見頭頂上有嗶嗶叭叭的爆炸聲。抬頭一看，滿天飛舞着大塊石條。那石條有的從極高，高到不可見的雲端裏落下來，有的是從遠處橫刺裏飛過來，一面飛舞，一面大聲地炸裂。同時眼前映滿可怕的紅光，耳裏又響起敲銅盆的聲音——足足像有一千隻銅盆在敲。這時定睛看，天上有幾百個太陽在急劇地竄跳，每一個都紅得非常可怕，不住和那些石條石塊碰軋着。一碰軋，就轟然大響，望地上掉落。我抱住頭，想跑；一看脚下，呵呀，不得了！原來我是站在冰上，冰也已經開始溶解，一塊塊地在水面飄浮，急流。我站的那一塊原有桌面那麼大，可是霎眼之間就已裂開。我站不住這一塊，就連忙跳上另一塊。如此慌張地來去蹦跳，毫無辦法，急得心肝跳到喉腔裏，頭痛得要炸裂，脚下已經一點氣力都沒有，支撑不住，一滑就跌到水裏。還有一個是前天晚上剛做的，也是在郊外遊玩，有四五位朋友在一起，好像正在草地上舉行「皮克匿克」似的。我們大聲地說笑，吃東西，

好不熱鬧。突然大家全都沈默起來，空氣驟然轉變得嚴肅可怖。我起初沒覺得，口裏還是不住說話。在我對面的一位朋友瞪着懼怕的眼珠，對我搖手。我這纔知道我們是在一個廣漠的荒郊上，滿郊滿野無處不是成羣結隊地走動着各種碩大兇惡的野獸。我們的身邊已經圍滿這類野獸，其中有象那麼大的獅子，有象那麼大的老虎，有汽車那麼大的白鼠，等等，等等。牠們一個個對我們蹲着，舐舌頭，眨眼睛，其時蹲在我身邊的一隻大老虎就慢慢站起來，張開血盆似的嘴，伸出大舌頭，先在我的腮巴上舐了一下，而後，大吼一聲。我心裏明白牠要做什麼了，等牠第二次對我的腦袋張口時，我就吐一口唾沫在牠嘴裏。牠把舌頭嘴巴舐咂一囘，嚥下我那口唾沫。不一囘，重又張嘴，我再吐一口。如此一張一吐，一張一吐，漸漸我口裏已經乾燥非常，很不容易搜羅唾沫。心裏有點急，就向我的同伴求助。一位同伴說：「你囫圇跳到牠肚裏去！」我想這倒是辦法，但急切不可措手。我的同伴幫着我推了一把，我這纔覺得是在老虎肚裏了。其時胸口十分窒悶，渾身大癢，自己一看，我的四肢都已消解得模糊不堪，像一隻在水裏浸透的泥漠菩薩了。我不得不急得大叫。這

個夢，驚險中滲和一點詼諧，所以是另備一格的。

一種是屬於恐怖一類的，這類夢我做得最多，可惜現在都已說不完全，只能就記得住的約略說一兩個，一個是覺得自已還是個小孩子，獨自走到屋後的倉房那裏去玩。這倉房只在秋季收稻的時候熱鬧一番。過後就用一把上銹的大鐵鎖鎖上，不再有人去走動，只任耗子黃鼠狼之類去做世界了。我夢裏的這倉房，就正在鎖着的時候。我不知爲什麼要走上去推那鎖着的門，那門忽然大開，從裏面摔出許多亂石瓦礫和一些女人用的裹腳布紅肚兜之類。東西摔出，門也隨即關上。四面一看，闃無人跡，一時嚇得想哭，那門忽又大開，又是一些女人的褻衣和瓦礫摔將出來；摔罷，門又重新關上。……此夢當時很複雜，但現在記得的只這一個大概而已。另一個記得稍稍詳細一點。是我自己在一座古廟裏遊玩。廟裏有許多人在燒香，雜沓不堪，我背着手走來走去，忽然看見神龕裏一個金臉菩薩把舌頭一伸，對我做一個鬼臉，隨即恢復原狀。我嚇了一跳，趕緊要把這個祕密告訴那些燒香的人。一看，剛才燒香的那些人，並不是人，原來都是菩薩，已經一個個沈着臉，挺

着眼，一點都不動了。我發現這廟裏除我而外，並沒第二個人，大吃一驚，拉開腳就望外跑。然而外面山門兩旁也都站着高大可怕的菩薩，有的像是四大金剛，有的像是黑白無常，有的像是鍾馗，開太師。他們正在互相談着話，嗓子極其粗亮，像打銅鑼一般，看見我，大家立刻停止談話，停住動作，恢復菩薩的模樣。我看看他們那高大可怕的身體，自覺自己的渺小。心裏又知道他們種種的詭詐，無非都在對付我一個人。醒過來一身大汗。

有一天白晝小睡，夢到自己在一條小河中洗澡。河岸的石罅裏忽然跳出一隻小小哈叭狗，全身黑色，黑得可愛。牠看見我，立即游水到我跟前，在我的腰上百般呵癢。我忍禁不住，格格大笑不止。心裏覺得害怕，想反抗，可是一點氣力都沒有。還有幾個經常做的夢，其一是飛在半空中，身體平伏，如游水的姿勢。飛得老是像牆頭那麼高，心裏極想飛得再高一點，可是渾身酥軟乏力，兩條腿尤其像是麵粉做成的一般，沒法再望上飛，覺得說不出的苦惱急悶。另一個想大家也常做的。便是在一種半睡半醒的情形下，覺得有個東西壓在胸口，渾身攤軟，一動也不能動。這兩種夢和那「小哈叭狗呵癢」我覺得都屬一類。

胸口受壓；是完全使人苦悶難過的；飛在空中的一種；逍遙中含有極大的苦痛；至於那哈叭狗的一種，稍稍有點快感，然而愉快遠不及難過的成分多，而且滲和了不少可怕的空氣（那哈叭又可愛，又可怕，如聊齋中的年輕美女，）情味比較複雜。風格雖各各不同，然其使人覺得軟癱無力，苦悶難過則是一樣的。

我在小學中學讀書的時候，最怕做算術，最喜歡下象棋，到現在算學已四五年不必去做，就是象棋也久已不下了。然而却常在夢中夢到。做這類夢，有一定的時期，好比思慮過度，身上有病，或精神不爽時，一合眼便要做。夢中覺得是在課堂裏上算術，先生突然發卷子，說要考。題目接到手一看，都是自己沒學過的，一道也不懂。心裏一急，不知如何得了！有一次竟急得「丹田」一熱，鬧下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夢中下象棋也是很苦痛的，老覺得被人將着軍。將老頭子逃到這邊，這邊「將」軍；逃到那邊，那邊「將」軍，此時苦得不得了，恨不得亂抓胸口，大聲叫號。這兩個氣味相同的夢我已做了多年，現在還不時要做。眞是此生極大苦事。

還有一種是使人嫌惡一類的。這一類，有的是發現遍地是蛙，自己簡直無處落腳。有的是發現自己在一座極大的茅廁裏，滿牆滿壁，滿地滿板，無處不是蛆蟲，無處不是糞便，這樣的夢每逢東西吃多的時候，可以一夜連做許多個。一翻身一個，一翻身一個，直鬧到不敢再睡爲止。但印象最深，使我現在想起來還不禁要噁心的是前幾天中秋節那晚做的一個。這個夢我實在有點不願意說，——我約略說一下罷，是在一個親戚家裏。這親戚是個四十多歲的寡婦，死去多年了。她陰沈着臉，很親熱的款待我。我心知她是鬼，可是並不怕她。她端出一隻鍋子來，叫我吃點心。我不願意吃，但她勸得我沒奈何，只得箝了一筷子，吃到口裏，覺得味道不對。站起來一看，那鍋子裏是一隻白貓子，囫圇地泡在湯裏；肚皮向上，挺着眼珠，已經腐爛不堪了。我覺得滿口裏沾着細毛，滿口裏是腥臭，不禁大吐……噁！

像我這樣的人，每天過着從臥床到書桌，從書桌到臥床的刻板生活，却能在睡夢裏得到一點不平凡的體驗，在起初我是私心竊喜的，縱然這些夢都是如何的不愉快。可是等到我每夜都做着這樣的夢；仔細想想，又感覺得它們是多麽荒誕無稽，多麽沒有意思

的時候，我就十分膩煩，膩煩得有點不能忍耐了。

「留得青山在」

洪深

北地在十月杪，樹上的葉子，應當都是黃落了。然而青島還沒有落；青島的樹上，依然是青的。有人說，青島的好處；就好在青上；如果沒有這些樹，青島便和別的都市一樣，不見得有什麽出色了。這句話也許是眞的。

但是青島的樹，不是原來有的。即墨縣志上雖也說勞山有松有槐，但你如果到勞山深處去看一看，你就知道那部志書是有多少年未經續修了，至於遊人足跡常到的地方，所看見的花木，都是人工種植的。在接收青島以後中國人主持的農林局，一向還知道努力。在他們以前的日本人，也費過一點心思。而在日本人以前的德國人，更曾傾用全力來經營他們理想中的「東亞立足點」；會泉炮台周圍，可以隱蔽炮座的松林，不是他們經意造成的麽！滿山滿谷凡是沒有房屋的地方，就生長着的幾十萬株德國槐樹，不是他們

從他們的「父鄉」移植來的麼！

而且，德國人不祇是種樹，又種菓子。桃，蘋果，梨，葡萄，牛乳的，龍眼的，玫瑰的，尤其是玫瑰的——嗨！——記得十來年前，中國剛從日本人手裏接收囘來的第一個夏天，我乘了榊九從青島囘上海，攜了十幾籃水菓，在上海碼頭上被一位英國的關員截住，說我帶得太多了，定要我納稅；我揪了一球玫瑰葡萄，請他嚐嚐；他吃到嘴裏，說了聲「嗨」他再不留難，便放我走了——嗨！

而且，德國人不祇是自己種樹種菓子，還教導中國人去種。他們設立了農林試驗場，試驗有了效果，毫不珍祕地都告訴了本地人。菓子呀，花生呀，質地一天天好起來了，出口的數量一天天多起來了，農民的生活一天天也比較地寬裕起來了。所以某一年中國政府要對德國宣戰，許多中國人會不贊成，力說中國人不可去打擊那唯一待中國人好的恩人；他們說中國別處不也有租借地麼，不也有外國人麼！爲什麼香港的中國人，沒有學到什麼！爲什麼大連的中國人沒有學到什麼！這種話聽上去好像很有理由！可是那些親

德的先生們，未免太以少見多怪了！他們不曉得帝國主義，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演出！他們沒有喝過英國人教導土人種出來的錫蘭茶！他們沒有吃過日本人教導土人種出來的朝鮮蘋果。

松槐無恙，青島「大衙門」頂上的國旗可是已經換過三次了！據說，最蝕本的是德國人，他們下了不少本錢，原爲作百年之計的，不料僅僅十五年，青島就換了主人了！可是青島現存的樹木大半還是德國人種的；青島現在的繁榮也是建築在德國人殿下的根基上的。

三年以前，另一個帝國主義者，抄襲了德國人在前世紀末的故智，也是無中生有地對中國大興問「罪」之師；這就是九一八事變。而事變的結果呢，東北四省是暫時地失去了，而青島却也是暫時地繁榮起來了。因爲一般闊人時髦人，一向往北戴河去避暑的，現在害怕有人要在那裏生事，（那裏離大連太近了，）成羣地都到他們認爲比較安全的青島來了。於是領地呀，租地呀，搶買地呀，把地價抬得甚高！而開山呀，塡谷呀，構造房屋

呀，把那原有的使得青島出色的樹，逐漸地但很堅決地斫去了。

我和一位德國朋友，一位在青島「換主」以前就認識的德國朋友，有一晚在一家啤酒店裏閒談，談起青島的「樹。」他是一個猶太人。我聽他口氣，確像是恨希特勒的，不過他更恨法國！他說：樹麽？明年一月十三，二次世界大戰就要開始了。因爲德國需要薩爾的煤鐵，但法國偏不肯讓物歸原主！薩爾舉行人民投票的一天，正是大流血開始的一天。聖經上說的，將來救援猶太人的，是東方日出之地的一個强國。所以日本應當在此時機進攻我們背後的敵人蘇俄。而爲了保護戰線側面的安全，日本必然須從青島進兵到那在戰略上必爭的地點。你不知道麽？在青島的英國人已經在那裏預備行動了；上星期英國領事館曾發給他們的僑民許多登記書，要他們詳細登記他們底可以攜帶的財物，以及臨時可以運集人和財物的汽車。

登記的事，我確聽見一位英國朋友說過，但是我總不信日本和德國竟敢這樣不顧死活的和全世界作戰。

德國朋友長吸了一口啤酒；他道，大戰的來不來，極簡單地祇繫於一個問題，就是德國究竟已經準備得成不成！我敢說是已經準備成了！上一次是鐵和汽油的戰爭，這一次是毒氣和毒菌的戰事。你聽見過麽，現在有種毒氣，是無色無臭無味；比空氣重所以風吹不散；不必經由呼吸，從皮膚上卽可鑽入人體；而且一見血就可使血凝結，如毒蛇牙裏的毒汁一樣，不過更加利害百十倍；身上的衣服，脚上的牛皮都是不能禦止的麽？你可曉得，德國有一種小型潛艇，可以像汽車似的由一個人伏在裏而駕駛着，裝載一個極大魚雷，在洋面上可以隨意追逐戰艦，碰上了是連艇連人連戰艦一起炸光的麽？你可曉得……

我今天酒喝得太多，在這裏說醉話了。我們談別的罷！

這也許是他底醉話！我也祇好當做他是在說醉話，所以我心裏仍是在盤算着，青島的青山，怎樣可以留得住！

看畫

陸旭

對於圖畫，自己是外行，連 Amateur 的資格都不夠，只是看看而已，忘形的時候，也許掛下嘴巴，多少有那麽點「阿Q氣。」

從小就愛看畫，在鄉間臘月裏趕集天飄着雪，在人堆裏擠，爲了看畫，好像什麽都可以不顧。七八歲的時候，鄉間的畫除財神之外，大抵是些「長坂坡」「落馬湖」一類的玩意兒，對着飄盪在沒有門窗的小店裏的小畫，卻往往出神兩三點鐘。

進中學，圖畫和我好像有點前世的寃仇，拿起筆來總不能如意的畫一件東西，例如蘋果兒，畫完以後倒像一隻梨。因爲圖畫成績太壞，幾乎初中沒有讓我畢業！但是看畫總不間斷。這當兒恰巧有豐子愷先生的漫畫集，晚上睡覺以前總要看一點多鐘。

到北平的那年又買了幾本學生漫畫兒童漫畫。對於這種筆法簡單而含意深沈的

圖畫，更引起了我看畫的興趣，風雨的黃昏，下雪的夜裏，總喜歡端詳一幅畫，想藉着這淡淡的幾筆，找出所謂「絃外之音」來。有人批評王維，說他「詩中有畫，」我們也可以說豐子愷「畫中有詩。」前些日子常看申報自由談，最使我高興的又是豐子愷先生的「蹻蹻板」這一類的小畫。最近和木刻發生了好感，看這種東西還是遠在四五年之前，那時偶然買到一本未名社魯迅先生輯的木刻選集，看了以後，心裏很高興。兩年來木刻是頗盛行的，除了翻印外國的東西之外，我們自己的藝術家也就創造了不少。常想自己動手刻，但過去的經驗打消了我的勇氣，仍舊不過只是看看而已。

在藝術的領域裏，文學必須有文字修養的人才能讀，戲劇的對話雖然用「聽」幫助「看」，已經不像文學那麼麻煩，但困難還是很多的。音樂和圖畫可以說是最直接的藝術，假設有這名詞的話。聽到伏爾迦船夫曲我們會想像到一羣襤褸不堪，蓬首垢面的船夫，沿着伏爾迦河用力地拉縴，歌聲是很悲壯的，慢慢地遠去了，遠去了。一個朝鮮的亡命徒逃到鴨綠江，在潺潺的江水裏，一面洗着自己被汗漬透了的衣服，一面唱着，「入間

的罪惡比天上的星星還要繁多，「鴨綠江呀，鴨綠江呀！」歌聲充滿了幽怨和對故國的懷念。……這些例都可說明音樂感人的力量。對於音樂我也是同樣的外行，不能更深一層的了解牠。圖畫感人的深切，記得去年文學上有豐子愷先生一篇文章說得極詳細，外行似乎不應該再說什麼廢話。隨便的幾筆就使我們感到很大的興趣，人人都可以看得懂，這個通俗的小畫，實在是目前很需要的。北平叫做「小人書」的東西，和連環圖畫一樣，很受羣衆的歡迎，寶報會出版過毛三爺，銷路是很可觀的，這固然因爲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圖畫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前看畫，只是用旁觀的態度，覺得好玩而已。這恐怕因爲隔膜吧？不熟悉的生活總容易隔膜，眞的滋味往往就淡薄了。偶而一看，似乎是懂了，其實還沒有懂，這樣便模糊過去了。一幅畫所表現的內容，假如你和過去的生活的某一點相接觸，那麽你馬上就會深深地受感動，這幅畫的印象也就强烈起來。不但圖畫如此，其他的藝術恐怕也不能例外。……人陷在某種不幸的境地，對於表現那種生活的圖畫或者書籍，一定發生特别的感

情。在這裏便有一個批評的標準問題，主觀的呢？還是客觀的呢？

看書，在我像吃飯一樣重要，也許有些只喜歡看書而不能自己動筆的人，和我有同樣的感覺，但願他們進一步的去自己動筆吧。

「那麽你呢？」假設有人這樣問。「還是繼續看書，嘻……」我不得不這樣回答。

談諺語

伯韓

一　諺語的記錄

在自由談上面讀過了幾篇關於討論諺語的文章以後，我覺得有幾句話要提出談談。

諺語的紀錄，包含了兩個問題：（一）搜集諺語是否對於古籍的記載和今人的著作以及口頭的調查一律注重，這裏也就是說今諺和古諺是不是一律搜集起來編在一塊兒？（二）諺語之中有些「言不雅馴」的以及在駡人或嘲笑人的時候用的，是不是應當兼收並蓄；再則所表現的意識當然有許多是過了時代的，我們是否通通蒐集起來作爲筆頭語的辭藻呢？

關於今諺和古諺的取捨，在陳子展先生所介紹的那兩本書的著者似乎沒有把它

當作一個問題，因爲所謂諺語當然都是今諺，並沒有什麽古諺的，他們大約像這樣的想過吧。不過，我查查一法通裏面的諺語，有「士各有志，何至相迫？挺而走險，急何能擇？」的句子（見十一月二十四日自由談），就覺得不是現在一般人——念書的除外——口頭的諺語了。上海胡祖德編的滬諺（民國十一年再版，著易堂書局石印）就承認「格言古詩，並非諺語，」將它「編入文話，」即作爲附帶的材料處理。史襄哉編的中華諺海（民十六中華書局版）雖然出版在後，但是對於古諺反沒有特別處理，還是混在今諺一道——他收集古諺的理由自然是對的，就是「古諺爲今諺之源」（見該書例言。）（註）

諺語本來通俗，雅諺和俗諺的分別，看起來似乎太離奇，其實過去編輯諺語的人，心目中是有這麽一個區別的。胡祖德和史襄哉幾位先生都是在五四運動以後發表他們的著作，胡的例言裏尚且聲明「附錄山歌等，原爲不識字者誘使識字起見，閱者毋徒笑其粗，」史的例言裏聲明「其語氣粗野者則勿敢存，以汚我讀者諸君之目也，」吳下諺

聯和一法通出版更早，那要删削粗野的諺語更其不必說了。

在提倡大衆語的今日，假使對於古諺不作爲附帶的材料處理，而對於粗野的諺語一律删除，似乎不是紀錄諺語的適當原則。實際上有許多作家描寫下層社會的對話，都已經是滿紙的「媽勒巴子」之類，謠俗學的研究者也曾把粗野的民謠記載起來，例如民國十三年出版的民謠集內載着一首浙江的歌謠道：

大學大學屁眼打得爛落，

中庸中庸屁眼打得緋紅。

記載一般人使用的活語言，實在顧不得有汚讀者尊目。這的確是記錄諺語者應該比過去進一步的地方。（關於意識的問題，此地暫且不談。）

（註）顧頡剛氏致史襄哉的信曾介紹幾種蒐集諺語的資料書，是應劭的風俗通義，顏師古的匡謬正俗，翟灝的通俗編，及趙氏的越語肯綮錄。我想還些總不過是考訂語原的參考資料吧。

× × × × ×

紀錄諺語還有一個用字問題。顧頡剛致史襄哉的信裏說：「收集諺語有一種痛苦，便是有許多諺語無文字可寫。文字中有古文今文的不同，若不是在中國文字上有一番研究功夫，事情眞不容易辦。我希望先生回國後，在方言和字學上澈底的做番功夫。」顧先生是一個研究史學的人，自然所注意的是諺語的根源，是語言文字的歷史的研究。

就是其他的人，過去作諺語收集的，也都是注意找尋現今不通用的古字來補充現在通用漢字的不足，在他們記載諺語的時候。這樣的找尋並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的，一定要揀那音韻和訓詁都還切合的字來使用，所以非對於古文字學澈底的作番準備功夫便辦不到。但是自從胡愈之先生提倡寫別字以來，這個寫字的問題，大可以不必那樣認眞了吧。

只要承認諺語紀錄可以和語原學文字學分工的話，我們眞的有什麼不可以寫別字（借音字？）如果高興用注音字母或拉丁字母來寫，都是可以的。這又是現時諺語紀錄上一個應有的進步——省却許多不必要的準備功夫呀！

諺語編輯的方式，像吳下諺聯那樣，把諺語一對一對的配合起來，那是八股文盛行時免不了的玩意兒，到現在當然已經不適用了。如果照那樣辦，必然有許多諺語被犧牲不能收集進去，或者被增減字數而失去原來的眞面目。

照吳獬先生的按詩韻排列，句法又在整齊之中容許參差，那是又便於誦讀，又飽含着趣味，當然好得多了。至於用作蒙學讀本，比之艱深的經書的確是淺顯易懂，然而是不是最進步的兒童讀物，那是又當別論了，我們不能對於三十年前的老先生去苛求。

就我看見的諺語的書本，可分兩種體裁，一種是陳先生說過的「諺語讀本」，這只有吳獬的一法通可以入選。平常私塾用作課本的增廣（昔時賢文）好像也是一部諺語讀本，不過這部書曾經被人批評過——記得民國初年的教育雜誌有黃炎培先生的一篇論文詳細批評過，那是從內容上立論，指出那些封建意識和迷信心理以及消極的人生觀，（也是反映落後的農民意識）的不適宜於兒童教育——因為現在充滿了落

後的意識，自然不能作爲讀本了。

這裏我要插說幾句話，把關聯意識的諺語選擇問題補充地解答一下。如果編輯「諺語讀本，」的確是不應該把些不合時代的話選進去，例如：「好子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顯然和現在憲法上規定的兵役義務相違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不是和現在尊重女權的旨趣大大地冲突？當然，這些話是不應當作爲讀本資料的。然而，假使要編一本「諺語辭典」時，這些話一句也不應當遺漏。在謠俗學方面正是需要這些作爲研究資料的。

現在可以講到「諺語辭典，」這便是第二種的諺語書，這種書，要算中華諺海最偉大的了，它包含了諺語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四條，所根據的藍本，單是屬於江蘇的有：

上海胡祖德編滬諺二卷，

寶山徐洪瀾輯滬諺一卷，

吳縣顧頡剛編吳諺集五卷，

無錫縣教育會年刊中的無錫諺語，

武進劉宏編常州諺語錄一卷，

武進徐錫華編我鄉諺語一卷，

南京李芬編諺語一卷，

南京范福生編南京諺語一卷，

如皋李原揚編如皋諺語一卷，

揚州楊慧如編揚州諺語一卷，及

嘉善黃安濤編吳諺集一卷。

此外，各省的諺語著作計廿二種，共計三十四種之多。但是他所蒐羅的材料恐怕還只算得一小部份，所遺漏的一定不少，即如吳下諺聯一法通兩書，便沒有在他的藍本之列由此可見各地的諺語著作並已不少，只要努力地蒐集，是很可以獲得比較完善的成績的。

話該要說回來，且說諺語辭典的編制，有佩文韵府式和辭源式的兩種。中華諺海是

按照字典分部的次第編排，便是辭源式。可是它並沒有一個字的注解，很缺乏辭典應具備的條件。胡祖德的滬諺是按詩韵的次序編的，並且以同一的字，煞尾的句子都集在一處，可以說是佩文韵府式。它有注解，注明讀音和意義，並且還有些關乎語原的注釋，比較地具備了辭典的條件。至於吳獬老先生的一法通，雖則也是按詩韵次序編的；但是因為同一的字煞尾的句子不一定集在一處，而且沒有注解，與其算它作辭典，不如當它作讀本，因為很便於誦讀及注解（排列上似乎顧及了一點邏輯的秩序。）

中華諺海既然是集合各地方諺語編成的，理應在各條諺語下注明地方；再則合古今諺語在一處，應注明時代。該書完全沒有注明，也是一個缺點。今後關於諺語辭典的編制，應當改正上面幾個缺點，並且要多增加材料才好。

三　諺語的應用

諺語，可以作筆頭語的辭藻。這個，我們在許多作家的創作中已經發見過，雖則他們自己行文不一定有這個習慣，但是在經心作意地寫對話的時候，倒時常記得在某些場

合應用進去。主張用文言辭藻來修飾筆頭語的本來是志在補救筆頭語的貧乏，現在，假使有語言學者把諺語適當地代替文言辭藻的作用研究出來，而且文學的寫作者注意地來應用，一定可以使筆頭語文淨化。

同時，在謠俗學亦需要有豐富的材料。前兒看見太白上面有一篇芝岡先生的「湖南歌謠和廣西歌謠的流通」證明了這兩省的許多歌謠，相似甚至相同，而所用的字（方言）也是一樣。現在一法通裏面的湖南諺話有好多和滬諺裏頭的也相像，或完全相同。也有推班一兩個字的。例如：

請客莫請女客，請五十，來一百。（一法通）

請是（了也）女客，請五十，來一百。（滬諺）

進門觀顏色，出門觀天色。（一法通）

出門看天色，進門看面色。（滬諺）

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各修各得，不修不得。（一法通）

公修公得，婆修婆得，自修自得。（滬諺）

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一法通滬諺）

還有滬諺中的「瞎眼親看見，聾聹親聽得」也和湖南的「三十晚上矇矇月亮，……偷茄秧聾子聽見，瞎子看見，跛（讀擺平聲）子一提……」相像。這只是就最後一兩頁比較一下，當然其中的流通和變遷的痕跡可以找得很多。

再舉一個例子。各地農民占測下雨，常有大同小異的諺語。如四川的「有雨天邊光，無雨頂上光」及「天黃有雨，人黃有病，」淮安的「東虹日頭西虹雨，南虹北虹賣兒女」崇明的「東北風，雨太公，」河北淮陽的「猪渡河，來朝雨見多，女作橋，來朝雨瀟瀟，」河南淮陽的「東虹咕嚕西虹雨，」長沙的「東鱟日頭西鱟雨」及「春南夏北，有雨就落」（以上有些見於一九三一年民俗學集鐫第二集。）像這樣的彙集比較，是需要有廣大地域的調查採集，徒然從書本上去找，當然還很不夠。然而諺語的書本是仍然有很大幫助的。

諺語讀本對於兒童教育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因爲諺語多半是成人經驗的結晶，我相信大部份不是兒童所能夠深切理解的。我以爲有些本來是小孩們的諺語（童謠，）則可以編入兒童讀物；如果是成人的話，還是作爲成人讀物最爲適宜。一法通似乎就是一部很好的成人讀本。

談治喪

宋今

一

要人名流之類的人，一旦不再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了，照例就要凑些熱鬧治一回喪，這期間，從各地發出來的弔慰的函電，就足以使得郵政局和電報局的職員忙一番，上面總會提起死者過去的光榮，功在什麽的，如果他還掛着什麽官兒的頭銜的話，說不定會有人撥出幾萬塊錢作爲治喪之用，其實，那人在死前也許已經感着些冷落，或者家裏倒不稀罕那麽區區的幾萬塊錢，不過，有那麽一回事，自怪不自殞滅的不孝們，倒樂得收受。

做要人名流雖不是十分容易的事，然而要人名流的數量却不少；每天要死掉幾千

萬的庸流俗人中，時常也就湊進一些當代的偉人去，治喪什麼的，老是那一套，庸俗的人們看多了，漸漸會起膩，而終於不理睬；他們會以為：第一，這是官兒闊人們的事，跟自己不相干；第二呢，既是官兒闊人，就得湊個面子，正如普通人死了，至少要有一口棺材，沒什麼希奇，所以治喪的熱鬧，雖說是照例舉行，有時也不免冷冷落落地，讓那些孝子孝孫，親戚故友，拖帶些和尚道士，去自唱自做。

不過，理不理在於他人，孝子孝孫們究竟不能不這末辦一辦，親戚故友們也得來湊一下熱鬧，辦過了，就安心，大家掉開了；眞正感覺落寞的，我想倒是死者，（要是死有知的話）就拿那些弔慰的函電來說吧！誰不是一千種的同情，一萬種的哀悼呢？打出這些函電的人，果眞都是這樣關懷，這樣好心麼；其中說不定有譏嘲着，快心者，甚而至於切齒的仇人在，死者心裏明白，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

死了的都是好人，原因是他們已經死了。

愛他的和憎他的，相識的和不識的，各人可以隨着自己的意思，在他一生的材料裏，

揀出自己有用的說法來對不對，死鬼不會開口；

所以在死人身上熱鬧一番的事，大概永遠不會減少興趣的。

二

以上是關於要人名流們的治喪的話。在現在不是要人和名流，有時也會熱熱鬧鬧地，大吹大擂地治起喪來。

譬如說潘洪生的死，其熱鬧決不亞於要人和名流。

四年以前，我住在河南的新鄉縣，曾經和朋友們去看過那裏的「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地雖很空曠，周圍有牆圍，蓋造了祭堂，豎了碑碣，門樓上的匾額和題字，是馮玉祥將軍的手筆，（根據落款署名）還有一首慷慨激昂的碑記。那地方本來是荒僻之區，却做了這樣一座雄偉的墓地，不覺一登斯堂，便肅然起敬，朋友李君當時便說：「大丈夫當如是也。」言下大有殺身成仁，生不如死之概。

由於這樣敬仰的心情，話頭談到這公墓建立人的馮將軍，同行的老張便告訴我們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實。

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年，馮玉祥將軍從南口退敗下來，準備帶着大小健兒們移到西北去。戰敗之餘，餉糈毫無，西北又是出名的苦地方，許多不甘吃苦的士兵們，看看前途艱難，有些就動搖起來連夜開小差的人，決不在少數。這一天，軍隊駐紮下來了，總部傳令召開了一次陣亡戰士追悼會。一清早，數萬健兒齊集在會場上，等候開會，可是直到十點鐘，司令台上還是沒有一個人，兵士們等得都有些不耐煩了，才聽見總司令（即馮玉祥）嚎啕大哭着走過來，一大堆人圍着他，兵士們先有些莫明其妙，直到看清了他的形狀，大家不覺才怔住了，

原來馮將軍身穿重孝，手持哭喪棒，由幾位高級將領扶持着，很有些神志昏迷，如喪考妣的神氣，慢慢地爬上了司令台，哭了半天，才帶了滿臉淚痕，斷斷續續地訓話：「這一次，我們的弟兄死得太慘了，但是他們都是爲國犧牲的，家裏的人多半不知道，所以連孝

都沒人給他們帶……我給這些可敬的弟兄們來帶孝，……」哭着，說不下去了。

接着，他還稱贊了一回戰死的弟兄們的英勇，而以這次的罪過歸之于將領們的不中用，自己第一個該責備，第二就要責備站在司令台上的那些人——李鳴鍾，鹿鍾麟，當時就着實吃了幾下哭喪棒。

而結果呢？兵士們感動了，跟總司令到西北去，什麼苦都願意吃，總司令親自給兄弟們帶孝，拿哭喪棒，雖不是通常的治喪，但比通常的治喪還光榮。

以後，誰都知道：馮將軍又能夠來了一次五原誓師，完成革命的大功業。

可見，即使不是要人和名流，像樣地治一回喪，修一座公墓，或者由總司令出來帶帶孝，這在現在是確實有的事。

至於沾受到這樣榮典的死鬼們，是否和要人名流一樣地，心裏有沒有什麼感慨？或者和感激總司令帶孝時的心情，有沒有變化？新鄉的將士公墓裏，想來不會沒有當年站在台下開會的壯士在，可惜誰也不能把他們叫起來問個明白了。

大學哲學

胡繩

買來了「太白」的第九號，讀到吳青蕪先生底文章——我也「紀念」李石岑先生——很發生了一點感想。可是這感想跟李石岑先生倒是毫無關係的。只因爲吳先生在文章裏這樣地說道：「……二十年前，要是有人說『我研究哲學，』聞者必且揉一揉眼睛把這人從頭到脚打量一番，然後喉嚨裏『哦』的響了一聲，——意若曰：看不出你倒是研究哲學的！」在我看來，二十年後的今天跟二十年前，情形即使有點差異，差異也還是很小的。在現在試去跟什麽人說「我研究哲學，」怕也還是有點——有點「那個」的罷？

我現在呢，就正在一個學校裏念哲學。當有人問起念什麽「系」的時候，我是要躊躇一下的。倘若據實告訴，對方大概會先打一個哈哈，然後也用「哦」字打頭說：「哦，哦，

學哲學，很好！很好！」這所謂「很好很好」跟「今天天氣哈哈哈」是一樣的意思，難以捉摸的。不過若分析一下，這意思倒也並不十分難懂——牠不出乎兩方面：一是說你居然有本領研究這樣「玄妙」的學問，不然便是說在現在這國破家難的當兒，還有時間學這樣沒要緊的東西！

自然我有很好的理由為自己辯護，說明哲學決不是什麼玄之又玄的東西，也更不是於「救國」毫無用處的。但是這些理由我還沒有說出口，我自己已經先懷疑了。我的理由至多只能辯護我的研究哲學，而決不能辯護我的進大學來讀哲學。——進「哲學系」跟研究哲學簡直是兩檔子事！——我覺得。

在去年的「文學」上有人談過「大學文學，」現在我就來談談「大學哲學」吧。

為的要談得具體一點，我想只講到我現在正獃着的這個學校。

一千多個人中間，哲學系的學生全體大概有三十個人。數目少麼？其實也不能算很少了。上課時呢，自然只是三個兩個，五個六個的。揩油旁聽的人是絕無僅有。——因為除

了哲學系的學生外，對於哲學大概都是「敬而遠之」的。

哲學雖然派別很多，但總不出乎觀念論和唯物論兩大分野。要是「大學哲學」這名稱可以成立，自然也不能是出於這兩者以外的。——但是一般的哲學教授却不以爲然。他們說：「什麼唯心，唯物！全是胡說。瞧我們的。」——好，瞧他們的！

好在這學校的課室是絕對公開的，你不妨趲進去瞧瞧。三五個學生坐在頂前排，紙簿鉛筆預備得整整齊齊。於是教授夾着大皮包上來了，於是乎開講。講的呢，不外是什麼最高的絕對的「善」啊，是唯物與唯心其實並沒有什麼分別啊，是「肉眼」所見的物體其實並不存在啊，……於是一大串人名：阿里斯多德，休謨，康德，黑格爾……。講到玄妙得教授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時候，講壇下十幾隻耳朵都張大了，——可惜耳朵是不會張大的，便把嘴跟眼睛一齊張大，似乎來幫忙吸收這些「理論」似的。——然而還是不大懂。不懂可不好意思問。可不是麼：哲學的妙處就妙在不懂，既然做了哲學系學生，你好意思問嗎？

但是有一回有個學生問了，他不懂爲什麽明明看見一張桌子，却偏說牠並不存在。問題一發出，有人已經竊笑了。敎授還是那副莊嚴樣子，問大家意思怎樣。有人說了，這理由很簡單，倘然哲學同常識一樣，那哲學就無需存在；因而正惟其常識說有這桌子存在，哲學就偏要說牠並不存在。顯然這理由是充分到令人無話可說的，敎授首肯，學生也都滿意，只有那發問的學生暗暗慚愧於畢竟少讀了幾年的書。

然而大學哲學的精粹還不在於此。我們這兒有位敎授著了本講所謂「新唯識論」的書。據說這本書只有原作者一人能完全了解，又據說所謂「新唯識論」是出於佛敎哲學的，還有第三個據說是一切唯物唯心論以至辯證法都逃不出「新唯識論」這一「法門。」這可了不起！所以印度哲學——也就是佛敎哲學才眞是這哲學系的精粹。「研究」佛經，自然沒有人能反對，可是我的天，這些大學生，還有敎授，是怎麽樣的研究法！他們簡直就是做「居士，」「修行！」他們要「淸心寡慾，」吃長齋，在宿舍裏焚香，念佛號，坐蒲團，敲木魚！

大學生修行，這事情對於正忙着禁止大學生跳舞的上海教育界會覺得是非常的奇怪的事吧？自然這只能算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但也可以更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大學哲學離開實際社會是多少的遠！

哲學是「立身處世的家常便飯」麼？是「必須從鬭爭中得來」的麼？——大學哲學給了你無情的否定！

研究文學而進大學的西洋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系，和研究哲學而進大學的哲學系一樣都是可笑的事情。——要不是我自己還正獃在這什麼「哲學系」裏面，聽見了旁人告訴我他正在大學裏讀哲學，我也會要「哦哦」的笑起來的。不過我還要問他一下，「你學的究竟是什麼哲學？」並且指明出來，這所謂「大學哲學」倘不是「有閒者的裝飾品」，那便一定是「毛坑裏的東西！」

吾家博士適之先生前幾時到南京參加「考銓會議」曾有公開談話說起大學生的出路，並提到哲學系學生的出路是最少的。自然哪，在這種大學哲學系裏混過四年，對

於社會能有什麽用處？進哲學系的人怕是會一天天少下去的吧？吾家博士還曾說過「哲學要關門了」這樣的話，倘然他所謂哲學只是指的大學哲學，那倒是千眞萬確的話。

——可惜的是沒落死亡的只是大學哲學而已。

藝和藝人

朱今

這幾天，福熙路人行道的空地上，有兩個並不强健的小孩，（一個大約十三四歲，另一個大約十五六歲）在那裏賣藝，他們輪流着舞弄一些刀槍棍棒，或者表演一些互相的戰鬥，吸引人們去圍觀；他們是不是眞有功夫，對于所謂國術一點不懂的像我這樣的人，自然無從得知。表面上看起來，用硬生生的刀槍棍棒，能夠舞弄得這樣輕巧，這樣圓純，也就值得讚賞了。

然而他們畢竟還是兩位小孩，似乎營養得不十分充分的蒼白的面龐上，總是滿淌着汗水，爲要抓住觀衆的興趣，不能不使這表演聯續着，不讓間斷，休息的時間就很少了。看那些舞弄的情形，又似乎很費氣力的，他們那過分疲勞的痛苦，不難從强自振作的神情上漏出來，這，使我們自然想到，也是求生的掙扎中一種慘痛底恣態啊！

回家來，翻開報紙，斗然想起有一位國術家張學斌先生，正在什麽花園裏舉行梅花樁國術表演了。不錯，幾年中，從一般要人名人的提倡中，大家對於國術的興趣是很濃的，這位張先生，在現在充滿國術救國的空氣中到上海來，自然是一件值得注意的消息，看各種報紙都曾經登載了這消息，以及什麽報紙的副刊上特地寫了一篇國術家張學斌先生的訪問記，便可證明。然而我不能不聯想到：張學斌因爲是國術家而受人注意，福熙路賣藝的兩位孩子，不也是從事國術的人麽？他們是多麽痛苦地掙扎在生活之中呀！

同是從事國術的人，有張學斌先生的受人重視，有這兩位小孩的痛苦掙扎，這情形是值得考量的。在這裏，我還沒有機會到什麽花園裏去，不知道張學斌是否顯過身手，即使顯過身手，情形怎麽樣，也無從得知；好在我可以從那篇訪問記上，找出一點材料來，作爲這考量的根據的。據那位記者先生說：張學斌和他見面的時候，並不是當初所想像的，穿着緊袖窄腰的衣服，如像中世紀武士一樣裝束的人物，倒是穿了一身漂亮的西裝，而且很文雅地談了許多話，經過記者先生筆底介紹出來的張先生，簡直就帶上一點現代

青年紳士的色彩了。又據說記者先生去訪問他，是在他自己的寓所裏，（雖然他到上海不會很久，）又據說他表演的目的，是在尋師訪友（？。）好，就這樣吧！張學斌先生能穿漂亮的西裝，而兩個買藝的孩子，祇能穿破舊衣服，張學斌先生一到上海就能有自己的寓所，那兩個孩子，說不定在什麼地方去過夜，張學斌先生尋師訪友，那兩個孩子賣藝吃飯，這裏，我們除掉程度的高低不談外，（實際上，程度不過是量的差異，不是質的不同，）張學斌先生較兩個孩子不同的，是張先生比較富有，而那孩子，除了身體和藝，便什麼都沒有了。

根據這理由，張學斌先生便可從容地在花園裏表演，而不要常川賣藝，（雖然表演是不是賣藝，和他過去是否賣過藝是問題，）在表演時，儘可不做到過分的疲勞來痛苦自己，他的表演不會是痛苦，且將是興趣，（假如他果眞一個錢也不拿，那便完全是興趣，並且是娛樂了，）這和孩子們的拚命掙扎，爲生活而支付的痛苦，應該是不同的。

本質上，無論什麼藝人，（現在的國術家也在內，）如果要靠藝吃飯，先決的條件，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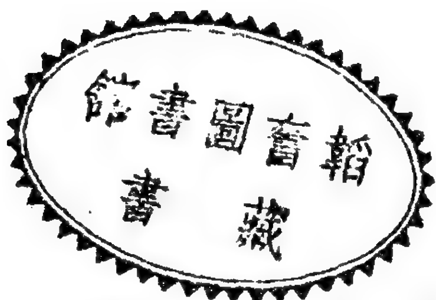
使社會上對這種藝發生興趣，不要使這種藝迎合社會的興趣，所以，一個藝人，爲了保持社會對他的興趣起見，就不能不犧牲本身的一切以爲交換，這是靠藝吃飯的人的不可避免的命運。舉出顯著的事實來，便可引用現在京劇界的鉅子梅蘭芳；梅蘭芳是扮演女性的角色，據說過去曾經受過性的玩弄的。某一位先生，就曾經借一個外國字的譯音嘲笑過他，不多幾天前的中華日報上，雖說駁斥這位先生的嘲笑，以爲就使有這樣的事，也不是梅蘭芳的過錯，梅蘭芳不能負這個責任，（原文無從找尋了，）這話自然是對的，我以爲！過去做花衫的劇員，（不光是梅蘭芳）受過這樣的侮辱的，不是沒有的事，遇到這樣情事的劇員們，他們爲了迎合最有力的欣賞層的興趣，不得不忍受最大的痛苦而獻身，正可以說明藝人們掙扎在生活上的悲慘情形了，那兩個孩子的過分勞苦，又有什麽奇特呢？

自然，梅蘭芳現在可以不那樣了，那是因爲梅蘭芳現在不賣戲也有飯吃了，他除掉唱戲之外，已經掙起了別的東西，他已經不是一個光棍的藝人，正和張學斌先生一樣，賣

藝的痛苦不復在富有的藝人中存在了。

或者說：那兩位孩子，也可以在偶然的機會裏做到張學斌先生的地位的，正如梅蘭芳的出身最初也是一個普通戲子，但是這樣的希望，不是個個藝人可以達到的，也正像一個梅蘭芳的脚下，更有成千成萬的戲子在。況且，梅蘭芳的安全的保證，決不是藝的問題，而是從藝上獲得了富有，我們看同是登台唱戲的，票友的身份自以爲比戲子高，褚民誼李景林之輩的表演國術，還要比張學斌先生轟動些，我們不能說票友的藝比梅蘭芳高，張學斌的藝一定不如褚民誼李景林，那也不過是票友不要在唱戲上拿一個錢，而褚民誼和李景林，則是大家知道的要人或名人。

好吧，張學斌和穪熙路上兩個賣藝的孩子，同以從事國術，而他們的景況截然兩樣者，決不在藝的差別，而在富有的差別，藝在一無所有的人身上，是一種痛苦的生活工具，而在富有的人，便是一種興趣，一種享樂，這原則，現在是存在于各種不同的藝的部門中的吧？



考場三醜

黃棘

古時候，考試八股的時候，有三樣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後來改考策論了，恐怕也還是這樣子。第一樣是「繳白卷」，只寫上題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簡直連題目也不寫，然而這最乾淨，因爲別的再沒有什麽枝節了。第二樣是「鈔刊文」，他先已有了僥幸之心，讀熟或帶進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題目相合，便卽照鈔，想瞞過考官的眼。品行當然比「繳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沒有什麽另外的枝節。第三樣，最壞的是瞎寫，不及格不必說，還要從瞎寫的文章裏，給人尋出許多笑話來，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爲談資的，大概是這一種。

「不通」還不在其內。因爲卽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題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們對於中國古今文學家，敢保證誰決沒有一句不通的文

章呢？有些人自以爲「通，」那是因爲他連「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緣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頗在講些中學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實這病源就在於瞎寫。那些題目，是只要能鈔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問十三經是什麼，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來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於是而使文人學士大歎國學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們是文林中的碩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鈔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將那些考官們鎖在考場裏，隨然問他幾條較爲陌生的古典，大約即使不瞎寫，也未必不繳白卷的。我說這話，意思並不在輕議已成的文人學士，只以爲古典多，記不清不足奇，都記得倒古怪，古書不是很有些曾經後人加過注解的麼？那都是坐在自己的書齋裏，查羣籍，翻類書，窮年累月，這才脫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詳，」有錯誤，現在的青年當然是無力指摘牠了，但作證的有別人的什麼「補正」在；而且補而又補，正而又正者，也時或有之。

由此看來，如果能鈔刊文，而又敷衍得過去，這人便是現在的大人物；青年學士有一

些錯，不過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爲世詬病，我很駭異他們竟沒有人呼寃。

三等車

芳洲

坐火車，我認爲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可以觀察到平時所不注意的社會上各種極平凡的現象。

要是火車中是現社會的一角，是現社會的縮影，那麼只有三等車可以作代表。坐頭等車的，無疑的一定是第一流人，坐二等車的，至少也是準第一流人。至於四等車呢？在以前，車身上是標明着「貧民小工車」字樣的，這可見只限於最下層的民衆乘坐，所以頭，二，四等車中收容的人物，都不免太專化了，只有三等車是比較包羅萬象的。從各人的本質上分有紳士型的人，有商人氣味很濃厚的人，有小官僚，有軍人，有學生，有農人，有工人，——也許他們該坐四等車，但快車和特別快車是不掛四等車的，有時爲求迅速到達目的地起見，沒有辦法，只能忍痛多化一些錢坐這三等車了。從各人的服飾上分：有馬掛長

袍的，有西裝革履的，有粗布短裝的，有武裝的，有纏足束裙的，有旗袍燙髮的……總之農，工，商，學，兵，男，女，老，幼，諸色人等，構成社會的各個細胞，這裏大概是全備了。

三等車內部的構造，比四等車雖略勝一籌，和頭二等車便大相懸殊了。車身所用的木料是不同的，油漆的色澤是不同的，座位樣式當然也不同的，其餘像電燈裝置，廁所設備，行李架等等，一切都不同的，照商品管理論講來，這是很對的，出多少代價，拿甚麼貨色，受甚麼待遇。

可是統計起來，頭二等車的搭客總是少數，三等車的搭客倒成爲鐵路「客運」營業的骨幹。所以無論那一條鐵路，無論那一次列車，三等車總掛得最多；還有三四等混合列車很多單獨開行的，却不會聽說全部都是頭二等的混合列車。從這兩點上便可以證明三等車的搭客衆多，和三等車在社會上的需要了。

三等車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座位是長條統坐的，和四等車相類似，一種座位是橫排對坐的，和二等車相類似，只是中間缺少一只小桌子，座位也是用木條代替了藤面和

彈簧能了。要是一列客車中，掛着這兩種不同型的三等車，那麽搭客總是喜歡坐後一種的，大概因爲比較舒適，可以不致受擠，橫排對坐的座位，每座只能容納兩人或三人，有一定的限制，不比長條統坐的儘量可以把搭客擠進去像裝貨物一般。

在三等車中佔據座位，似乎也成爲一種技術，當車中擁擠時，一般人上車來，東尋西找，只求有一個空隙可以勉强坐下，便很感覺滿足了。等火車開行後，沿途經過了停靠的各站，鄰座有人下車去了，那他一定絲毫不放鬆的把空出的座位佔爲己有，除了坐得舒適以外，要是再有多餘的地位，便放一些什物，包裹，或茶壺，報紙之類，標明界限，防止別人來侵佔他的地盤。三等車是沒有臥車的，所以夜車中更有許多人佔領了幾個空座，倒頭伸足的睡覺，後來上車的人，沒有座位，只有站着等待機會，「先下手爲强，」認爲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一列客車掛着十多節車輛，看似聯結在一起的，實際上，頭二等車自成一區域，和三四等車不相往來。在同一節車中的人，雖是像三等車那樣的擠在一起，要是彼此不認識

的，便很少互相交談，只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罷了。

在三等車中喝一壺茶，雖是代價並不低廉，可是茶具和茶葉比二等車中便不同了。還有車上的許多小販，像賣水菓的，賣茶葉蛋和豆腐乾的，賣麵包和牛肉的，賣玩具和其他用品的……他們的營業範圍也只限於三等車中，頭二等車中是不准去的，這也許因為他們的喊賣聲會擾亂秩序，所賣的貨品又不很衛生，在三等車中，秩序和衛生是不成問題的。

車上的查票員執行職務，在頭二等車中查票時，臉上總帶有笑意，態度是謙和的，行動是怪有禮貌的，可是當他查到三等車中時，臉部表情頓時會緊張起來，用手中拿着的軋票鉗在車座上敲幾下，來表示他要票子看的意思。好像說一句話都不很樂意的。這剎那間的心理變化，也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在三等車的裏面，偶然發現了一個碧眼黃髮的外國搭客，這很容易引起車中其餘搭客的注意，認為這是奇怪的；「尊貴的白色人種，應當坐頭二等車去啊！怎樣來坐我們

的三等車呢？」而那位外國搭客也顯然的分外矜持，好像他有他的身份，雖然暫時同樣的雜坐在三等車中。

女兒的名字

沐紹良

結婚還祇一年，女兒却隨着來了。因爲自己底能力薄弱得異常可憐的緣故，本來一個老婆的生活就負担得有些吃力，這次在肩膊上又要加上一個，思想起來，眞要不寒而慄。但是不寒而慄，何補於事？女兒還依然日夜的在搖籃裏啼着，沒有辦法。

什麽「弄瓦之喜，」什麽「彌月之慶，」當然是壓根兒談不到。偶然想起她既是自己底女兒，長大來也跟別人一樣，是個圓顱方趾的「人，」就得替她取個名兒。

女兒底姓，是不成問題的，自己姓「沐，」她在未嫁以前，自然也姓「沐，」將來找到了丈夫，祇要在原姓上再加一個丈夫底姓字就得。倒是她底名字，頗費躊躇。依照我們中國南方人的習慣，往往把自己女兒出世的那一月底花名當作名字。譬如她是十月裏生的，「十月芙蓉賽牡丹，」就叫什麽「蓉仙」「蓉英」吧。或者跟大哥底兩個女兒底名

字秀麗，秀慧聯在一起，叫她「秀芙」或「秀蓉」吧。轉念一想，以女子比花不免有些侮辱女性的嫌疑，就把這個想頭丟了。接着想到的，是一般人用過去女子底美德作名字那方法，如「淑貞」「淑靜」之類。可是這種命名的方法應該是讓道貌岸然的君子來幹的，自己雖然做了父親却還是一個血氣未定的青年。如果也來了那末一套，未免不夠資格。

除此外，什麽「翠玉」「寶珠，」什麽「雲仙」「霞仙」，也是應有盡有。但「翠玉」「寶珠，」是把自己底女兒作玩物，「雲仙」「霞仙，」是把自己底女兒當天仙，前者不用說，後者似乎也未嘗不可，但這種盲目的誇大，我認爲是太危險，只要女兒將來出一次天花，小手在臉上抓了幾把，這樣的名兒就無異是刻薄的諷刺。

忽然想到我第二個姪子三握。「三握，」這個名兒是我二哥取的，他把他兒子姓名的意義連在一起，眞是個好名兒。「沐三握，」不是取着周公一沐三握髮的故事麽？雖然這種方法也有誇大之嫌，但比較「雲仙」「霞仙」已經隱藏得多，況所謂一沐三握髮

者，原是禮賢下士之意，換個說法，就是愛結朋友。愛結朋友，就不見得十分誇大。而這個名兒底特色，尤在把姓名的意義連貫，眞是巧妙之至；現社會裏，如江上峯，莊則敬，胡適之等等，都夠味兒，但是我想來想去，要替她取這樣一個名兒，抓了半天頭皮，還是想不出。因此這個方法，不得已祇好放棄。

「還是小狗小貓的亂呼一陣吧。」我有些煩燥起來，就這樣說。

「這種辦法最不好，將來孩子大了，叫慣了小狗小貓，還成什麼樣兒，」妻說着，面部還含着幾絲譏諷我沒有才學素養的笑容。

「那末，就和姪子的名兒聯在一起，叫她三隅罷！希望她將來聰明，也是要緊的。」

當其時我底思想又突然的來了一個轉折，以爲把女兒的名兒用這些「好字眼」來命名，是一件極不妥當的事。就以我自己來說，父親取我的名兒本是「賡祚」，賡續也，是連綿不絕的意思；祚，福也；合起來說，賡祚是聯續的幸福。然而回顧我的半生，却是連綿不絕的坎坷失意；只有艱苦備嘗，何曾享受過一絲一毫的福！又如過去我在學校裏教書

的時候，有一個名叫董才德的，是個資質極愚笨，行爲極惡劣的學生。有一次一個年幼的學生被推倒地，跌得頭破血流，那個推他的學生，却哈哈的笑着跑了，這件事恰巧被我瞥見，追過去把笑着的學生拉來一看，原來正是那個董才德，幾乎把我氣死。我說：

「你底名兒是『才』跟『德』，但按諸你的實際，說到才，留級已經四年，說到德，每天犯過失：快回去請你的父親把這個名兒換了。」

想了半天女兒底名兒，始終是不得要領。像西洋式的什麼「瑪麗」，東洋（專指日本）式的什麼「芳子」，如果模倣着給她取了，又是不合國情，想得火冒起來，就對妻說：

「讓她去罷，本來姓名是個起號，什麼都得。你不信，就祇要一想我國人的姓，什麼『牛』啦，『馬』啦，『龍』啦，『鹿』啦，都還遺留着古代圖騰社會的痕跡，這種事情，犯不着殫精竭慮的去想它」。

男女同學

慈羣

自從胡彬夏女士來校演講之後，我的同學中就有好些人希望將來到上海進××大學，因爲那時候，正如胡女士所說的，一般的父母都反對女兒進初開女禁的大學，全國又很少設備較好的女子大學；只有××大學已有好幾年男女同學的經驗，而且社會上並沒有人怎樣批評它。

我的家庭，是從鬚髮全白的老祖父，直到還在小學念書的小弟弟，都不贊成女子受高等教育的。只有從來沒有機會讀過書的母親，却時常鼓勵我進大學。其中不知經過多少次的爭辯和衝突，我才能得到升學的機會。不用說，我是用歡天喜地的態度，走進那個掛着「學校重地閒人莫入」的大門的。

止可惜我第一天去上課，就得了一種說不出的惡感。

一共有十一位女生和我同班。我們的隊伍還沒全走進課堂，坐在裏面的五六十位男生就異口同聲地哈哈大笑。女生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不知道男生到底爲什麽笑，笑的對象是誰。不過女生們的視線一觸到黑板上的白粉，就有幾分明白了。有幾位臉皮嫩一點的，就突然像喝醉了酒似的頰上生了紅暈。原來東一個love，西一個love，南一個love，北也是一個love，一黑板上共總有十七八個Miss，亦有十七八個I love you。其中還夾了些Marry me, be my wife等字。雖則亂糟糟不成句法，但也已很夠表明題旨了。我們當中有一位比較天眞點的小妹妹，也格格地笑了起來。這就叫男生們更哈哈地笑個不住。

「阿哼，阿哼」的警告聲，叫原來張開着的笑口都閉了起來。隨卽進來了一位戴紅頂子西瓜皮帽的國文教員。他一手拿擦黑板的絨刷，一手將眼鏡推高了一二寸，睜大眼睛看了二三分鐘，繼後慢慢地將粉筆字擦去。「上一課是上的英文罷？」他裝作內行地問了這麼一句。男生中有的發出「是」的回答，有的拿袖口擋着笑口。

以後，凡是上國文課之前，他們差不多都玩的這套把戲。一面黑板上的 Miss 一字漸漸減少，一面女生的綽號就漸漸加增，結果是人人甚至都有一個綽號。至於在上別種課目時，他們玩的把戲更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學校當局要男女生分坐，指定女生必須坐在第一二排上，於是男生就把前一二排的長櫈上全塗滿粉筆灰。有的女生比較「馬虎，」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了下去，男生們就一齊發出得意的笑聲。有的女生用手帕狠命地擦坐位，男生們也是很得意地笑。除此之外，他們又會雙腿跨開，臉孔朝天，將雞毛帚豎立在鼻尖上，兩隻手學着烏龜的走路樣子。他們又會突然取一個鷂鷹翻身式，從窗戶口撲進課室來。

不過上面那一些舉動，還止叫女生覺得他們太頑皮。造成女生厭惡他們的主因，却是那些向個人暗襲的行動。譬如說在一個冷得叫人發抖的陰天，他們偏會在女生腦後吹冷氣；在一個忙着考試的時間，他們還有閒空將紙團兒擲在女生頭上叫正在沉思的女生驚慌得亂了思路。這樣就是平日態度很和平的女生，也不能不罵他們幾聲無聊。

但據一位老同學說；「男生的這種無聊的行爲，實在是學校當局施行高壓手段之後才變本加厲起來的；在前些年頭，男生也還很安分。」她因爲怕別人不相信，就舉了好些個例子。她說：前年學校當局因爲恐怕受不知情的外人批評，就不管是否女生的胞兄弟或未婚夫，一概不准伴着散步，不久就演了一次男扮女裝的趣劇。去年學校當局禁止男生站在走欄上瞧女生的自修室，就有一個時期，女生宿舍的對面茶樓上坐滿了男生；而學校當局在面對茶樓的女生宿舍的窗口上釘了木板之後，女生中就很少有人不曾接到過男生的匿名信。上學期學校當局開始檢查女生的信件，開除了一二個寫匿名信的嫌疑犯之後，男生們就開始在課堂裏儘做些無聊的事兒。

不曉得她的這些話是眞還是假的。如果這話果然是眞的，那麽在廣東政府禁止男女同游之後，又不知會有什麽反應？

女學生和娜拉

公諭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娜拉這一問題，似乎討論得很冷淡；或者他們認爲娜拉已經變成薇薇了。不過我們也認淸在一般人高唱「囘到家庭去」的政策之下，自然又是不談娜拉的一個原因。目下中國的女子，還是一個娜拉呢？還是一個薇薇呢？還是仍像紅樓夢中的諸女兒呢？這是很値得研究的問題。我在本埠某女校服務，對於女子接觸的機會很多，覺得中國的娜拉很多成爲問題了。

我們首先拿她們的家庭來觀察，她們的家長十分之六以上是經商的，都是有名商人；十分之一·五是從事政治生涯和國有機關的——郵政，海關，電信。他們有的是錢，所以家庭生活的奢侈和豪華，對於他們的子女早孕育成了驕佚不拔的觀念，轉而還叫她們去學薇薇，自然萬不可能了。其餘十分之二以上的家長，則大都從事於自由職業的；例

如律師，會計師；新聞記者，教育事業等。該輩子女，因種種環境關係，或者還可說較前進的和有希望的，這也並非整個婦女界進步的現象。

我在公餘之暇，常參閱她們的日記，日記是一個人生活的寫照，尤其是她們的日記很為可靠，讀她們的日記，簡直像讀她們的一部忠實的自傳。許多日記中間。有一個女生所記的一段，我認為很足代表現代女學生的生活。大約她是一個初中三年級生，以級數次第論，是全校核心的級次，以年齡及智識論，又是全校同學中的中堅份子，現在不妨將她所記的一段介紹出來。那段日記說，「……眞使我失望極了，全校同學大都穿着的很美觀的絨線外褂；雖然也由爸爸替我買回來了，但是那件衣服顏色很古頭古腦的，血一般的紫色，令人見了很生氣。——我終於拋在一邊，不願穿她……」照上面看來，又足可證明我上一段所寫的她們家長的奢侈生活的影響。她們知道不合時的衣服不穿；不合時的行為和書籍，也更改和拋棄嗎？這一件大遺憾事，我在她們的日記簿，看見的實在可說鳳毛麟角。觸目都是的，要推「口口先生的課太兇，我終很不願意去上那一課，」「口

口課是最乏味的，我老是丟着不讀，」可說千篇一例。要這般養尊處優的女生去效華倫夫人中的薇薇，自然是一件千難萬難的事了。

還有她們的閱讀一方面，我在閑空的時候到圖書館裏去調查，得悉該館每日有一〇〇人以上的借出和歸還，統計每生每二星期到圖書館借書一次。她們所最喜閱的書籍，據圖書館員的報告，每月的統計，借出的書籍，算文學類的書最多，按月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我們不妨說，因為女子性近於文學，所以大都從文學裏鑽求研討，這也並不算是壞現象。然而根據另一表的調查分析出來，却令人得到一個極壞的印象。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生，是借讀什麽文學書籍的呢？乾脆一點的回答，是消遣小說，尤以張資平張恨水等作品最為歡迎。

婦女問題鬧得現在已有許多年的歷史了，回憶五四時已有澎湃的運動，有許多先覺者希望把全國婦女從閨閣中解放出來，共同參加社會生活。然而我們看了女學生的生活，覺得中國現在的娜拉，有漸漸退到紅樓夢中作閨閣生活的趨勢了！

談娜拉

周頡

讀到公論先生底女學生和娜拉及吳組湘先生底女人，使我想起談談關於「娜拉」的話，雖說我底文章跟他們底文章不一定有甚關係。

易卜生底娜拉對世界給予的影響之大，是用不着談的。但在中國人的我們看來，娜拉底面貌，却不見得很清楚。因爲是一個劇本吧，不容易描寫主人公底日常生活，也不容易刻劃她個人底性格；一個嬌生慣養的紳士底小姐，一個被鍾愛着的銀行家底太太和三個小寶貝底母親的娜拉，因爲做了那樣一樁得意的事，發覺之後，竟意外地遭了丈夫底斥責的原故，馬上就大澈大悟，認定舉世皆非我獨是，勇敢地摔掉在一塊兒過了八年之久的丈夫跟三個小寶貝，赤手空拳地跑到外邊去；這樣的事，至少在我個人，是感覺得不很親切。我相信：在某一個時代，會有像娜拉那樣熱情的勇敢的女性，只是劇本上的娜

拉，隔我們却好像還很遠。

我們也有我們底「娜拉，」並且有很多；都是有血有肉，耳鼻眉眼淸淸楚楚。這樣的「娜拉，」說起來現在該有三十多歲了。形體上大約有一雙裹壞過的大脚，扁平又窄狹的胸膊。耳朶上留着永久長不還原的針眼，甚至還有一口還未洗白的黃牙齒。她們大約生在知書識理的地主紳士底家庭，腦筋裏也許裝進過些女誡，女四書甚麽的；中國古先聖賢底大道；雖然始終莫測高深，多少也該被硬裝進了一些，使她們很夠資格做一個賢淑的妻子乃至母親。

可是帝國主義底鐵蹄踏到中國，加速了中國舊制度底崩潰；由於封建地主的覺悟，改絃易轍地從事工商業，形成一種新的勢力，許多足以妨礙這新興勢力發展的舊東西，都被放在重新估價之列；中國人底生活就掀起了空前的浪潮，很快地到達了所謂「人的發現」或「自我覺醒」的時代。多謝她們底家庭社會地位，多謝那舊式的教育，本來是要被造成賢妻良母的她們，却也被養成了能夠感受三從四德以外的新東西的能力；

使他們敏銳地感到她們底母親以前的女性所不能感到的生活上的苦痛，並且不能忍受它，雖說母親以前的女性都忍受過來了。包辦的賣買式的婚姻，無知的凶暴的配偶，愚闇的殘酷的家庭的虐待或輕蔑，都在她們心上劃上了深深的創痕。她們覺悟了，她們走了，摔掉了自己底家庭，配偶，甚至兒女。

不過她們底走也不像劇本上那樣自由自在，從容慷慨。昏黑的天空底下，瞞住家庭，瞞住朋友，孤零零地提着簡單的行李去趕車搭船，向生疏的遙遠的外鄉走去；不知有多少機會可以被發見，阻止，弄回去受那禁閉，鞭笞，譏笑等等羞辱。走以前也許遲疑過，猶豫過；走以後也許後悔過；正走的時候，不用說，害怕，驚慌，提心吊膽，心情更是複雜。只要看看白薇自傳跟白薇在我與文學上的表白，我們不難想象一個私逃的人底情景。至於她們之所以採用私逃的手段，無非說明那時候舊勢力的强固，她們自己底力量薄弱，周圍又沒有能夠實際幫助她們的什麼；要跟家庭或配偶正面衝突起來，得到的不會是勝利反是更大的迫害。無法之中的辦法，只有這種消極地抵抗。誰知這消極的抵抗，倒發生了積

極的作用，她們底行爲竟從婚姻問題戀愛問題家庭問題擴大開來，掀起法律道德經濟職業等等問題的浪潮，完成了那一時代的任務呢？

這是脚踏實地毫不誇張的「娜拉。」不必是什麼英雄，自然完成了英雄的任務，不必有什麼理想，自然合乎歷史進展的法則。我們現在看來，她們底面貌像我們底姐姐妹妹一樣熟悉；她們底性格，心情，思想像我們底密友一樣容易了解；她們一點也不是戲劇上的人物，倒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

然而「娜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地主紳士底小姐底生活，已不像從前「娜拉」們所身受過的那樣苦痛。不但住在大學底「東宮」或摩登的家庭，暢談着婚姻戀愛等問題這已大有人在，法律並且爲她們增訂或修改了不少的條文，都是從前「娜拉」們所未夢見的。從前的「娜拉」如果有現在這種優越的生活，又沒有新的覺醒的話，也許會只穿穿最摩登的絨衣，看看張資平張恨水底小說來消磨這有用的青春的吧，所以，與其說我們底「娜拉」都回到家庭去了或現在的女學生沒有出息不能做「娜

拉，」不如說現在地主紳士底小姐們底生活中已經不能產生「娜拉，」縱有「娜拉，」已不能引起大的注意，不算這一時代的代表的女性了。

新時代的女性，會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態而出現。首先，就不一定是或簡直不是地主紳士底小姐；所感到的痛苦又不僅是自己個人底生活；採用的戰略，也不會是消極抵抗，更不會單人獨騎就跑上戰線。作爲羣集中的一員，邁着英勇的脚步，爲宛轉在現實生活底高壓之下的全體的女性跟男性而戰鬥的，是我們現在的女英雄。這些女英雄，也許現在還是些無名的人物；也還沒有到寫新的白薇自傳的時候；爲了表現這種英雄，我們需要新時代的易卜生。

爲我們底女英雄祝福！爲新時代的易卜生祝福！

女孩子的教訓

士仁

自己的大女孩，我們叫她作傻瓜的；但小女孩却比較的聰明，——她因爲我們叫她的姊姊作傻瓜，所以，她便自稱作細傻瓜。

其實，所謂聰明者，只是滑頭，能夠看爸爸媽媽的眼色；所謂傻瓜者，也只是脾氣强硬而已。

對於大女孩，我時常要打她，但打了之後，我却覺得是不應該打她的，我對於打，倒有些懷疑，但在有些時候，却好像不得不打。做父親，好像有做父親的樣子，在打的時候，我的確是想把父親的威信，在「打」的身上建立起來的樣子。

我的大女孩，喜歡吃東西，——其實，誰個小女孩，不喜歡吃東西呢！——沒有東西吃的時候，她也自己會偷。偷了之後，她有時也會說謊。偷，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斯巴達

的教育，便是要小孩子自己練習偷東西吃，而且以偷得不露形跡爲最上的行動的。說謊，是否應該責備呢？在現實的社會，誠實的人，反而是些蠢才。可是，我雖然曉得這些道理，但我却始終從鞭子裏敎出來的人，受了一些道德的薰陶，總覺得偷，說謊，是一件不大高明的事。因此，當我發現她在偷東西吃的時候，我總要打她。

打，自然要痛的。但是，當我用力的打她時，她總是用仇視的眼光釘着我，不肯討饒。我一面打，一面問她下次還偷不偷時，她也是咬緊牙關，死不開口。

當然，在我打她的時候，她是不能夠抵抗的。但是，她的無抵抗，她的仇視的眼光，她的咬緊牙關的忍痛，却也使我沒有辦法。

這種情形，在我這做爸爸的，爲了維持做爸爸的的威信起見，我是會冒起火來的。因此，我會更打得厲害。我大喝着，我要把她關到茅廁房裏去，不許吃飯；我要把她趕出馬路上，讓叫化子檢去。

一直到了這個樣子，或者眞的把她拖入茅廁房裏的時候，她才勉强的，接受了旁人

的勸告，說一聲「爸爸，下次不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做爸爸的，總算已經掙得了一個面子，自然是可以下場了。可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心中，也會浮起我們古聖人的牧民的格言，所謂寬猛兼用的說話來。因此，打了之後，我是要用花生米去哄她了。我的心裏想，我做爸爸的，應該要在女孩子的腦子裏面，留了一個慈善的印象。我應當使女孩子曉得，「爸爸的打我，是逼不得已的，爸爸的打我，實在是愛我的。」於是，我便做出一副慈善的樣子，把她抱起來，替她揩眼泪，勸他不要再哭，問她有沒有被打得很痛。一面，我又拿東西納入她的手裏。

可是，我雖然是這樣做，但小孩子的仇視的眼光，却仍舊沒有除去，並且，我在小孩子的眼光中，好像發現了她已經看穿了我的手段的神氣，這眞使我有些覺得沒有辦法。於是乎，我不能再用柴棒打她，我只好丟開了她，自己默然的想着，默然的讓另一個自己，用無形的柴棒，打着自己的心了。

「做馬戲的，據海京伯過去在上海的演說，是皮鞭與牛肉，我現在所用的，是柴棒與

花生米，學校所用的，是開除與文憑，吁！——」

我想起了許多，我吁然的嘆了一口氣。我要把自己的女孩子教起來做馬戲嗎？還是做一個奴才呢？我算是有柴棒與花生米在手，可以威赫，可以利誘嗎？還是逼不得已要如此這般呢？

所以，每當我打了這大傻瓜之後，我心裏總覺得有懷疑。究竟我的政策是否是對的，是否是成功的呢？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所謂聰明的小女孩，掉皮的在觀察大人們的眼色，買着大人們的好，揀機會弄幾顆花生米吃，反是有些討厭了。至於我自己呢，在有些時候，還想有一根脊椎骨來做人時，倒反是想向自己的女兒學習學習了。

香港脚

許欽文

因爲脚上的濕瘡加重，到了厦門，我只好請得醫師來診治。許多要好的同事，都很關心我的病。雖然寸步難行，我天天困在椅子牢中，談天却總不怕無對手；有時室內滿坐，覺得很是熱鬧。醫師來給我洗滌換藥，于是大家就都圍攏來看我的脚。紅紅的血液和白白的膿汁以外，因爲滿是搽擦過碘酒阿墨林的痕跡，兩隻脚根本像是煨年糕。覺得很是難看，但也不便阻止他們的觀賞。

醫師第二次給我診治的時候，就帶來一瓶綠瑩瑩，顏色好像是硫酸銅的藥水；說是外國人新發明的，叫做「香港脚」藥水。他說我的病是「香港脚」，這是對症的藥。他又解釋，許多外國人，到了香港以後，總就生起這種病來，所以叫做「香港脚。」于是大家都把我的病叫做「香港脚。」一見着我，總就這樣發問「你的『香港脚』

好了點麽?」

現在我已能夠下樓行走了，他們還是忘不了這個名稱；只是語氣稍微改變了點，是這樣的問了，「你的『香港脚』好了麽?」

這裏明明是廈門，距離香港，外海輪船的速力，還要連行兩晝夜才可以到達。而且，我的病也明明是從浙江帶過來的：眞的，我脚上的瘡是在浙江的地方生起來的，因爲多受了濕氣。我又不曾去過香港。但我是被這樣的稱作「香港脚」了。

其實，我這樣的遭遇，何嘗只是「香港脚」的一節。三年以前的五年半之間，我在杭州唱書改文；再以前，我在台州唱書改文，更以前，我也在紹興唱過書改過文。在唱書改文之暇，也無非寫些小說一類的文字。說得好聽些，我是從事教育事業的；說得誇張點，也可以說是教育家的了；罷；說得確實些，我是個教書匠；說得不好聽點，我是在教育界裏混混的。經過三偵四查的法院的判決書中，我的職業一項上，也明明的塡着「教員」這兩個字。

卽使丟開正業，從我的副業來說，也是所謂小說匠，小說者，或者「小說家。」

聘請我的總是「校長」我的對象叫做「學生。」我沒有帶過兵，固然不曾被尊稱過「旅長」「師長，」也沒有人叫我過「排長」「班長。」我也不曾揑着槍桿上過陣綫。總而言之，我不是軍人。可是我，剛被在「軍人」監獄裏關了十一個月只缺得六天；這是切身經歷了的事實。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而正名，談何容易！

人頭稅帖

黎烈文

實在說，在法國幾年的留學期間，我並沒有遇到多少現在必需抱着憎惡之念去回想的事情。這一半是因爲我有些癖氣和西洋人很相近——例如愛淸潔，守秩序等等，招致侮辱的機會較少；另一半則是因爲法國人都頗滑頭，骨子裏雖然瞧你不起，但外表總是笑嘻嘻的，不肯使人過分難堪。

然而有一樣東西却終於留給我很壞的印象，當時雖也受到我的訊咒，可是後來回想起來，更使我非常恨惡。這是什麽東西呢？是外國人必得隨身帶着的身份證明書（Carte d'identité）

凡是到過那邊的人都知道，下車伊始，第一要緊的事就是辦這張 Carte d'identité。辦這東西的手續是很麻煩的：要護照，要領事館的證明書，要房東的證明書，要照片，倘使

你是學生而又想省下八十佛郎的費用時（照章學生納費二十佛郎，其他的人則要一百）那麽還得附上一張學校的證明書。好容易把這張東西領到了手，那麽你還得時刻留意，出門時必需帶在袋裏，因爲不論什麽地方，警察有向你查閱的權利，拿不出時會要發生麻煩的。你搬一回家，便得把這張東西送到管轄舊居的警察署蓋章登記，又送到管轄新居的警察署蓋章登記。總而言之，這張東西成了你的靈魂，你沒有牠便不能生活。

因爲我歡喜走動，就是長居在一個城裏，也歡喜時常遷移寓所（目的是想多見識一點法國人的家庭生活，）所以我個人平日爲這張撈什子耗去的精力和時間，眞是無法數計。但單是這樣的小麻煩也還可以容忍？最討厭的是它每年要給你一次大麻煩——每年要掉換一次。

假使你是住在小城裏，遇着這每年一次的大麻煩，也還容易對付；但如果不幸你是住在巴黎及 Seine 省境的話，那可眞眞要命！我自己就吃了幾回大苦。

說來沒人肯信，我有一回爲着掉換身份證明書，曾經挨了兩天的餓，——兩天沒有

吃到午飯！我一早起身，匆匆地吃過點心便往警察廳跑去，總以爲不會要多化時間等候了，那知別人比你更早，警察廳的幾層樓梯上，院子裏，以至頭門外都擠滿了形形色色的老少男女，他們都是外國人，都同你一樣要在這個時期掉換他們的身份證明書。有什麼辦法呢？你祇好挨在他們的屁股後面等待着。三四個一排的隊伍進行得那麼慢，有時你站了半個鐘頭還沒移動一步，好容易進了頭門，進了內院，上了扶梯，一層，兩層，看看快要挨近辦事人的櫃台了，然而這時早已傍晚。辦事員散工的時間已到，他們是不會爲你延長一秒鐘的，你祇好帶着餓癟的肚子和酸痛的腿，疲倦得要死地轉回家來，預備明天更早地起來再去重演那同樣的一套！

你怨誰，巴黎和 Seine 省境的外國人有若干萬呢！有些工人受着扣除工錢的損失，從工廠裏告了假來辦這張撈什子，不也同你一樣廢然而返，預備明天再損失一天工錢捲土重來？有些年青的母親，連小孩子也得帶來驗明正身登記，左提右抱的，不比你更苦？你是學生，你在時間和精力的損失外，物質上的損失祇有二十佛郎；而那些工人和小販

却得繳出一百佛郎的血汗，這數目在他們是多麼鉅大！並且這事似乎對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一樣的，又不是單單給你中國人的一種侮辱，你有什麼好怨的？

是的，我當時也確乎是這樣想法，這東西雖是麻煩，討厭，然而這並不是什麼侮辱。在外國究竟不比在家裏自由，有些麻煩是不能免的。因爲這樣想着，我才有勇氣把我的 Carte d'identité 在巴黎警察廳一換再換。

可是當我後來經過西貢回國的時候，我却有機會對於這所謂身份證明書得着另一種認識。

事情是這樣的：

法國郵船照例要在西貢停泊四天。這四天實在不好受，尤其是三等艙的乘客，起重機聲夜在你的頭上隆隆響着，狹小的房間熱得要命，並且比印度洋的風浪還可怕的是西貢河裏的蚊子，你的皮膚給那樣蚊子叮一下便立刻紅腫起來，以後船抵上海時，也許還不會消退。一班窮學生沒有錢上岸開旅館，除掉晚上沒有辦法一定要留在艙內給蚊

子吮吸外，白天總是在岸上蹓跑，逃避船上的暴熱和起重機的喧騷。

西貢唯一可走的地方是植物園（Jardin botanique）。尤其是在歐洲住了幾時回來的人，一到那裏聞着荷花的香味，你便會立刻有着回到了故鄉似的親切之感。所以我們在船泊西貢的四天裏，每天都要到植物園去坐許久。

碼頭離開植物園頗有一段路。在熱帶的天空下，人是差不多走幾步路便想喝一杯水的。因此，我們有一天在快近植物園的馬路上遇着一個賣冰汽水的小商人時，都非常高興，一齊跑了近去。

這小商人是一個跛子。面孔很黃，很瘦，眼眶深深地凹陷着，衣服也很破舊，你一眼望去，便可瞧出他的生活的慘苦。然而他却並不貪利，他的冰淇淋賣得眞廉：兩個銅板一杯！雖也想到那樣的冰淇淋吃了或許會壞肚子，然而大家口渴着，仍舊要吃。

當我們一行人喧笑着吃着冰淇淋時，這小商人竟和我們攀談起來。原來這是一位廣東老鄉！雖然我們裏面沒有人能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普通話，但彼此勉强着，也還能

夠通意，他先向我們打聽了一些祖國的事情，問某處是不是還在打仗。某要人和他的一．羣皇親國戚是不是還在當權等等。他對於祖國的事情好像非常關切的樣子。隨後我們便也問他在國外生活如何，有沒有儲蓄。

他聽了我們的問話，立刻發出一串「慘！慘！慘！」的歎息，接着便告訴我們：他來西貢已經十多年，起始在米行做了幾年夥計，後來自己擺設水果攤。都沒有賺到錢。現在生意越發難做，連水果攤也支持不下，只好賣賣冰水換碗粥吃。我們裏面有人問他爲什麽不回國去，他便說原是因爲國內沒有日子過才跑來外國，現在國內情形既比以前更壞，回去祇有死路一條，所以無論如何也不敢回去；而況回去也不易，一家數口那裏來的路費呢？

隨後他又告訴我們：法國人對他們的壓迫是一年比一年厲害，行動什麽，都不自由，而且稅額很大，連像他這樣做小生意的人，一個月頂多掙到十多塊錢，給一家吃飯還不夠，每年也要繳納三十塊錢的人頭稅。

「人頭稅！」我們都覺得這名字又新鮮又難聽。

「是啦！人頭稅。慘！慘！慘！眞慘！一年要三十塊錢！」他這麼說着，同時便從圍肚裏掏出一張用紙頭珍重包藏着的字據給我們看，他說那是行動不能離身的人頭稅帖，那東西是遺失不得的，遺失了便要坐牢。

我們把所謂人頭稅帖接過來一看，這是一枚紙張粗糙印刷惡劣的官樣文章，那上面有着小商人的五個指頭的螺蚊的墨印。說是稅帖，但這辦法却明明是把納稅者不當作人看待的。每年繳納了三十塊安南錢（合成佛郎是整整三百）的重稅，還要打上這樣可恥的指印，眞也算得「慘！慘！慘！」那稅帖上雖也用得有幾個似通非通的中國字，但大部分是用的法文，而最使我們觸目驚心的是那上面也印得有 Carte d'identité 幾個大字。

原來人頭稅帖就是 Carte d'identité！

原來 Carte d'identité 就是人頭稅帖！

這樣看來，我們在法國繳了幾年人頭稅還不自知呢！不同的衹是我們的稅帖印得

比較客氣一點，我們沒有在那上面印過指紋，並且稅額也較輕。

於是我記起在巴黎警察廳整天餓着肚皮排隊去繳人頭稅的外國人，都是一些衣裳襤褸的工人和商販，他們的言語都非常難懂，好像都是文化落後的小國人民。我不單沒有在那裏看到一個服飾高雅的英美紳士，連日本人都從來沒有遇着過。我想他們也許不要人頭稅，也許另有辦法，總之，是決不致於像我們一樣苦惱，一樣委屈的。

因此我一回憶到我在法國的 Carte d'identité，便隱約聽到在西貢遇着的那位廣東同胞的「慘！慘！慘！」的叫聲，我的憎惡之情是比受着它的麻煩的當時還要昂奮萬倍。

一代

小默

說不定過了一些年頭之後，我也會學着「九斤老太太」的口吻，嘆「一代不如一代，」但是至少在現在——剛活過了三十年之後，我祗覺得這一代——賽似百代千代的一代，——的意義是太嚴重了。

歷史的車輪輾處，我們的生命都印着壓着牠的深深的轍痕。自己的「滄海桑田」也許不大了了，或者不想了了，但是，在我的親朋間，我常感到有一種變遷，彷彿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寫的 Rip Van Winkle 重回到故鄉後所經歷的那樣。

辛亥革命那年，我在鄉間剛初上書塾，記得在「反正」的前幾天，人們已喧傳着「掃帚星」出現，大亂將要臨頭，有一晚夜半我給家人把我從夢中喚醒，跑到俯臨着池塘的窗畔，看見一顆光芒而帶有尾巴的大星在天的一角閃爍着，幼稚的心中只得到一種

模糊的驚異的感覺。過了兩天，三更的時分，我們的社廟起火了，家人們忙着檢點衣服細軟，曾歷過洪楊之亂的祖母竟穿上三四條的綢的褲子，準備逃難。據說火是本地流氓地痞放的，火不久就被撲滅，但「反正」的消息已證實了，而我的生命也便開始印上了動亂變遷的痕跡。那時候，我的家庭和我們的親友還是頗恬靜地過着日子，我的父親和好些比我老一輩的親友都不算是頑固的人，他們欣然接受了那回的變革，在他們當中還有一兩個自東洋回來的志士和女教員，他們教給我柔軟體操和東洋歌，我也似乎受了新的年代的洗禮了。

「反正」後不久，我們全家搬到省城去，我們家庭的和平開始破壞了，我也漸漸與現實的變遷接觸，這十年來我更是四方漂泊，故鄉和親朋，甚至這幾年內認識的朋友都疏遠了，但是，他們的消息有時還傳到我的耳邊，而種種消息也都只是證明了我們的歷史的命運——以不同的姿態而終於沒落的命運。

在這短短的三十年內，故鄉中親戚都已七零八落了，他們的家業由小康而破落，從

前家庭間的紐帶寸斷了，他們的父子，婆媳或兄弟間的互相仇視互相攻訐，使我童年所得的那種雍睦和平的印象都已粉碎。比我老一輩的人差不多全都過着愁慘的暮年，債務和疾病重壓着他們，他們逼須把他們最後的財產都變賣了去。他們中有些竟過着乞丐似的生活，或要在老人院裏結束他的餘年。

跟我同一輩的親朋們的運命是紛異一點，但大多數還是向着沒落的道上走，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些是精神上破產了，一些連精神和物質都墮落了。比方拿鄉中的同學來說吧，他們有一部分人是過着鄉下紳士的生活，拿雅片和小老婆來做慢性自殺的工具，生活的擔子使有一部份從前進步的人們也落伍了，他們不是拿錢來賭博，而是拿他們的生命來做賭注。他們不到老年已讓神鬼仙佛構成他們的生命的一部分，附着他們說話，因爲他們的雪崩似的前途已不是他們自己的能力所能挽救的了。「有一天過一天」那種生活的觀念的吐露，使我不敢相信說這些話的人就是從前的理想主義者。在前幾年，我的朋友中當然也有一些狂信者，他們當時相信歷史的眞理，相信自己，那一種天

不怕地不怕的勇氣，使你只有佩服，現在這些朋友中有一部份已是飛黃騰達，然而所能誇示於你的也只是飛黃騰達而已。有些算是我的學生而實是同輩的青年，隔別了三數年以後，偶然相見或者通訊，會使你深深感到現實的洪爐的力量，在那裏熔煉了幾年，他們向生活低頭了，理想和政治已不再在他們的心胸上占一席地，走上頹廢悲觀的路上，已算是有勇氣來作自己的報復了。前不多時我寫信給一個四五年不見的舊學生——一個嘗過牢獄滋味的青年，問他作甚麼打算。他的回信却有以下的話：

「您問我打算如何，我實在難以答出，因為我也不知道究竟如何打算，只是每天推宕，每天將就，便將許多時日混過了。當任何人問我如何打算時，我只能答之以「混吧。」但是我既無嗜好，也無希望，遇見任何事都滿意，那天只睡足了，那天便歡喜一天，……現在我除了對文學更有趣味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趣味了，……對於別的我對自己也無自信力，只好怨恨自己；我家的財產大概夠我喝粥的，我既不想闊，也不想負家庭生活壓迫之累，我是眞正想做個『自由人』而淡泊終身。……」

這幾行的信裏已充滿着矛盾，充滿着生的疲倦，然正從他的矛盾更見得他的過早的生的疲倦。

給時代的熱病灼傷者的囈語，當然有種種不同的聲調，但却同樣告訴你，他們是弱者。

對於過去的一班親戚朋友的憶念常浮上我的心頭，這自然帶有感慨的意味，然而在感慨之外，我還從這種回憶更認識了歷史的偉大和人的渺小——但是這裏所說的偉大的歷史是人造的歷史，渺小的人只是個人。



君「之」子

曹聚仁

滬上有一妄人江亢虎，他曾經做過宣統復辟的勸進功臣，曾經在那些高鼻樑綠眼睛的人羣裏瞎嚼過臭國粹，曾經掛羊頭賣狗肉宣傳什麼社會黨的鬼政策；恬不知恥公然皋皮講學登報招生，還以什麼胡適叔岳的資格來反對白話提倡文言，前幾天，他在某處講演，把「君子」解釋爲「君之子，」沾沾自喜以爲獨得新義；我不知他在美國怎樣丟我們中華民國的臉呢！儒林外史裏有一位做四書講章的金東崖，他把羊棗解作羊腎，並且引俗話「只顧羊卵子，不顧羊性命，」來證明曾子所以不吃。江亢虎就有他那麼大的混蛋！

本來在那裏提倡讀經的人，根本就不懂五經的意義；不獨不知道今古文之分，漢宋學之分，連朱子的集註，都還摸不着頭腦。江亢虎敢於胡說八道，就是這個緣故。

「君子」的解釋，無論怎樣曲解，也不會歪到「君之子」上去，那本不待言的。就孔子平日所講的「君子」來看，和世俗所謂「君子小人」也相去十萬八千里，未免太隔膜了。孔丘並未如愚妄的人所想，要想帶聖人的高帽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只是君子，他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斯可矣。」因爲全知全能的人物，那是神話中的偶像，存在於虛無縹渺的境界中；孔子知道在這現實世界決不會有的；孔子所能做到所想做到，就是點點滴滴修養到圓滿人格的君子。孔子說：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衛靈公）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爲政）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這是他所定的君子的標準。而孔丘的爲人，則是：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孟子公孫丑）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可見孔子的思想和行爲是相一致的，正惟人格圓滿，方足稱爲君子的！

老實說罷，凡是兩重三重人格的人，都是儒家的罪人，不配尊孔，不配讀經；至若江亢虎那樣妄人，居然講學，眞是中國學術界的奇羞大恥！

牛乳

東方

十二三年以前，我曾在「北京」李閣老胡同的牛棚裏看過擠牛乳的事情。印象很深：擠牛乳的人實行動手勸取以前，先使小牛到乳頭上面去吮一下子，小牛一到母牛的身旁，連忙銜上乳頭去吮，當初好像沒有乳汁出來，小牛暫且吐出乳頭，用腦袋在母牛的身上撞幾下，再銜上乳頭去吮。

可是，小牛剛吮得津津有味，擠牛乳的人，當卽去牽開了，不管小牛的貪戀；隨手絆在一根柱子上，使得不能夠跑近母牛去。於是用手去勸母牛的乳頭，乳汁就陣陣地出來，澆到白鐵桶裏，嘎嘎的響。母牛微合着眼睛，以爲正在餵小牛的樣子。小牛睜大着眼注視擠牛乳的人，我看得很覺殘忍。

前年旅居成都，在街上，常常看到牽過一頭母牛，後面跟着頭小牛，說是有些人怕牛

乳不新鮮，或者羼上水，所以要牽得母牛到門口來當面擠。小牛的嘴巴上套着個篾絲圈，在擠乳汁以前，把篾絲圈去掉，使小牛先去吮一下乳頭，等到乳陣來了，把小牛拉開，再套上篾絲圈。雖然不到柱子裏去絆住，張不開嘴巴，也就不能夠去銜乳頭。

有一次，看到母牛的後面沒有跟着小牛，却有一張小牛皮，頭尾和脚都齊備，壓得扁扁的，由一個小孩子挾着一道走。我有點覺得奇怪，就跟了上去。

在一家的門口停下了，裏面的人拏出來了杯子以後，挾着小牛皮的孩子就走到母牛的頭旁，使得拖在牛皮上的小小的尾巴，顯現在母牛的眼前，母牛也就徵合起眼來，乳汁陣陣的勒出，杯子裏接連嗄嗄的響。

看了這情形，我才明白，母牛的出乳，並非只是吮或者勒的關係就行，是更需要心理作用的。

今天偶然到龍王宮街去走走，又看到了相像的情形。不過小牛的皮是捲着的，掛在母牛的角上。這裏慣喫小牛肉，很嫩，容易燒熟，許多人都喜歡喫，大概這隻小牛的肉，也是

被人喫掉的了。可是仍然要母牛出乳，所以把皮掛在角上。

乳汁是一種精液；如果不流出，可以變成功血，也可以做成功肉。母體犧牲這種精液，原爲養育子女。母子之愛成於天性，爲着子女，什麽都肯犧牲。牛有悟性，要見着了小牛的形態，才肯放出乳汁來。可是人更聰明，會得假騙；只有悟性，缺乏理性的牛，是上當的了。可見人，終究是「萬物之靈！」

品茶

圭𤇺

空閒着的時候，冲一杯濃濃的帶點苦味的龍井，擎起杯子，望着沈澱的一片片茶芽，在綠水裏浸泳着，送到口邊，從容的吹散了水面的水泡，輕輕地呷吮一口，這時候，舌尖上會感到清涼，舌根便由淡淡的滲出些苦味的津液。但是，不准骨都骨都的喝，那樣喝的叫牛飲，那是不合茶經的。

據說，品茗可以從苦味中沈靜頭腦，發展思路，而文人雅士，也差不多都以品茶來表現他們的文和雅。

可是現在，據說時代進步了，於是，在穿西裝之流的摩登人物，便把喝茶改做了喝咖啡，他們的文章裏真像有了多多的糖和帶點了洋味，大教授著作的時候，時常會在稿子上弄上幾點褐色的咖啡斑點。我想，大概是咖啡要比龍井更來得文和雅吧！

但是，在我們的文雅國度裏，還有一種社會，那裏邊的人多半是穿着粗布衣服的。

在那兒：每當早上同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常常走過那狹小齷齪和熱鬧的街上，在每家的茶店裏，這時在每家的茶店裏，都攢湧着一團團的人頭，頭在煙霧裏幌動着，黝黑的面孔上流露着閒適的微笑。每張油溼浸透的桌子旁，都坐上七八個，圍對着桌上幾隻空膛的殘屑的藍花磁盤，每人面前擺着一隻滿盛着黃褐混沌的茶的碗，沒有水泡，有根把粗茶桿浮在茶上，也沒有怎樣的熱氣，或許我就看不出來。兩個伙計雄糾糾的站在爐旁，扶着一個大蒸籠，隔一刻，籠蓋開啦，在一陣冲起的蒸氣下，便顯出一顆顆蠟黃色的包子饅頭，於是，裝磁盤的聲音，吶喊的聲音，再夾着嗡嗡的聲音，一陣哄動，桌子上再擺上兩盤熱氣騰騰的食品，於是桌邊的人動了動，一齊推開了茶碗，舉出毛竹筷，看準包子饅頭射來射去。一會兒便有一把滿塗着煤灰的鐵壺給一隻隻茶碗冲滿了開水。

慢慢的，銅子兒擺在桌子上，各人都拿着扁擔，布袋，籃子，出了茶店，清潔的人用衣襟揩揩嘴巴，悠悠的散了。

這樣：沒有吃飯來的叫做「吃早茶，」吃了午飯來的叫做「吃下午。」

像這種茶店，我也曾進去過一次。當我出來之後，我便發生了一個疑問：

「爲什麼在那裏面的品茶，品茶品不出什麼文和雅呢？」

一個朋友告訴我道：

「呆子，茶葉在那裏面，兩個銅子兒就買一大包呢！」

「說書」

聖陶

因爲我是蘇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談談蘇州的「說書。」我從七八歲的時候起，私塾裏放了學，常常跟着父親去「聽書。」到十三歲進了學校才間斷，這幾年間聽的「書」眞不少。「小書」像珍珠塔，描金鳳，三笑，文武香球，「大書」像三國志，金臺傳，水滸，英烈，都不止聽了一遍，最多的到三遍四遍。但是現在差不多忘記乾凈了，不要說「書」裏的情節，就是幾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說不齊全了。

「小書」說的是才子佳人，「大書」說的是江湖好漢跟歷史故事，這是大概的區別。「小書」在表白裏夾着唱詞，唱的時候說書人彈着三弦；如果是兩個人，另有一個人就彈琵琶或者打銅絲琴。「大書」沒有唱詞，完全是表白。說「大書」的那把黑紙扇比較說「小書」的更爲有用，幾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李逵手裏的板斧，趙子龍手

裏的長槍，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諸葛亮不離手的鵝毛扇，都是那把黑紙扇。

說「小書」的唱唱詞據說依「中州韻」的，實際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ㄣㄥ不分，「眞」「庚」同韻。唱的調子有兩派，一派叫做「馬調」，一派叫做「俞調」。「馬調」質樸；「俞調」宛轉。「馬調」容易聽清楚；「俞調」抑揚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變了，就聽不明白。「俞調」又比較是女性的，說書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強逼緊了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來，眞叫人坐立不安，混身肉麻。

「小書」要說得細膩。珍珠塔裏的陳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贈給方卿，不便明言，只說是乾點心。她從閨房裏取了珍珠塔走到樓梯邊，心思不定，下了幾級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來，這樣上下有好多回；後來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裏了，再三叮囑，叫他在路上要當心這乾點心：這些情節在名手都有好幾天可以說。於是聽衆異常興奮，互相提示說「看今天陳小姐下不下樓梯，」或者說，「看今天叮囑完了沒有。」

「大書」比較「小書」尤其着重表演。說書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張半桌，偶然

站起來，也不很容易迴旋，可是同戲子上了戲臺一樣，交戰，打擂臺，都要把雙方的姿勢做給人家看。據內行家的意見，這些動作要做得沈着老到，一絲不亂，才是眞工夫。說到這等情節自然很吃力，所以這等情節也就是「大書」的關子。譬如聽水滸，到十天半個月就傳說「明天該是景陽岡打虎了，」但是過了十天半個月，還只說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岡子去。

說「大書」的又有一聲「咆頭，」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長的喊叫，舌頭打着滾，聲音從宏大轉到尖銳，又從尖銳轉到奔放，有本領的喊起來，大概佔到一兩分鐘的時間；算是勇夫發威時候的吼聲。張飛喝斷灞陵橋就是這麼一聲「咆頭。」聽衆聽到了「咆頭，」散出書場去還覺得津津有味。

無論「小書」和「大書，」說起來都有「表」跟「白」的分別。「表」是用說書人的口氣敍述；「白」是說書人代書中人說話。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說書人自己的聲口，而「白」的部分必須起角色，生，旦，淨，丑，男女老少，各如書中人的身分。起角色的時

候，大概貼旦，丑角之類，仍舊用蘇白，正角色就得說「中州韻」，那就是「蘇州人說官話」了。

說書並不專說書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節的地方加入許多「穿插，」「穿插」的來源無非笑林廣記之類，能夠自出心裁編排一兩個「穿插」的自然是能手了。關於性的笑話最受聽衆歡迎，所以這類的「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聽到。最後的警句說了出來之後，滿堂聽衆個個哈哈大笑，一時闔不攏嘴來。

書場設在茶館裏。除了蘇州城裏，各鄉鎮的茶館也有書場。也不止蘇州一地，大概整個吳方言區全是這種說書人的說敎地。這直到如今還是如此。聽衆是所謂士紳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農人。從前女人不上茶館聽書，現在可不同了。他們在書場裏欣賞說書人的藝術，同時得到種種的人生經驗：公子小姐的戀愛方式，何用式的陰謀詭詐，君師主義的等社會觀，因果報應的倫理觀，江湖好漢的大塊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間，無法抵抗……也說不盡這許多，總之，那些人生經驗是非現代的。

現在，書場又設到無線電播音室裏去了。聽衆不用上茶館，只要旋轉那「開關，」就可以聽到叮叮咚咚的弦索聲或者海瑞華太師等人的一聲長嗽。非現代的人生經驗却利用了現代的利器來傳播，這眞是時代的諷刺。

北平的說書

聞國新

讀到葉聖陶先生的說書那一剎那間自己好像又退回了二十年的時光，彷彿是緊緊地依傍在父親的肩頭，迎着冬夜裏虎虎的狂風，向門口掛着洋燈，玻璃上寫着紅色的「燈下開書」四個字的書館走去的情景。

那時候的北平的確沒有現在這麽繁華；全城沒有一條中國人自製的洋灰馬路，汽車的總數不足一百輛。最厲害是夜間的黑暗世界。只有牆壁上每隔數十步懸挂着一個的四角玻璃燈，火燄搖搖不定，這裏那裏顫動着忽長忽短的行人的影子。從這樣的環境走進那明燈亮燭的書館中，撲面是溫暖的空氣，比較起來眞是雪地冰天之間的一所避寒的勝地呢。

我還記得我們常去聽書的那家書館，字號是四路居。

我曾經聽過許多種的「大書」和「小書」，但以聊齋一種給我的印象最深。說書人的姿態，快要到「賣關子」時候那種劍拔弩張的緊張神氣，這些都永久存留在我的腦膜上。連有些故事的內容如「田七郎」「雲羅公主」等等，如今大略還都想得起來。

說書的規矩是無論大書小書，都說三個月，按舊曆算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有的書館是白天晚晌兩場，說書的人不同，所說的書也不一樣，目的當然為的是多吸收一點聽衆。白天的我始終沒有正式聽過，至於路過那裏偶爾一駐足却是常有的事。晚上的都是從下午七點鐘開始十點鐘截止，但若遇見一個有名的說書人，或是所說的是書中最精彩最熱鬧的一段時，你還得早去。否則便沒有你的座位，癮大的只能站在玻璃窗外遙遙領略而已。

書場中代賣淸茶，也和聽京戲一樣，是一邊品着旗鎗的滋味，一邊品着說書的滋味的。據說，最初原是以吃茶為主，聽書為副。但現在沒附設書場的茶館，生意是頗稱蕭條的了。

說書人所佔的位置大半是在牆壁的前面，長桌頭裏勻出一塊見方丈把的地方，只一隻小桌，桌上有給說書人預備潤嗓音的茗碗，和一塊長方形木檄，彷彿是從前衙門裏審問官司的「驚堂木」一樣。這是「賣關子」時不可缺少的工具。還有一隻小凳，是給說書人說到一個節目時休息用的。

所謂「賣關子」便是一回書說到驚險處，引起聽衆急於想知道下文是怎麽回事的心理，却忽然頓住了不說的意思。譬如兒女英雄傳，敍十三妹彈打惡僧，說到「三兒將刀只一劃，便聽哎喲一聲，紅光迸現，鮮血直流……，」完了，「驚堂木」一響，說書人臉上帶着昂然這表情坐下來喝茶了。究竟安公子死了不曾？這逼迫你非聽下去不可。

在這時候，茶館中另外有一個專管斂錢的夥計提着小籐笸籮沿着聽衆的行列進行，他把小笸籮遞到你的面前，這必須要投進幾個銅板去才行。這種錢名爲「書錢，」一晚上照賣關子回數的多寡，約可斂上十幾次。至於茶錢，有限得很；臨走時擱在桌上就可以了。

說到說書人本身，他們也自有一個團體，團結得非常堅固，外來人是很難插入的。他們也講「輩數，」而且一個師傳有一個傳授。照目下的情形可分爲兩派。一派以「文」字排行最老，海文泉便是這一派的首領。他的拿手是永慶昇平，手眼身法步，無一不佳。看他講到二馬爭功的時節，打脚踢中，字字清脆，似乎眞有柳麻子說水滸到武松打店，覺堂中酒甕都振振有聲的樣子。一派以「傑」字最佔勢力，出王傑魁李傑恩都是此中佼佼者。另外還有一個獨樹一幟的品正三，以說唐說得最好。據說他對於這種本領完全是自纂出來的。他在清季還是個正三品的頭銜。民國成立，混得沒落子了，纔隱去了眞名實姓的。

在中國過去第一流的小說除了紅樓夢和金瓶梅兩書之外，其餘都被裝入這一班說書人的嘴裏，有枝添葉，更生龍活虎地傳佈到一般下層社會的民衆裏去，使他們得到不少人生的經驗。他們的勢力遠在許多處公家設立的民衆講演所之上！

梆子和落子

陳靈谷

住在北平稍爲留心民間文藝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謂「梆子」和「落子」的曲調。這類調子和「京調」不同，紳士們不大歡迎牠；可是牠却是平民們所樂意聽的。因此，北平城中稍爲有點聲名的戲園子裏面，雖則不會演唱這一類的曲調，而在平民們每日集中的天橋，却隨處都可以聽到這類調子。

我在北平七個多月，因想搜集一點民間文藝的材料，曾邀北平當地的友人到天橋去玩了二三十次左右。每次到天橋去，除了聽聽大鼓詞，說書，及看看打劍摔跤之外，總要到半露天或不露天的下級戲園子去聽聽「落子」和「梆子」的戲。

唱「梆子」和「落子」的戲又叫「評戲」，牠的組織比京戲班簡單，戲的內容也沒有京戲那樣繁重，因而演員也就無須京戲班那樣多。每個戲園子裏只有一兩個主角，

配角是不很注意的。主角到這個戲園子裏唱演完後，便又跑到第二個戲園子裏去唱演。因此，我們常常看到許多戲園子外面的紅紙廣告，寫着同一的伶人的名字，戲目自然不同。這類戲每齣至多三場，僅只一二場的比較多；譬如秦雪梅吊孝丁香割肉杏花村等，都是一二場的短劇。音樂也極簡單，一枝聲音尖厲的二弦，一個木魚似的拍子，這拍子的聲音，也是十分響亮的。鑼鼓則和京劇一樣。牠之所以這麼簡單，也許就爲了價格提不起來的緣故。每個人去看這類的評戲，祇要花上一角或兩角大洋，就可以看整個下午。

「梆子」和「落子」的戲，題材的選擇也是和京戲不同。例如秦雪梅吊孝，秦世美休妻，丁香割肉，杏花村，祝英台五元哭坟等，都是一些民間短篇的傳說，不曾見牠演過京戲中的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一類的題材。這正像今古奇觀聊齋誌異和三國水滸等的不同；一種是繁重的體裁，一種是簡易精短的體裁。然而這不過體裁繁簡的分別，至於意識是同樣地逃不出舊倫理，迷信，以及近乎淫蕩的兩性關係的圈套。

調子上「梆子」和「落子」沒有很大的區分。一般說來，都是悽切，激厲。這一點，也

和那柔婉平穩，深沉的「京調」不同。尤其「梆子」唱時更須用力。這調子的悽厲激切，奏和着尖厲響亮的二弦和拍子，尤能令人奮發感動。即使聽不懂調中的字句，也會領略到調中悽切的情味。拍子和二弦應和唱調的時候，常在前半段遲緩而輕奏，後半段，尤其結末一兩句，緊促而迅疾，音浪也常提到極高的地步。所以我覺得「梆子」「落子」這類曲調，只適宜陳訴痛切悲楚的事，却不適宜于敘事和調情的唱奏。「京調」之所以那麼平穩，柔婉，深沉，「梆子」「落子」之所以這樣悽切，激厲，也許便是生活冷靜閒適和生活熱烈忙迫的反映吧？

「評戲班」中的說白與「梆子」「落子」調中的字音，都帶有很深的鄉腔。據說，「梆子」和「落子」這類曲調，原是由鄉間傳進城市裏來的。現在每天在天橋的各個戲園子裏看戲的，差不多有一大半是由鄉間進城來的農民。他們不惜用每日辛苦得來的錢，犧牲一點到這戲園子裏去，這也夠可看出農民們對「梆子」「落子」的喜愛了。

我在天橋走動了那樣多次，看了十幾次的評戲，除對這種戲劇的內容不能贊同外，

對于那些年輕而帶着鄉村氣的女伶，着實起了很大的驚奇。唱「梆子」最好的莫如那位十四五歲的陳美玉，她的聲浪那般清脆，字音那般明晰，做工却又那樣的熟練。一齣秦雪梅吊孝的戲給她唱來，眞是聲色俱美。我想，她假如唱了「京調」，得紳士們去玩賞的話，她定可媲美晼華，名傳中外了吧？然而她以她的天才，獻給了「梆子」「落子」——就是說，獻給了天橋窮苦的民衆們，這在陳美玉，不免吃虧不少。但是在無錢看京劇的窮鬼們，却也該自誇眼福不淺了罷。

談花鼓戲

陳子展

一　發端

「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

這是不是出在觀音經，我已經記不大清楚。我並不妄想詛咒人，人家詛咒來了，我也想還他一點詛咒。可是我只能用我個人的小力量試一試，不會虔誦觀音經，妄想借着觀音菩薩的大力報復那些詛咒我的人。

為了大衆語問題的提出，我也混在「南方學者」（暫且杜撰一個「南方學者」的名詞，因為先有「北方學者」存在也。記得社會月報載有北方學者對於大衆語問題的意見一文）的後面受到所謂「北方學者」的一點詛咒了，附驥尾而名益彰，捱僾罵

而名益顯，眞是不勝榮幸之至！

作爲「北方學者」的原是我們湖南人的黎錦熙先生，詛咒大衆語總算夠了。自然，詛咒大衆語由你詛咒，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那和我不相干。何況自從大衆語運動起來，多少要損失一點所謂國語學者在學術界的權威。黎先生那種單槍匹馬，奮勇爭先的抵抗精神，我倒蠻佩服，無奈你抵抗不得，只好詛咒了，詛咒儘管你詛咒，應時而起的大衆語運動不會被你詛咒而死的。好了，黎先生也不得不承認有大衆語工具了，不得不承認有大衆語文學了，既說到三千年大衆語文學小史，又說到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他的這些議論對不對，當然會有人批判，並不因爲他既承認了大衆語及其文學存在，就放鬆了他不合理的部分。）可是黎先生在面子上還不肯服輸，對於「討論並提倡大衆語文學的人」一律加以輕衊，好像要這樣纔於自居學者的精神上得到些舒服，這種精神上的自衞作用，我雖不是心理學專家，也稍微懂得一點的。你看他，從他的大衆語眞詮一文起，一直說到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一文止，無處不流露他那種輕衊他人

的語氣，他似乎不知道這於學者的態度不是十分相宜的，不無令人惋惜之處。暫且先拿他的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一文（見人間世第十四期）來說罷。打頭一句就是：

中國現在的大衆語文學，可算豐富極了，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大約是此刻討論並提倡大衆語文學的人未必想得到的。

你看他抹煞一切，何等氣燄！好，只有你黎先生想得到，就請你說罷。但是不幸得很，黎先生在這篇文章裏並沒有說出他人意想不到的東西。他雖然搬出歌謠週刊中國俗曲總目稿三巨冊定縣秧歌選二巨冊三四種東西，但這都是由「學術機關」不知道總共費了若干本錢，纔得到的一額額成績，原來不過如此，黎先生「未必想得到！」再如黎先生拿作他這篇文章主要資料的是北平俗曲序目，可是北平俗曲略似乎也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費過一點本錢，而且這部書並不是孤本祕籍，黎先生何以見得人家「未必想得到？」至於他搬出「私人之搜採和編錄」如顧氏吳歌甲集，鍾氏重編粵風兩

書，還是容易看得到的東西，也不好挖苦人家「未必想得到。」把尋常的東西看做寶貝，把依靠公家的財力纔做到的一點點學術成績看做某一個人或者是某一派了不起的工夫，信口誇張，自鳴得意，在我這樣「額外愚蠢」的人眞是「未必想得到」了！

不過，黎先生也有他的獨得之祕，就是花鼓戲。他在這篇文章裏有一段夾註說：

關於俗曲我還可報告一回經驗，北方的嘣嘣戲我欠研究；我們家鄉湘潭南境十都咬柴一帶的花鼓戲，那眞可算是 Massrecitation（大衆表演）了，搭草台在山谷間，農夫土工們自由扮演，其樂曲之引人入勝，大非陽春白雪所能及。約當三十年前，我和舍弟錦暉均在髫齡，常祕召小生羅十二瞎來家吃茶，盡傳其歌詞樂譜……他們絕對只能口授，由我們筆之於書譜之於管絃。不久，我出門，不研究了，而吾家錦暉後來却以編排歌舞爲業。我們現在還能彀判別的，他那流行最廣的幾種兒童歌劇，如葡萄仙子就包含着獃子吃醋和捲珠簾，月明之夜就包含着銅錢歌和老十杯酒，三蝴蝶便包含着出台子和採茶歌，麻雀與小孩是他的最早作品，就包含着一支最村俗的打鐵歌，而外

間欣賞的人却有以爲是從德國歌曲裏出來的。

失敬得很！我們讀了黎老先生這段文章，纔知道他原是花鼓戲的學者，三十年前就作過專門的研究。可是又不幸得很！黎先生在這篇三千字長的文章裏，不惜把三分之二的篇幅給別人的北平俗曲略序目佔去，說到自己獨得之祕的花鼓戲，却不肯放在正文。只給牠一兩百字的夾註。到底是想先賣關子然後將把戲拿出來呢？還是不肯把獨得之祕輕易示人呢？這又叫人家「未必想得到」了！

我不曾得過花鼓名師的「口授」自己「筆之於書，譜之於管絃，」「盡傳其歌詞樂譜，」作過「研究」的工夫，我只是一個花鼓戲本子的偶然搜集者，也曾經在「髫齡」的時候偶然歡喜看看花鼓戲。現在因爲黎先生說到花鼓戲，就我把我從前所作關於花鼓戲的廢稿理出一點，隨便談談，但是我不敢妄說我談到的花鼓「……豐富極了，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大約是此刻……的人未必想得到的。」我只想由我的隨便胡說叫人家忍不住，搬出他的專門研究，不朽之作。我一下筆就有這個念頭。

二　說到花鼓戲

何謂花鼓戲？花鼓戲的起源怎樣？

關於這兩個問題，去年我曾幾次用何如的筆名，古文的調子，在申報自由談發表過的一點意見，這裏不重說了。聽說今年申報月刊（或許還是東方雜誌）載有一篇關於花鼓戲的考證文章很詳贍，容許我掉一句文，算我「拋甎引玉」了。

這裏只摘出我在六七年前所作關於花鼓戲一篇長到三萬字的論文一部分。

花鼓戲是流行於各地農村而由農民自己創造自己享樂的一種戲曲。這種戲曲的最大部分自然是屬於所謂花鼓淫戲，而演唱這種戲曲的叫做花鼓班子，因此，其他不屬於所謂淫戲的一部分也就通通被稱爲花鼓了。這種戲曲既不能供奉宮廷衙署討賞賜，又不能巡行各地城市討歡喜，就是在農村出演，不是通過有錢有勢的人，也要給自命正人君子的送官懲辦。這種戲曲眞可以說是一種野生的藝術了。

花鼓戲究竟是怎樣起源的呢？

因爲從來沒有學者注意到這個問題，絕少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獻，我們就很不容易找出牠發展的歷史，對於牠作充分的研究。我們只看到歐陽予倩有過一個這樣的意見。他說：

從前宋朝就有所謂迓腔戲，曲牌中也有所謂村裏迓鼓，花鼓戲大約就是迓腔戲之遺也未可知。我聽見迓腔這個名字就不免聯想到迓鼓上去，但沒有事實和記載的證明，不敢斷定。可惜我實在沒有餘暇去作這番考據的功夫，只好俟諸異日。（漢口的戲劇）

歐陽先生說是宋朝就有所謂迓腔戲，關於這個我却不知道。或者他一時記錯了，原來是訝鼓戲罷。據續墨客揮犀卷七說：

王子醇初平熙河，邊陲寧靜，講武之暇，因教軍士爲訝鼓戲，數年間，遂盛行於世。其舉動舞裝之狀，與優人之詞，皆子醇初製也。或云子醇初與西人對陣，兵未交，子醇命軍士百餘人，裝爲訝鼓隊，繞出軍前，虜見皆愕眙，進兵奮擊，大破之。

又朱子語錄卷一百三十九說：

如舞訝鼓，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

我們可以想見宋朝訝鼓戲的起來，和牠的流行了。究竟現在的花鼓戲是不是由訝鼓戲蛻化而來？單憑這點證據，似乎還不好十分確定。我還以為宋朝的打夜胡，也極像現在的花鼓，像那遊行鄉村，乃至城市，唱演討錢的地花鼓。東京夢華錄卷十說：

十二月，即有貧者三數人為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

又雲麓漫鈔裏也有「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胡」的記載。這不很像地花鼓麼？

總之，縱令我們不能明明白白考出花鼓戲是起源於宋朝，可是我們已經知道宋朝是各種戲劇逐漸發展快到成熟的時代。因為從殷周時代就有歌舞的巫戲，詼諧的優，秦漢時代又有了角觝百戲，或角力競技，或化裝假面，或敷衍故事。魏時百戲，有男優扮飾女人的。晉朝石勒使俳優戲扮參軍，恥笑貪贓的館陶令周延，成為後來的參軍戲。北齊有戴假面的蘭陵王入陣曲，又有丈夫著婦人衣的踏搖娘。這個時候西域龜茲天竺等四夷之樂

輸入了，西域胡人的撥頭戲也輸入了。北齊北周都曾盛行過百戲，隋煬帝的百戲規模更大了，百戲已經登峯造極了。（參看拙作漢唐間之百戲，曾載濤聲週刊）到了唐朝，除了代面，撥頭，踏搖娘，參軍戲等因襲前代外，更有了脫離歌舞，注重語言動作的滑稽雜戲。中國戲劇的發展到了這個時期，關於構成戲劇的各種基本要素大致完成了。到了宋朝，戲曲雜藝更加發達起來，這是我們從宋人筆記如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書裏可以看得到的。那時的戲曲有大曲，隊舞，官本雜劇，滑稽雜戲，小說演史，傀儡影戲等種。因爲憑藉前代已有的基礎，各種戲曲都已發展快到成熟的時期了。現今中國固有的戲曲或類似戲劇的東西，要是籠統的說，都和宋朝的那些戲曲雜藝有直系或旁系的親屬關係，自然沒有什麼不可；可是年代久遠，變化複雜，一定通通要明明白白找出他們的這種關係，如修家譜，世系井然，那就不免困難了。因此，我們要說現今的花鼓戲出於宋朝的訝鼓戲或是打夜胡，雖然是頂難證明的假設，究竟不失爲一種假設。

記不清楚在一部什麼筆記裏看得花鼓一條，說是清初時候，江北澧水，鳳陽人民逃

難，借打花鼓飄流四方，可惜此刻無從查攷原書了。我曾在好幾年前的申報自由談，剪下這麼一條：

鳳城北門外三里許，田野間有碩大無朋之大鐵鑊五。相傳昔遭兵燹，荒歉連年，皖北飢饉，明帝眷念民困，乃飭吏於此施粥賑災。鐵鑊卽前時用以煮粥者。據云每一鑊粥足供五百人果腹，可見其容積之巨矣。

鳳陽曾遭嚴重的災荒，好像歷史上確有其事。不過這裏說在明朝，和前面說是清初，時代更要提前了。又據綴白裘上花鼓一齣裏說：

「鳳陽歌」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打鑼鼓介）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惟有我家沒有得賣，肩背鑼鼓走街坊。（打鑼鼓介）

鳳陽遭荒，似乎確在明朝了，假如「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話，不是作曲者不敢直指當今皇帝的託古說謊。何況在明史裏明明載着武宗時候，江皖以北一帶迭

遭災荒呢。這麼說來，我們說是花鼓戲在四百年前就有了，那是不會錯的。花鼓又說：

「仙花調」身背着花鼓，（淨持鑼跳上）（旦）手提着鑼，夫妻恩愛並不離他。（合）咱也會唱歌，穿州過府，兩脚走如梭。逢人開口笑，宛轉接謳歌。（貼）風流子弟瞧着我，戲要場中那怕人多，這是爲錢財沒奈何！（淨）咚咚搭鼓上長街，引動風流子弟來。（貼）看得他人心歡喜，銀錢銅子滾出來！

花鼓戲最初發生的地域是不是鳳陽，我以爲縱然不能十分確定，但是要說鳳陽也是花鼓戲的一個有名的產地，這是無疑的了。在糊塗關一劇裏，賣唱的婊子要表白她們是由鳳陽來的。在王三賣肉一劇裏的花鼓大姐，也說「家住鳳陽府，學得唱歌文。」這劇的作者是湖南人，劇本的曲白帶有很多的湘潭土話，可見花鼓戲在湖南雖是一種有名的頑意兒，作曲的人尋根溯源，却不能不說是鳳陽。

三　花鼓戲的特色

花鼓戲和別種戲曲不同的地方在那裏？花鼓戲的特色是什麼？我把我所搜集的三

百多種花鼓戲本翻看以後，得到的一點意見寫在這里：

第一，花鼓戲是來自田間的，是帶有極濃厚的土氣息，泥滋味的。牠既不到宮廷裏去供奉，又不希望到城市裏出風頭，劇中人物固然是土頭土腦的姿態，彎有土氣的語言文字呢，又是土話土白；唱法呢，也是土腔土調；只因農民眞是所謂「地之子，」他們是澈頭澈尾忠於地的。他們眞像照着上帝的吩咐：「汝由泥土而生，死後仍歸泥土。」總之，他們不避免也許避免不掉泥土的氣味，所以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們的血管，直表現在他們的戲曲上。

第二，花鼓戲反映農民最低廉的生活，是農民不自覺的最眞實的自己表現。在這裏表現出他們的意識感情，表現出他們潛伏的力和美，和道德的觀念。他們不會做關心民瘼，勤求民隱的官樣文章；不會做贊美園林風景，歌頌農家快樂的田園文學；不會演述歷史上的聖君賢相，忠臣孝子。他們只是情不自禁的爲自己做戲，爲自己享樂；只是並不自覺的爲自己寫照，爲自己吶喊。

第三，花鼓戲大半是由山歌複雜化組織化音樂化而成的，仍然保存不少山歌原來的形式。每句的音數雖然也有長短不同，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字數不定的都有，可是七言的最多，大都和山歌一樣，唱起來，有些調子也和山歌差不多，雖說牠已經是由山歌變化而來的新聲了，和伴奏的樂器——鑼鼓二胡相配合。關於這個，歐陽予倩氏說得好。他說：

> 花鼓戲起源於一種牧歌但是與其說牧歌不如說山歌。牧歌是牧者唱的歌，山歌不限於牧。我們那邊的山歌只有秧歌和採茶歌兩種，牧歌從來沒有聽過。採茶種秧都是在春夏之交，那個時候男男女女大家唱着戀歌，互相吸引以求安慰。唱來唱去，唱成一種新調，加以戲劇的組織便變成了花鼓。

花鼓戲是由山歌加以戲劇的組織而成的，那是無疑的了，至少在湖南流行的花鼓戲是這樣的。山歌有牧歌秧歌採茶歌等種。歐陽先生說我們那邊沒有牧歌，難道沒有聽見過看牛的牧童對唱的歌？牧童對唱，每每看誰先唱盡所有，便算誰輸。對唱的歌，有的是隨人胡唱，有的是敍談歌，有的是問答歌，有的叫做盤歌，或稱謎歌，但不盡爲猜謎，許多是彼此

盤問民間傳說故事或古典的。從這種對唱的歌變為花鼓戲，在花鼓戲本裏還有顯然的痕迹可找的，如李三娘過江是問答歌，白牡丹對藥是謎歌，再如小放牛盤問古典傳說，小尼姑下山除了五更調之外，盤問菩薩，是盤歌，山伯訪友山伯送友互談情話，是敍談歌。

第四，花鼓戲被認為淫戲，只因牠的劇材大半屬於民間男女相悅的風流事件。不過這種風流不是肉麻的才子佳人所謂風流，只是平凡的農夫農婦找「皮絆」「軋姘頭」而已。從來一班聖人之德，以為一說到男女間牀第之事，中冓之言，就是非禮，就是不道德。但在民間，雖然也是隸屬於這個禮義之邦的領土，一說到男女相悅之事，就覺得沒有什麼稀奇。只因生在這個禮教的社會，弄得男女間的關係不圓滿，就不能不別求反禮教的解決方法。這種方法在老百姓用之，並不覺得其不道德，不過不自覺的扔開聖賢的道德——禮教，代以「百姓的道德」而已。這裏再引歐陽予倩氏的一段話：

花鼓戲的劇材大半是描寫鄉下人原始的戀愛和野合一類的事情。有許多就是演一種村女愛城中人，譬如「十打——」「十條手巾」之類都是說在城裏做工的伙夫

一類人，他們往往誇其見聞之廣，或是提起些都會的珍品來打動村女的心。演的時候異常偏於肉感的，粗俗在所不免，眞摯痛快也深有可取。譬如「郎脫布衫姐摯背，姐攀竹葉郎遮陰，」這是何等濃豔的情景！又如「郎坐東來妹坐西，二人好像是夫妻。唉，～～只要是相好的！」意謂只要相好，不定要作夫妻。諸如此類戀歌，不無可採。

第五，花鼓戲裏的宗敎思想或鬼神觀念，與其說是佛敎的，不如說是道敎的。他們的所謂神不是純靈性的，超人間的，而是具有人性的，富於人間味的，這可以叫做「百姓的神。」例如常常變化下凡的太白金星，貪酒好色的呂純陽，九度妻子的韓湘子，戲蟾耍金錢的劉海，都是這種神的代表。

第六，花鼓戲有許多是肉口傳授，也有些是由演者憑着樸素的天才，乘着偶然的高興，隨意胡謅而成的，並沒有寫定的劇本。有了寫定的劇本，又都找不出牠的眞正創作者爲誰，有的或者出自無名的不文的民間作家，我疑心這種戲曲的大部分並非個人的創作，而是經過許多時候許多人展轉拼湊成功的。這些作者不貪求文名，不賣弄風雅，不故

意咬文嚼字，不存心衛道宗經，既沒有腐儒的酸氣，也沒有文人的濫調，作品裏所有的是他們的眞面目，他們的眞精神。雖然使用當地的方言諺語，常用別字簡體，那是他們應該有的權利。雖然常有不通暢不圓熟的字句，但我們可以從這里直接聽取大衆的心聲，欣賞簡單樸素的大衆文學。雖然板本印刷不免粗劣，但定價不過銅元幾枚，甚至制錢幾文。說到板本，這眞要使所謂板本學者笑脫腸子。因爲這些戲曲用木板刻的極少，鉛印的我還沒有看見，有許多只是豆腐乾板，粘土板。我所藏的花鼓戲本，十之八九是湖南湘潭衡陽長沙三縣地方出版的，其中也有幾種是湖北江西出版，還有好些無從查攷牠的出處。

四　花鼓戲的演出

花鼓戲是怎樣演出的？

我們已經知道花鼓戲是被認爲淫戲而禁止演唱的了。牠的演出的先決問題當然是如何逃避這種壓迫。牠的逃避方法有好幾種：（一）是利用時間的，就是要逢過年過節，尤其是新年，大家有暇娛樂的時候纔來演這種戲。因爲在這一時期，照例平日犯禁的

如賭博，龍燈，花鼓，都可以說是「金吾不禁」了。至於平時，也有利用晚間祕密演戲的。（二）是利用地點的，就是躲在偏僻地方，或是利用兩不管三不管的交界地方，瞞着鄉紳——官府的耳目，來演一回戲。（三）是利用金錢的，就是賣通有錢有勢的人，在他們庇護之下演戲。但是遇着正紳，要出來維持風化，不是罰錢，罰酒席，就是送官懲辦，結果總是戲子吃虧。如果得到紳士的許可而公開演戲，那嗎，照例要特爲他們跳幾回加官，高呼「某某老爺加官」的。實則所謂維持風化的紳士老爺，沒有幾個不歡喜看這種戲。就是自己裝正經不看，家裏男女大小是無法禁止去看的。有些青年男女眞是看得流連忘返，歡喜發狂。記得我幼時看過這種戲，聽說那次某家姑娘看戲因爲坐溼了凳子，不敢起身，傳爲笑柄。又有一個道學先生背着梭標找到戲場要殺掉他自己的兒女，結果他把梭標做了手杖，扶着身子，飽看花鼓而回。歐陽予倩先生說有女子看戲看瘋了的，煮飯的時候口裏唱着，拿油倒在飯鍋裏；有的拔下自己的簪環擲到台上去贈給旦角，可以想見花鼓戲的魔力了。

出演這種戲曲的所謂花鼓班子，都是臨時組合的，沒有把演戲看做一種職業，因此沒有正式製備的行頭和道具。男的行頭大半不消借用，女的就全然要借用了，好在一般婦女都是爭先恐後的願借。他們的化裝術也極簡單扼要，只要有了粉墨，敷上幾筆，就可登場。旦角要搽胭脂，鄉下難找，就是幾文錢一張的上聖紙（一種紅紙）浸溼了也可代替。演者的姿勢與動作，有時在某種意義上不免要說他粗鄙，過火，可是自然，眞實，痛快，深刻，却也是他們常有的長處。他們唱的腔調，我已經說過和山歌差不多，不過山歌是徒歌，花鼓有伴奏的簡單的樂器。腔調許多，有的我說不出名字，有名字的如陽雀歌的淸銳，十四綢的柔曼，都很好聽，此外如十條手巾十把洋傘十杯酒十送郞之類，都別有一種韻味。再有一種叫做扇子調的，搖曳飄蕩，更有一種魅惑人性的魔力。據說湖北的花鼓調，腔調和湖南的不同，音樂也不同。湖南的花鼓戲用鑼鼓和一個二胡，有時還雜着嗩吶笛子；湖北的除一套鑼鼓外，沒有別的樂器。在湖北，唱的時候有如高腔似的，一個人唱到逢斷的地方，場面上的人齊聲和一個尾腔；在湘南，往往不用幫腔，但寧鄉湘陰的花鼓是有幫腔

的。又湖北的花鼓戲腔調分四平，紐絲，悲腔，迓腔四種，每種又都有緊唱慢唱的不同。總之，湖南的花鼓戲雖然加了些大戲的排場，還沒有脫盡山歌的形式，沒有完成一個整然的結構；湖北的花鼓戲却已經有獨立的資格了。

這裏要說到花鼓戲的舞台裝置方面。鄉間演戲，在寺廟裏演唱敬神的大戲，大半是有現成戲台的。卽是臨時建造的戲台，也還堅實，寬大，還有相當的裝璜。這個固然因爲要媚神邀福，實則也因寺廟大都積有土地財產，同時那些管廟的值年首祀，總管，紳董之類，每每藉着酬神演戲，挨家按戶，攤派錢文，所以他們對於這種戲台的裝置，一方面要表示神權的威嚴，一方，要表示神權之下獻納者的敬畏心理。那演唱花鼓戲的舞台就不然了，因爲這是民衆自己創造，自己享樂的東西，既不要討神明的保佑，也不要討闊人的歡喜，所以不妨本色。他們是最低廉工資的取得者，演起戲來也只能用最低廉的舞台，這個正反映他們最低廉的生活。這種舞台固然離開宮殿廟堂太遠，也不會和公館別墅相配。這是建造在野外的，或在山坡之上，或在樹林之中，每每利用隆起的山坳作台基，利用自

然的樹木作台柱。台頂大抵蓋着晒穀用的竹簟，台面大抵鋪以尚未刮光的木板，不用佈景，也無幕布。夜間演戲，光用火把油蠟。總之，這種舞台的裝置，材料極其單純，構造極其簡陋，不過在這種單純簡陋之中，雖然說不到美幻的理想，修飾的寫實，却自有其質樸自然之美。而且這種利用自然的背景之舞台，是三面可以給觀衆看的，和觀衆的接觸面很大，這也是牠的一種優點。

有人說，戲劇是綜合的藝術，這一說推論到花鼓戲，也是說得通的。因爲花鼓戲正是由民間的文學，音樂，舞蹈，繪畫，建築等綜合而成的一種藝術。不過這種藝術不曾供奉到象牙之塔裏，還是生長在田野之間罷了。

五 結尾

花鼓戲雖然可以說是農民自己創造自己享樂的一種藝術。但這種藝術幾乎全以娛樂爲目的，還談不到認識生活，創造生活。

教書樂

臧克家

在這耳聽目及一切對教書叫苦的氣氛裏，我來寫教書樂，我知道，有些人一看了題目便會搖頭的，說不定還在心裏說一聲「矯情」呢。

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曾從「教書」上幻想出許多苦況來，彷彿一個處女用恐懼的心虛測着不可知的未來一樣。許多朋友用一些好意的話使我的心加重了害怕的分兩。「天下最無勁的事就是教書！它最能妨害人的心靈的發展！」這是一位好友的箴言。是的教書是無勁的。「教書匠」不是沒出息的代名詞嗎？彷彿一個人在人生的各方面都絕了望才會被迫到這條路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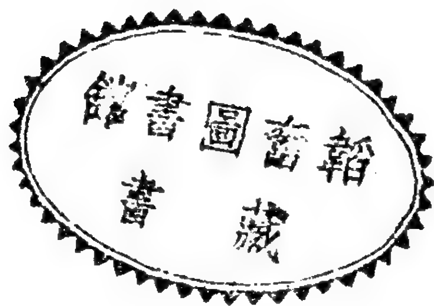
教書，到底我來到荒僻的街上試驗着了。我是帶着恐怖來的。先把心裏裝好一套世故。說話的分寸，對人的態度，全在心裏打好一個底。可是事實證明了我的過慮。校長是朋

友同事有的早就熟了的；就是才認識了的也覺得多半是可以交結的，固然各人心裏都設着一道防衞綫，可是在不相侵害的關係上，是可以合攏在一起玩的。暮天裏，一個人喊一聲大家便一起擁出來了，高個的走在前頭，像一條游龍，擺動着，擺到了運河岸上，跳上一支小船，渡過去了。挨近坐在荒郊的土地上，靜看夕天的殘輝落在河面上，黃昏把人的影子散亂了，每人採一朵野花唱着回來。

學生，個個都是從鄉村裏來的，沒有一個心不是純樸的。先生在他們眼中有絕對的威權，一句話會使得他們哭，但一句又會使得他們笑。這些天眞孩子的每一張臉，都會使一片創傷的我的心得到了極大的安慰。在這些孩子身上除了良心別的是無法加上的。

我把整個的心用在這羣孩子們身上，在白天，在夜裏。一些事情忙得眼皮都紅腫了，可是一想起他們的笑臉，什麼都忘記了。有些時候他們也會叫人生氣的，從心裏氣，可是氣過以後，什麼痕跡也不存的。

在作文班上，大家都在默默着，你一個人立在講台上看那幾十張臉譜。有的用手掠



着拂在前額上的頭髮；有的用口咬着筆管，有的急得額上直冒汗珠，有的用眼想瞟旁人的稿子，先舉起頭看一看先生。情態有若干種，是可笑然而又可愛的。

課餘的時候，跑到我屋子來了，三一堆兩一簇的。話說得太直，直得叫人有時不免要紅臉的，然而話是沒經過理智，話是好意的。

「教書樂」是我感到了的。雖然犧牲一切個人其他的精神活動，但誰說這犧牲不值得呢？如果有人再嚷着「教書苦」那我一定回答他：「這是因爲你只看見了自已沒有看見學生的緣故。」

記景女士

李健吾

我遇見好些小說式的人物，然而還沒有人把他們寫進小說去。在所有我們新舊的小說裏面，我不記得碰到一個人，那樣具有深刻的心理的存在。他（或者她）穿過一部小說，好像穿過一條熱鬧的或者清靜的大街，也許買來了點兒經驗，也許丟掉點兒靈魂，說不定拐了人家點兒東西，說不定叫人家扒了點兒破銅子票，但是我認識他，一點不錯！這是他，從街那頭我一直尾隨到街這頭，而且走出了十字街口，他還是那付老面孔，或許走熱了，鼻頭掛了點兒汗，或許青緞鞋上沾了點兒土，但是我認識他，依然那樣簡單，那樣可愛，而且拒我於千里之外。好像青山綠水，早晨也許是一個顏色，中午又是一番灰紅，黃昏又是一番朦朧，然而青自青，綠自綠，擺在我的眼前，猶如我住長了的老房子，總是那樣低矮，總是那樣熟習他——這單純的生命！——也許叫我替他歡喜，也許叫我替他傷心，

但是絕對引不起我的惶惑，彷彿走進了迷宮，我還失了自己。

他表面那樣淳實，實地却那樣幻變，開頭他也許姓張名三，臨完也許還是張三，然而這張三怎樣不同於那張三，我奇怪他靈魂上起了什麼樣大的騷動，而李四暗暗篡了位，好像西遊記裏的妖精，把什麼國王推到井裏，依舊利用他的形象來做當今聖上，是一個人，然而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命運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改造他的靈魂，另成了一個人！于是我問自己，這還是他嗎？我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的伴侶嗎？我從他的名姓找不出他來，我從他的面貌找不出他來，然而他已經不是他了，這十年或者二十年把他變成了一個陌生人，而我對着他這新的自我，不禁瞠目而視，覺得大有拱起手來請教的惶恐。

這是一個神祕，一齣悲喜劇裏最緊張的一個時際，我們生命史上最美麗的一個段落。我們一點沒有留心，簡直沒有想到，但是他用自己毀掉自己，好像一個淫婦，和她的奸夫打夥，半夜弄死她不作興的男人，而我們這些仗義者，不等伸手去攔，他已然換了一付臟腑。

所以叫我解釋，例如現在當着景女士，我自己還覺得希里胡塗，怎麼能夠說得頭頭是道，好像她和我們的母親一樣，我們只用一個愛字象徵？我怎麼能夠走一個二十年的距離，好像走進一座美術館，預備寫一篇文章報告，夾帶上我個人的印象？我怎麼向人敘述她的履歷，從那樣一個波濤起伏的偉大，一墮墮到這樣一個風平浪靜的平凡，從現在的母型，誰敢認出二十年前，騎着馬，踏過大街小巷的女英雄？

我們好幾個孩子湊在一起和她打架，有的扳腿。有的揪大襟，有的想跳起抓住她的胳膊，不到三數回合，便見人仰馬翻，打了我們一個落花流水，呼天搶地，我們有的溜上匠了犄角，有的躲在門背後，有的跑出屋子，爬在窗底下聽動靜。但是她，這麼粗力大的女煞神，威風凜凜，站在屋子中心，高聲喝道：「誰敢來？你，香草？」香草搖搖頭；「你，香菊？」香菊白了臉，然後彷彿知道窗外藏着人，特意嚷道：「你，跟娃？」跟娃迸住氣，只怕弄出什麼響聲。

于是她大踏步邁出屋子，活似一隻趾高氣揚的大公雞，後面遙遙跟着心膽俱裂的

三員敗將，她一口氣跑到馬房，順手牽過那匹小紅馬，不等馬僮備好鞍韂，她一聳身跳上去，向我們笑着擺着手，一揚鞭子，達達地奔上了東木頭市。

馬上家家鋪戶歇了手，三三兩兩，擁近門限，交頭接耳，看着這兩隻大脚的女洋學生。她跨在馬上，兩旁正眼也不瞥一瞥，抖起韁繩快跑下去，只差行人一個閃身唉呀的工夫。他們頭一聲是罵，然而一擡頭看見是一個開放了的女孩子，人人忘掉方才的危險，瞪住眼，望着馬上的背影。「瞅這瘋勁兒！」「是誰家的姑娘？」「你不知道，這是景家大小姐！」「景家？景某某？」「可不是！」「怪不的她馬上工夫不壞！」不等街頭的議論中止，連馬連人已經沒有了踪影。——關于她騎馬的本領，我只要舉一個例（倒像一種神話，）就可以讓這羣人目瞪口呆。她和我叔叔賽過馬，我叔叔，一個黑高格兒的大小子！是什麽騎兵官兒我記不清，反正是個騎兵官兒沒有錯兒！我不知道是誰先跑到，老實說，我那時才五歲，正好是辛亥革命那一年。

于是十年過去了，十五年過去了，她走出我的童年，唉！有多少人沒有走出，就是一個

大襟邊兒也沒有抓牢，却失落在我記憶的深處！唸到木蘭詞，我馬上想起她那壯實的五短身材。她也許跟着她父親在外跑了一個圈子，然而多半住在老家，做些什麽我不清楚，只有一件事可靠就是我沒有聽見什麽人說她壞話——一個人活在世上，不叫別人說壞話，這還了得！她那些兄弟姊妹都在外面胡鬧，然而她，這眞正瘋瘋顚顚的維新女子，却安於命，不聲不響守住老家，做一個鄉下大姐，永久呼吸着樸厚的空氣。在這一家人裏面，她是那唯一沾汙泥而不染的小小的花朵。于是她嫁給我們本鄉一位學者做塡房。聽見這突兀的消息，我頭一句話楞裏楞症就是：

「她還騎馬？」

我這孩子話惹的哄堂大笑。終于又是五年過去，我重新見到她。她成功一位頂賢惠而能幹的太太，前房有一個女兒，自己還有三個孩子，同時她懷着孕。走到街上，沒有一個人會多看她一眼，甚至于在我們故鄉，也沒有人再把她當做故事一連好幾天講演。我坐在她和她的孩子們中間，覺得自己好像到了一個新世界，必須入鄉問俗，用力觀察她的

一切。有時候從她的語調或者微笑，我偶而發見了一些些的熟面目，正是他鄉遇故知，我嚴重的心情爲之一鬆。但是在這陌生的人羣，這似熟不熟的面目馬上就消失了。我不由問自己，這賢妻良母的典範，就是當年口口聲聲打倒滿清的維新女子？是什麽勢力變了她，變的這樣極端，不意而且完全？這二十年，好像一個大戲法箱子，叫開了蓋，出來的另是一個靈魂！我敢和她敍舊嗎？她帶着她那一大堆孩子，還有她學者的丈夫，都攔住我的探索，彷彿一封投不到的信退了囘來，上面貼着「此人已故」的紙條。

所以有時看小說，我總禁不住要問：嫁了的何玉鳳還是豪俠的十三妹嗎？但是沒有一位小說家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因爲何玉鳳一出嫁，小說家就該擱了筆，好像迎頭遇見一個絕大的困難，只有從人生的單純聽憑讀者揣測人生的無限了。

記黃小泉先生

鄭西諦

我永遠不能忘記了黃小泉先生。他是那樣的和靄，忠厚，熱心善誘。受過他教誨的學生們沒有一個能夠忘記了他。

他並不是一位出奇的人物；他沒有赫赫之名；他不曾留下什麼有名的著作，他不曾建立下什麼令年青人眉飛色舞的功勳。他祇是一位小學教員，一位最沒有野心的忠實的小學教員。他一生以教人爲職業。他教導出不少位的很好的學生。他們都跑出他的前面，跟着時代走去，或被時代拖了走去。但他留在那裏，永遠的繼續的在教誨，在勤勤懇懇的做他的本分的事業。他做了五年，做了十年，做了二十年的小學教員，心無旁鶩，志不他遷，直到他兒子炎甫承繼了他的事業之後，他方才歇下他的擔子，去從事一件比較輕鬆些，舒服些的工作。

他是一位最好的公民。他盡了他所應盡的最大的責任；不曾一天躱過懶，不曾想到過變更他的途程——雖然在這二十年間儘有別的機會給他向比較輕鬆些舒服些的路上走去。他祇是不息不倦的教誨着，教誨着，教誨着。

小學校便是他的家庭之外的唯一的工作與遊息之所。他沒有任何不良的嗜好。連烟酒也都不入口。

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廠主，在他從綁票匪的鐵腕之下脫逃出來的時候，有人問他道：「你爲什麼會不顧生死的脫逃出來呢?」

他答道：「我知道我會得救。我生平不曾做過一件虧心的事，從工廠出來便到禮拜堂；從家裏出來便到工廠。我知道上帝會保佑我的。」

小泉先生的工廠，便是他的學校，而他的禮拜堂也便是他的學校。他是確確實實的不曾到過第三個地方去：從家裏出來便到學校，從學校出來便到家裏。

他在家裏是一位最好的父親。他當然不是一位公子少爺，他父親不曾爲他留下多

少遺產。也許祇有一所三四間屋的瓦房——我已經記不清了，說不定這所瓦房還是租來的。他的薪水的收入是很微小的。但他的家庭生活很快活。他的兒子炎甫從小是在他的「父親兼任教師」的教育之下長大的。炎甫進了中學，可以自力研究了，他才放手。但到了炎甫在中學畢業之後，却因爲經濟的困難，沒有希望升學，祇好也在家鄉做着小學教員。炎甫的收入極小，對於他的幫助當然是不多。這幾十年間，他們的一家，這樣的在不充裕的生活裏度過。

但他們很快活。父子之間，老是像朋友似的在討論着什麼，在互相幫助着什麼。炎甫結了婚。他的妻是我少時候很熟悉的一位遊伴。她在他們家裏覺得很舒服。他們從不曾有過什麼不愉快的爭執。

小泉先生在學校裏，對於一般小學生的態度，也便是像對待他自己的兒子炎甫一樣；不當他們是被教誨的學生們，不以他們爲知識不充足的小人們；他祇當他們是朋友，最密切親近的朋友。他極善誘導啓發，出之以至誠，發之於心坎。我從不曾看見他對於小

學生有過疾言厲色的責備。有什麼學生犯下了過錯，他總是和藹的在勸告，在絮談，在閒話。

沒有一個學生怕他，但沒有一個學生不敬愛他。

他做了二十年的高等小學校的教員校長。他自己原是科舉出身。對於新式的教育却努力的不斷的在學習，在研究，在討論。在內地，看報的人很少，讀雜誌的人更少；我記得他却定閱了一份教育雜誌（？）這當然給他以不少的新的資料與教導法。

他是一位教國文的教師。所謂國文，本來是最難教授的東西；清末到民國六七年間的高等小學的國文，尤其是困難中之困難。不能放棄了舊的四書五經，同時又必須應用到新的教科書，教高小學生以左傳，孟子和古文觀止之類是「對牛彈琴」之舉。但小泉先生却能給我們以新鮮的材料。

在別一個小學校裏國文教員拖長了聲音，板正了臉孔，教我讀古文觀止。我至今還恨這部無聊的選本！

但小泉先生教我念左傳，他用的是新的方法，我却很感到趣味。彷彿是，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從了小泉先生念書。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愛的先生，這對於我愛讀書的癖性的養成是很有關係的。

高小畢業後，預備考中學。曾和炎甫等幾個同學，在一所廟宇裏補習國文。教員也便是小泉先生。在那時候，我的國文，進步得最快。我第一次學習着作文。我永遠不能忘記了那時候的快樂的生活。

到進了中學校，那國文教師又在板正了臉孔，拖長了聲音在念古文觀止！求小泉先生時代那末活潑善誘的國文教師是終於不可得了！

所以，受教的日子雖不很多，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了他。

他和我家有世誼，我和炎甫又是很好的同學，所以雖離開了他的學校，他還不斷的在教誨我。

假如我對於文章有什麼一得之見的話，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眞正的「啓蒙先生，」

眞正的指導者。

我永遠不能忘記了他，永遠不能忘記了他的和靄，忠厚，熱心善誘的態度——雖然離開了他已經有十幾年，而現在是永不能有再見到他的機會了。

但他的聲音笑貌在我還鮮明如昨日！

記史某

李健吾

直到如今，只要老朋友提起史某來，馬上我就小了二十歲，回到啓蒙的年月。我有時很想替他寫一部傳記，一點不是因爲他當過師長，却因爲他象徵若干同類的人物。他是一個應該做英雄的凡人，却叫英雄二字毀掉他的前程。差不多寫他，就要寫二十年亘烈的變動，整個民族的甦醒，有爲，然後似乎沒落的悲壯而淒涼的歷史。他並不是中心人物，然而正因爲在那一羣人裏面，他頂年輕，頂熱情，而且頂硬氣，所以大家都愛惜他，不簡直看重他，覺得他是一把好手，會成爲他們心向往之的中堅份子。

我父親頭一個看重他，但是我父親和他一樣，從偉大的田原一步踏進繁華的都市，便多少變了模樣。他們傷了元氣，等到再想有所作爲，已經不可收拾。史某自然比不上我父親的氣魄，見識和義氣。譬如我父親做元帥，他最多只可以做一名楊再興或者羅成似

的先鋒。在他們這一羣人裏面，也不是沒有軍師，也不是沒有牛皐，也不是沒有弟兄兵，然而不墮落的，因爲天資渾厚，我怕只有一個牛皐。

然而在一部小說裏面，往往我們崇拜的，不是元帥，不是軍師，更不是牛皐，却是少年英俊的先鋒。他眞正身先士卒，而且出入槍林彈雨，掙下萬代功名。何況不像牛皐那樣拙魯無文，他有的是經學根底。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父親把我寄在他的村莊唸書。那時我才八歲，小肚子早已塡滿一部半生不熟的三字經。我們坐着騾車，過了咸陽古渡，好像在馬嵬坡還停了停，等我父親憑弔一番，然後來到我唸書的地方。我從來不明白，爲什麼父親不叫我在長安上學，却把我貶在外鄉。只有一個理由，這證明我父親看重史某是眞的。

我一看見這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就留神他的右手，看他是不是缺一個小指。果然他只有四個指頭，我母親的話一點不錯。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離開家鄉，他隻身跑到太原，大約因爲言論過激，叫人收進監獄。我父親，還有好些志士，多半是大學生，想法救出他，打

發他暫且回家，聯絡同志，等候舉義的時機。這時他父親望眼欲穿，已經去世，於是這不孝之子，一時情急，用刀剁掉小指，在新墳前面慟倒。或許孝之一字只有經書上才可以見到，所以看見他發狠的實例，好像走過節孝碑坊，無不佩服他的血性。無論他出於眞心，或者別有表示，我們如今看來，至少可以明白，辛亥革命所謂最激烈的人物，依然奉守先王的德行。

於是我父親走了，留下我一個人，住在史家的學塾。

我們是一大羣年輕人，頂小要算我，頂闊要算我，而且頂有來歷也要算我。沒有一個人管我，但是人人哄我。我便是先生，我已經忘記他姓甚名誰，也從不上緊逼我。我沒有挨過一次手板。先生宣講了，我記不清是左傳，還是論語，總是圍住案頭，排滿一屋凳子，坐滿一屋學生，但是地方不夠用，於是打開風門，凳子一直擺到院子，而我，便永久坐在風門外面玩耍，有時跟在裏面聽講，史某先生的嗓子便分外響亮起來，我的功課是塡字對句等等，其中十九是別人替我作好了寫上。

我第一次對於唸書認字發生興趣，却虧了一部小說，名字叫做經國美譚，從日本翻來的白話小說。這正好是夏天。我們十來個學生，坐在小山似的麥稭堆的夾道，聽史某每日下午給我們誦讀一章。直到如今二十年了，我還記得一個黑旋風似的馬留司（？），一個多情重義的巴比陀，然而最足爲人表率的，却是一個沈默寡言的——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這是一羣年輕的革命志士，努力從事祖國——齊武共和國——的獨立，解除斯巴達的覊絏。然而我更忘不掉的，是史某的熱情。讀完一章，他看看這一圈目瞪口呆的孩子們，好像希望從我們身上，尋出那些愛國志士的胚影。我不敢說我們沒有這樣天眞爛漫的野心，但是我們各各崇拜那切斷小指的演說家。誰敢說，他有一天不是我們的巴比陀？或者沈默寡言的無名英雄？這不是一個通常的說書人。他愛他的小說，因爲他在這裏發見他的理想，他的未來，他的榮譽。他是一腔熱血，時機一熟，會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挽回中華民族的頹運！有什麼東西推動他，這時代的曇花，然而根不深，蒂不固，經不起社會一夕的風雨，不等走出春天，已經進了深秋！

於是時機來了，他帶了兵，漸漸做到師長。我也十來歲，懂了一點國家大事，而且明白所謂軍閥者，全是復興中國的障礙。我們好些年沒有遇見，有一回路過他的營盤，我特意進謁我們當年的英雄。變了，完全變了，我們幾乎沒有一句話談的上來。我怎樣說我的印象呢？我的鑒別力毀了我一心相與的信仰。只有說到經國美譚，我們同時微笑起來，他叫我將這寫成一齣戲，演給一般人看。我唯了一聲，私下想，這人還沒有整個在我心上死掉哪。

但是不到兩年，他却眞的死了，死在他仇人的手裏。這仇人不是帝國主義者，不是漢奸，只是和他一樣做過師長，其後流爲山賊而已。聽到這消息我的回憶好不和我搗亂。像他那樣生龍活虎的青年，鬧革命鬧到一個平凡的意外的死，未免有頭無尾，好不叫人可憐。記得那一年，他扔下軍隊跑掉，繞道蒙邊，好容易跋涉到故鄉，人家叫他做什麼軍官學校校長，原本大家就有些左傾，却有人偏偏指定他是正牌貨色，於是本該出關殺敵，又怕叫人捆去送禮，他私下向南逃亡，結果反而平白叫人殺掉。所以老舊朋友談起他來，總帶

兩聲嘆息，一半憐才，一半責備。可是我始終不大明瞭他的變遷。

關於朱湘及其他

梅莊

我認識朱湘，是在一九二五年春間。那時我是上海某大學掛名的學生，他也正在那大學代課幾點鐘英文。我們友誼的由來，那當然是由於文藝的愛好。當時我正是一個天眞爛漫的文藝熱狂者，有幾個同學，也和我患着一樣的熱狂病，我們這些人，大抵和朱湘都有相當的友誼。我們時常一塊兒到朱湘寄住的地方去，有時請他教點英文，有時隨便和他談論一些文藝上的事業。他那時的情況頗爲寂寞和淸苦。據我所知道，他那時在上海並沒有什麼來往得很密切的友人；他生活的來路也很枯竭；他在那大學代課，每月大概只能拿到很可憐的幾塊錢。他愛穿西裝，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我看過他穿的西裝，只有一套，沒有看過他穿第二套。大概也是因爲他是這樣的寂寞和淸苦吧，所以他會那樣高興和我們來往，而且和我們幾個窮措大還很說得來話。

「五卅」的暴風雨，把我們那樣的友誼，無情地拆散了。朱湘在五卅後，便到了當時的「北京，」而我則開始過着更鉅大的流浪生活。當我由閩海再流浪囘到上海的時候，那時我接到朱湘寄來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他現在在北京和幾個朋友辦一個中學，如果我可以北上，就可以在那中學敎幾點鐘課，同時可以到大學聽課去。他又說：他準備再進淸華大學，在那裏畢業了，很有到美國去的希望。朱湘這封信，我曾否囘覆，我已記不淸楚。我只記得：從此以後，我們的來往就中斷了。當然，朱湘是無從知道我的音息，我也無從知道他的音息。

和朱湘來往的中斷，恰正是我對於文藝生活的中斷。那時我發現了另一個更豐富的生活領域，可以建樹我的生命，同時，我也正確地了解我自己對於文藝的低能。

在兩年前，我流落北國，病體支離，渴望得些朋友的幫助和慰藉；那時，我忽然想起了朱湘，那時，我又在北平某報上看到有朱湘的詩發表，我想：或許朱湘是在北平吧？或許是在那一個大學敎書吧？於是，我託了人去訪問，結果是毫無所得。去年底，我囘到上海的時

候，無意中，在一個晚報上，發現了他投海死了。

朱湘畢竟是投海死了。祇就過去的友誼，也夠得使我感到悵惘不已的。他投海死的原因，是爲着無法維持自己的生活。以他數年來的努力和文藝界上的相當聲望，竟至於無法再活下去，我想，是不值得驚異的。對於死者生前的淡漠，而於其死後，却又像很「熱情」地來「追悼」他，這也正是僞善社會的本色。

朱湘的詩，我知道的很少。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看過他的「夏天」詩集。後來，在一些雜誌上，零星地，看到了若干「夏天」給我的印象很淺薄。一般說來，他的詩我並不很喜歡。他的詩正如他的爲人。我感覺到：他對於生活的領略和接近，還很缺少充實，豐富，和深刻，因此，他的爲人，也很缺少一種活潑的掙扎不倦的生命，很缺少一種「自强不息」和「窮且益堅」的氣息。他沒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精神。別人丟給他「鐵手套」的時候，他並沒有把牠收拾起來，而與角鬥到底的勇氣。當他在上海某大學代課英文的時候，有一回，他在來校的路上，不知怎的，被一個巡捕欺侮了，他到了課堂，就哭了

起來，那時他情感很興奮，可是，這也是一時的「情感興奮」而已，爲時不久，當五卅羣衆在南京路浴血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讀到過他一首反映這囘血幕的詩。

我感覺到：朱湘頗努力於學習一種英美「紳士派」的風度。這種努力，同時反映在他對於詩的風格的模仿上。

朱湘的詩，所追求的，是在舊世界中的立足。他的生活限制了他的眼界和胸懷，使他不能成功一個偉大的詩人。當他在舊世界中摸索不着自己立足地方的時候，當他「餓得像針刺」的時候，也不敢正視光明。他悄悄地投海死了。

當時我們那一羣小孩子，有位李伯昌，朱湘很喜歡他的詩，而且也和他很要好，郭沫若文藝論集裏面有一篇「文學之社會的使命，」那本是一篇演講，係李伯昌所筆記，而由我交給郭沫若校改，曾在民國日報覺悟上發表過的。記得當時沫若看到伯昌筆記稿的時候，很稱讚伯昌文字的優美。我和朱湘別後，還曾有一度和伯昌玩過一些日子。當我那年冬天由滬轉徙嶺南之後，還接過伯昌的信，信內也曾提到朱湘。然而因爲我的生活

漂流無定，而且對於文藝所感的興趣大不如前，同時自己又爲一種「沒有出息」的心緒所纏繞，畢竟我和伯昌的通訊也中斷了。現在朱湘是死了，我不知道伯昌現在究竟何如。奇怪的，是我們別後，六七年間，我沒有在任何刊物上，看過伯昌的詩篇或其他作品。難道伯昌也中絕了文藝的努力了？

歷史把大家拆散得太遠了。目前卽使遇到了伯昌，也不可知道能否再做朋友。

蘇州觀前大街的黃昏

浮萍

當太陽落到蘇州城牆脚下時，觀前大街醒了。我說牠醒，是因爲太陽高照的時候，觀前大街是很靜的，是呆的，像睡去了一樣；沒有多少行人，沒有熱鬧的市面。但是在黃昏時，整個的觀前大街却動了，活了，是醒了過來；街上行人擁擠，每一家的店舖中都有了顧客。

觀前大街是蘇州城裏的市中心。我現在所說的觀前大街是連「觀」的本身也包含在內的。這似乎是不通。但是只要你對於蘇州稍熟悉一點，就會曉得我的意思並沒有什麼不對。「倷到落裏搭去?」這個問話假定是你在蘇州聽到的，而回答如果是；「到觀前去!」等一會你就可以看見答話的人在「觀裏」徘徊。

所謂觀前「大街，」在想像中應當是一條長而闊的街。然而在你到了蘇州之後，便被證實你是想像錯了。觀前大街是東西向的街，東頭頂着南北向的臨頓路，西頭抵着護

龍街，那也是一條南北向的路。你從東頭走到西頭，脚步不必緊，六七分鐘就可以走完。街的正中停放着人力車，將本已不很寬的街中分作兩條；每邊有兩輛人力車可以並排行的那麼寬。街的兩旁有很狹的街階，或人行道，若是你的身軀有我這樣長，你在街階上踱着時，你的帽子常會被懸着的招牌或招旗，或市窗的蓬架碰掉。但是這並不是牠們被懸得太低，而是你太長了。因爲若以蘇州人的一般長矮比較，所懸的是並不低的。

既然叫做「觀」前大街，當然，「觀」應居在重要的地位。「觀」就是元妙觀。那是位在街的正中的一段。元妙觀的右邊一排房子的旁邊，黃天源門口瀰漫着白煙的時候，觀前大街的黎明時候到了。車輛行人這時已不像以前那樣的稀少。元妙觀裏的各種貢物的攤子或店舖都已收拾得齊齊整整，準備接應生意。黃天源爐子的燃熄可以作爲觀前大街動靜的標識。黃天源是一家點心舖子，規模並不大，點心的種類也不多，但所有的點心，雖然別處也有同樣的，似乎沒有出奇的地方，但祇要你稍嚐一二樣，你就可以明瞭那滋味是如何的與衆不同了。

你從黃天源的樓上望觀前大街，像從一幅完全的圖畫上看到圖畫的最精彩的一部份。西邊街階上來往的人很多；那麼多，像是在擠着來去。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美的，有醜的，但是很少不是衣服穿得很華麗的。上海所認爲時新的衣樣，蘇州人都不會不在觀前大街展覽的。你看見人多擁擠，一定以爲都是很忙的，但每人行路的脚步又都不急，你可以分辨得出女人脚上宮鞋上的繡花，分明告訴你這不過是來徘徊的。「蕩觀前」是蘇州人每日生活中的重要生活。若是你認清幾個臉，認清幾種行路的步式，看見他們走向前去，從別人的身旁擦過，從街的這一邊越過到那一邊，但不久你又會看見你所認清的那臉，你所能分辨的步式，又踱回來了，還是那樣的擠擦或是越過。黃昏時的觀前大街是一條忙街，徘徊的人像血脈的流動，使觀前大街活起來。而徘徊的目的，說來難使人相信：男人是爲的看女人，同時也給女人看；女人也是爲的看男人，也給男人看。所以你在黃昏時走過觀前大街時，可以嗅到各種的香味從男人的和女人的頭上，身上發出；你可以看到各樣的裝飾陳列在男人的和女人的頭上，身上。你在別處以眼光釘

在一個女人的臉上，會遭斥罵的，但你在觀前大街可以隨意的跟着一個女人走，她絕不會討厭你，決不會使你難堪。因爲她到「觀前」來徘徊，正是希望有人賞識她的美，歡迎身後跟着一個男人。不然她會懊喪她的衣飾以及化裝的不如人的。

黃昏時觀前大街上所有的臉都有閒適的神情。我不是已經說過，因爲人都是來徘徊的嗎？但是徘徊是有疲乏的時候的，或是徘徊時會覺得無聊的，觀前大街的食品店的生意興隆便不是沒有理由了。你從以麵食出名的老丹鳳走過，可以聽見擊鍋的聲音不斷的響着，或是偶然抬頭可以看見以「隨意小吃」開名的松鶴樓上人影稠密。從這些情形你可以想像得出當一個人疲倦了的時候，坐下來揀一些精細可口的食品從容的吃喝是多麽的逍遥！你走過蘇州無人不知的專賣糖菓瓜子的稻香村，采芝齋，葉受和門口，你可以看見一個一個安閒的臉帶了大小包，從店裏走到街上，一點一點的吃，繼續在「觀前」的這一端踱到那一端。

元妙觀裏是以三清殿爲中心點。那裏供着的偶像很少人看清牠的臉樣。但是你常

可以看見有人跪在那兒膜拜。在殿門上懸着一塊匾，上面是「妙一統元」四個字。並沒有下款在匾上。許多人說，那是金兀朮寫的。我不曾作過考證，這個傳說是否有正確性不得而知。但是另外還有一個傳說更難證實。據說，這是一塊新匾；原來的那塊舊匾被風雨摧毀了，有一位「善士」願重修新的換上，但上面的「一」字，已毫無痕跡，雖請了許多書法家摹補，總不合式。這眞使那位「善士」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幸而不久有一位不識字的鄉人自告奮勇，說他自己就會寫。但是沒有人相信。後經那個鄉人再三要求一試，才讓他揮筆。誰知他將筆從右到左一橫，寫成一個與原來絲毫無異的「一」字。你信嗎？

殿左是「茶館區，」但是祇有兩家茶館，此外算賣鳥的攤子最多。那麼我爲什麼稱牠爲「茶館區」呢？那是因爲賣鳥的人或是看鳥的人，都是坐在茶館裏先品鳥價，然後仍坐在茶館裏談買賣的交易，你坐在那兒可以看見一個人將粟子向上拋去，膀上的黑鳥會追到空中將那粟子將嘴接了；你又可以看到一個人將一疊香煙包裏的畫片放在桌子上，從籠中放出一隻麻雀來，牠會將嘴從那一疊中銜出一張畫片；你可以聽到一隻

鸚鵡對着你高聲的說：「儂阿要買之我去？」你也可聽到一隻鳥得意的唱着。這個地方和殿右差不多完全是兩個性質。因爲在前面那個地方的人們以坐着爲主，而後面這個地方却以站着爲主。因爲在那兒是一隻一隻的桌子，坐着「算命先生」，設着「命館」圍着，擠着很多旁聽的人。你可以看見那些「算命先生」臉上是那樣的正經，認眞的一字一句的對他的顧客說。顧客和旁聽的人很不易分類；有男人，有女人，有穿長衫的，有穿短褂的，也有穿西服的。「算命先生」沉重的說着，顧客和旁聽的人靜悄悄的聽着；往往在顧客連連點頭的時候，若是你回轉頭來看那些旁聽的人，許多是張着嘴呆立着，像是等待誰挾一點食品送到他們嘴裏。不然，那些閉着嘴的人必是將頭慢慢的擺着，像是拿頭額在空中畫圈子。

我常聽到人說，「精彩的在後面呢！」尤其是你在戲院裏時易聽到。元妙觀的精彩就在後面，就是三清殿的身後。那裏有一羣一羣的人。那是平民的娛樂場；在那兒可以揀你所喜歡的娛樂，祇要化去五六個銅元就很可以快快活活的度過一個黄昏。一羣人圍

着的是男女對唱的蘇州灘簧，另外一羣是聽唱馬前潑水，又一羣是看一個穿紅褂子的斜眼的女子走索子，再一羣是看「魔術，」而最大的一羣是在聽「小熱昏。」兩個人各立在一張凳子上，中間是一個架子上放了板子作成的高脚小桌子，那上面放着一隻小箱子。那兩個人說一陣於是唱，於是再說，於是再唱。大約一刻鐘就息一會，就了一把茶壺嘴喝一陣，於是就叫聽衆買他們的梨膏糖。你可以不拋銅元上去，但是你不能在這個時候溜走。不然他們會用各種不堪聽而聽了必使你臉紅的話罵你。他們唱的和說的範圍沒有一定；有時他們將時事編成調子，有時他們拿你從來沒有讀過的或聽過的故事來娛樂他們的聽衆，而有時他們會就當時偶然發生的事故，例如兩個人忽然爭什麼打了起來，或一個人走過時不留神跌倒了等來做他們的資料，他們能卽刻編成調子唱，每句有韻，字字傳神，使一般的文藝作家驚服。

聽完了「小熱昏」必是六時左右。你可以到就在你站的地方相近的帳篷中去吃一碗「豆腐花，」那祇不過十五個銅元就夠了。味是描寫不出的，雖然我可以告訴你那

是以最嫩的豆腐以醬油，蔴油，蝦米，肉鬆拌合的。那味道眞美，祇有這一點點我可形容。

黃昏時的觀前大街可以比擬上海的城隍廟，但這祇就其熱鬧而言，性質上完全不同。觀前大街的性質很像北平的天橋，但是牠有整齊的和堂皇的店鋪又是天橋所不可及的。

兩浙漫遊後記

郁達夫

兩三年來，因為病廢的結果，既不能出去做一點事情，又不敢隱遯發一點議論，所以只好閒居為不善，讀些最無聊的小說詩文，以娛旦夕。然而蟄居久了，當然也想動一動；不過失業到如今將近十年，連幾個酒錢也難辦了，不得已只好利用雙脚，去爬山涉水，聊以寄嘯傲於虛空。而機會湊巧，去年今年，却連接來了幾次公家的招待，舟車是不要錢的，膳宿也不要錢的；只教有一個身體，幾日健康，就可以安然的去遊山而玩水。兩年之中，浙東浙西的山水，雖然還不能遍歷，但在浙江，也差不多是走到了十分之六七了。

隨時隨地，記下來的雜感漫錄，已於今年夏天收集起來，出了一冊屐痕處處的遊記總集；現在逼近歲暮，大約足跡總不會再印上遠處的山巔水畔去了罷，我想在這裏作一個兩浙山水的總括感想。

統觀兩浙的山，當以自黃山西來的昱嶺山脈莫干山脈天目山脈爲主峯；這一帶浙西之山，名目雖異，實際却是一樣的系統。山都是沙石岩，間或有石灰岩花崗岩等，可是成分不多，不能据以爲斷。浙東山脈，當以括蒼天台爲中心，會稽山脈，卑卑不足道；南則雁宕山脈，西接楓嶺仙霞武夷，自成一區。若金華山脈，突起浙江中部，自東陽大盆山而來，本可成爲主峯，然細察地勢，南接天台，西連馬金嶺之餘支，仍可視爲天台山與黃山餘支野合而生之子。至於四明象山的一帶呢，地處海濱，出海年月較遲，謂爲天台的餘波，固無不可；究竟山低似阜，不足稱山，所以從浙江全體看來，這一脈似仍應視作會稽與天台的側室，不能獨樹一幟的。

當今年夏天，帶了小兒在東海上勞山下閒步的時候，我們大人中間，往往愛談起風景的兩字。今年剛長到了七歲的小孩，後來問我，什麼叫作風景；我一時幾乎被他難到了，因抽象的名詞，要具體地來說明，實在可不容易。結果，我只說明了山和水都有的地方，而又很好玩的時候，就叫作風景地。這說明雖然只是騙騙小孩的一時的造作，但實際要講

到風景，除了山水之外，恐怕也沒有什麽其他的天然成分必須要參合進去。浙江山雖則不多，但也不少而濱海之區，如雁宕的一帶秀麗處也儘可以抵得過桂林。況且南山之間必有水既有了山，又與海近，水自然是不會得沒有。因而我就想起了古人所說的智者與仁者，以及樂山與樂水之分。山和水本來是一樣可愛的大自然，但稍稍有一點奢望的人，總想把山水的總績，平均地同時來享受，魚與熊掌若得兼有，豈不是智仁之極致？照此標準來說，我在浙江，還想取富春江的山水爲壓卷。天台只有高山，沒有大水；雁宕雖在海濱，然其奇在岩在石，那些黑白雲母片麻岩的形狀，實在奇不過，至於水，却也不見得豐富；大龍湫，西石梁梅雨潭等瀑布，未始不是偉觀，可是比起橫流曲折的富春江來，趣味總覺得要差些，就是失在單調。

天目山以山來論，原係浙江的主脈，但講風景的變化，却又趕不上富春山的明媚了。四明龍盤虎踞，大約是王氣所鍾之地；但因爲風水太好，我的這一雙賤脚，每每怕向金鰲背上去踐踏，所以直到如今，對雪竇的幽深，天童育王的秀逸，還不敢輕易去褻瀆。

金華的北山，永康的方岩，雄奇是雄奇的，偉大也相當的偉大，我想比起黃山白嶽來，一定要差得多。黃山我未曾領略，但黃山的前衛白嶽齊雲，却匆匆看過了，只太素宮前的一角，就覺得比方岩要複雜得多。總之這些山，說偉大，還覺得有點兒不足，說秀麗却根本說不上。

秋天去旅行天台雁宕，預定的計劃，是由山陰，出剡溪上天台，下永嘉；然後遊甌江而西進，過青田麗水縉雲，從永康到蘭溪，再坐船順流而東下的。但一則因公路的橋梁未成，再則因戰後的地方未靖，我們只望了一望永嘉東北的山水，就從原路跑回來了，最覺得可惜的，是謝靈運所詠的眞正永嘉山水，（在青田）就是「雙峯對持，壁立大溪之上，狀似石門」的那條石門瀑布，還沒有看到。同遊雁宕的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說，在青田縣屬黃壇之北，南田之南，東西夾於泗溪浯溪之間，至浦斜嶺的近邊，有一個大瀑布在，他打算去探一趟險，我想這位德國朋友所說的瀑布，一定是把地址弄錯了的石門洞的瀑布無疑，光緒的青田縣志裏記這石門洞說：「石門山，縣西七十里，道書爲石門洞天。臨大溪，

兩峯壁立，高數百丈，對峙如門。深入爲洞，可容數千人，六月生寒。飛瀑千仞，中斷，（方輿勝覽作：飛瀑直瀉至天壁，凡三百尺，自天壁飛瀉至下潭，凡四百尺，）滃濛作雨狀，隨風飄灑里許：近視如煙雲散聚，有氣無質，冬夏不端；積瀑迴激，爲潭深數十丈。」

其次，所可惜的，是沒有到縉雲的仙都山；據說這山高有六百丈，周三百里，在縣東二十三里，道書稱祈仙第二十九洞天。上有獨峯，亦名玉柱峯，峯頂有湖，生白蓮，就是鼎湖。這仙都峯，可以用了船，倒溯九曲溪而上去遊；從前人的遊記看來，似乎仙都峯下處處是石壁，曲曲是清溪，形狀應似紹興之東湖吼山，而規模絕大，形勢絕偉，非有六七日工夫，是遊不遍的。

浙東西的山水，約略看了下來，回到了家裏，仔細加以分析與回思，覺得龔定菴的「踏破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的兩句詩，彷彿是爲我而做的。因爲我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和杭州的盆景似的湖山，相差還遠得很。

話説杭州

郭艳清

杭州眞是一個好所在，有眞山眞水，也有柏油馬路和騎巡隊。不要説別的，單就自從「長毛」造了反之後，一直不曾受過兵災這一點講，在現在的中國，眞夠得上稱做「天堂福地」了。

我就在這「天堂福地」里，前後住了十多年。這十多年的生活，眞過得舒服，舒服得像躺在「大湯」里，打不起精神爬出來，也不想爬出來。

住在杭州，不會有過刺激的事，也不會有緊張匆迫的心緒。雖然雷峯塔的倒塌，是杭州百年來唯一的損失，也是使杭州人心弦緊張的事；但不久也就過去了。平時總是可以緩緩地做事，緩緩地吃飯，緩緩地走路，過的是平安舒泰的日子。

杭州的路上，好像只有閒遊的人，沒有趕事的人的，一個個踱着方步，看看四景。也有

不少黑牌子白牌子的汽車，可是在路上是要汽車讓人人是不大讓汽車的。在馬路當中，人在前面踱，汽車在後面都都叫，人回轉頭來看一看，才斜向路邊走幾步，從不着慌橫避；有時人仍在馬路當中依着直線踱，汽車走一個弧形趕到人的面前，又在都都地叫。這樣鎮靜的工夫，從容的態度，再也用不到政府三申五令的。

朋友相聚，總得敍一會舊情。過去你怎樣我怎樣，或是發一會牢騷，或是扼腕嘆息一會，大家覺得黃金時代是過去了。大家對於過去的事，眞記得牢，不論是關於個人的，或是關於整個杭州的。我有一個朋友，年紀是四十歲光景，有一天在西湖船上，遙指那鳳凰山的半山對我說：「那是『長毛』在某月某日（這個日子我當時是記住的）破進杭州城的地方。長毛進杭州城一共殺掉三個人，一個在鳳山門口，一個在府台衙門前，一個在某地（這地名也是我忘記的。）不但我的朋友如此，就是船夫們也會告訴你乾隆皇帝題十景，或是白居易造白堤的故事，眞談得娓娓動人，好像他曾經親眼見過的。杭州人所崇拜紀念的是白太傅，蘇東坡，乾隆皇帝；所留戀可惜的，是小康皇帝朱天君。

杭州究竟也是個南朝聖都，凡是京都，它的住民總是帶一點風雅的氣度，尊敬的證貌的；杭州自然也不會例外。梅樹的光幹上有了幾顆綠芽，人們便上孤山靈峯去探梅；六月裏三潭印月開了三五朵荷花，九曲橋頭已擠滿着人；八月，是跟到滿覺衖看桂花；九月，上公園汪莊賞菊花。至於他們的懂得禮貌，從他們對你的稱呼上就可以知道。不論划船的舟子，拉黃包車的車夫，或是賣花生米豆腐干的，或是商店的夥計老板，和你有交接的時候，總是你老人家長，你老人家短的對你說，雖然你還是個光下巴的小夥子，有時你生了一點氣，他們的回答是：「是！是！你老人家何必動氣呢。」其實在杭州也根本很少使你生氣的事情的。

杭州的環境，可以使你把懷性子改成好性子。從四處到杭州來讀書的學生子，只要住上半年，便都安分守己起來。他們的成績大致很好，教科書總是讀得爛熟的。他們不致化費幾個錢去買一本新出版的「閒書，」尤其是文學書，因爲這對於學業成績不會有益處。杭州沒有跳舞場，所以用不到學校當局和警察合作來檢舉學生跳舞。影戲館有幾

家，可是也不大容易賺到學生子的錢。閒暇的時候，到湖濱公園去蕩一個轉身，或在斷橋上痴立一會兒，也就消除了青年的煩悶了。

現在的中國，只有杭州是杭州人理想的地方。雖然近年來，大小千多家機坊，只剩了百把家，平添了一大批不認識路的黃包車夫；但頂會鬧事的，原只有這一班機坊鬼兒，現在他們除了拉車之外，有的跑到上海去了，有的回到老家去了，剩下的杭州可更太平舒服了。杭州人想，只要西湖不變陸地，錢塘江的潮水不泛進鳳山門，杭州總是永遠太平的，杭州人的生活總是永遠舒服的。

閒話青島

晦光

讀了「話說杭州」一文，引起我也來這個「閒話青島，」好湊成「姊妹篇。」

青島，有青山碧海，綠樹，和紅的屋頂，那是多美，多媚，多令人神往？正和對杭州廬山等一樣。入其境，如入異國，油然而生異樣美感。

拿上海來比：上海是忙，雜，鬧；而青島恰相反，是嬌，靜，有閒人，雖是華洋雜處，但貧戶難有插足餘地；乞丐，更是絕無僅有；大多是中外官僚，仕紳，商人和學生，都可昂首挺肚地悠遊，不會有人追隨在你後面討「子兒。」

本來，整個的青島，人家說是個大公園，已夠你享福的了；無論那個公園中的遊客，都不怎樣雜沓；可是在春光旖旎的櫻花節，中山公園就立刻會興盛起來，充擠着各色人等。在日長如年，連狗也伸着舌頭的夏天，則造成了海濱公園的幸運和熱鬧，海風吹來，衣襟

飄然，勝過飲幾杯檸檬蜜刨冰，確是暢快窩心的！

在上海，到處都籠罩着嘈雜，走進法國公園或兆豐公園時，才覺着一股清靜，但也不時有車聲擾亂你的思維，有煤烟窒息你的呼吸；而在青島，天空老是像秋天一樣高高的，明潔的，無論你什麼時候走上海濱，祇見萬頃波光，碧濤滾滾，與山石衝擊吞吐，飛起白浪花來，使你飄然欲仙，會忘記了青島以外，還有中國，還有世界；更不知道中國是在砲火中，世界是在騷亂中，太平洋上將飛迸出血腥的火花！所以，失意的軍人政客或學佛的人們，儘可以到青島來休養，一定能夠大澈大悟，四大皆空，超脫一切（？。）

青島的幸福，已有德日人相繼為我們建築好，又無外來刺激，一切人儘可安閒，吃飯；但當局者似又不能不有些與土木的建設工作，於是築船塢，闢勞山，建湛山寺等等；由湛山寺就會聯想起那個敎堂來：青島的敎堂有好幾處，尤以新近落成的一所，規模宏大，一對尖尖的十字架頂高薄雲霄，俯窺全市的一切，的確增加了青島不少的美和媚，但不知建築時，有幾許藍衣工人在玎璫的鎚聲裏，喘了幾許氣，流了幾許汗？

在另方面若在青島作客一星期，誰都能看到柏油路上到處踱着剛在受都市知識之啓蒙的老婦人，還有男人是小官僚或商人，後面搖划子般跟着纏足的女人，至於新近才放足，穿長旗袍，挾大皮夾，燙髮的女人更多！由這類對對鴛鴦上分析，與其說青島還有封建的遺留，毋寧說青島的都市繁榮，是外國人給我們造成，祇是外人在我國封建的僵屍上，穿上一件美麗的都市衣裝來得恰當；這正和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外國促成的一樣，而青島人士還在安享着這遺產而已。

總之，在青島是沒有驚惶，刺激，和波動；他們和她們的心境是靜水沼，呈現着一片鷄犬不驚，太平盛世的安閒景象；這是外人建築而供官僚士紳享福的天堂。



長安居

老戈

當你成了個老西安時，你會感覺西安有種惑人的魔力的。當你初到西安，你會說：我的爺，這就是西安麼？什麼宋家花園，可憐的荒墟罷了，什麼蓮湖，可笑的枯池罷了！然而伙計，一旦你吃慣了牛肉和柿餅，一旦你看慣了黃塵和寒鴉；一旦你了解了黎明的清新和黑夜的淒其，一旦你聽慣了秦腔，你從不和平的人衆中看出和平的微笑，於是你同關外的關係差不多絕了緣，於是西安的魔力便把你融成一份子，你便會想娶妻生子，永久的，永久的定住在西安！我便是這樣的留在西安，睡在西安，愛着西安，嗅着西安，而且寫着西安的！

灞橋

灞橋是富於詩意的。當我初過灞橋時，我這樣寫着：「滋潤灞橋的楊柳的，是愛情的

淚，歡樂的淚；失意的淚，感傷的淚！現在灞橋不再是送別的處所了，沒有淚的滋潤，楊柳早已枯了，數里蜿蜒的長橋再不見往時的車馬和紅袖了！車過灞橋時，正當黃昏，正當那情絲織成的黃昏！」

當你重過灞橋時，你更知道造成牠的美麗的並不全在歷史的氛氣。你出城三十里，你的腿也應當酸酸的了，然而正好你却到了灞橋，於是你在路傍的茶攤上坐下，你便喝一杯濃如黃金的苦茶，於是你便緩緩的踱上了橋身，你坐一塊光石上，伙計，嘿，你看吧！你的眼隨着如銀的白沙，隨着搖曳的綠樹，隨着涓涓的細流，遠，再遠，凝望處，是疊複的青山，飄浮着彩雲片片。於是浮世的煩憂，遠了淡了，你便墮入一個夢境，這夢境包含着往古的繁華和風韻！倘不是哀乞聲移你的目光回到斷壁頹垣，我眞不知你用什麼法子重返人間！

華清池

人若不洗一次華清池，我眞要懷疑人爲什麼要生存在世間！不是麼？世界儘有不少

的溫泉，然而歷史上只有一個楊貴妃，嘿，楊貴妃，你能不發生溫柔之感麽？俺也知道你去過南北湯山，俺也知道你洗過福漳的溫水，然而，算了吧，聽咱的：

當你正品着灞橋的美味時，在其前便挺峙出巍峨的驪山，在黎明的微曦中，在夕陽的斜照裏，在中午的烈日下，黃嫩的，深紫的，碧綠的，天青的，隨着日光，隨着天氣，瞬息的幻成奇麗的景色！在這時你還能怪幽王他們小倆口在那兒留連忘返的以至失掉了江山麽？

當你留連在夢境時，於是你已目睹的，腿踐着的，鼻嗅着的，已經是碧綠的田苗，依稀的楊柳，斷續的蟬聲。然而這有什麽稀奇，那碧綠的田苗？咳，你這傢伙眞糟，你簡直忘了你是在西北呀！當那赤地千里的憂愁的鉛塊墜在你的心頭時，這還不是人間的仙境麽？

你撲去了征塵，究竟在那一池內洗，那便聽你自擇了，如果不化一個子，平民浴池請隨便，但你既然好遠跑了來，那有不想一親貴妃的餘澤呢。然而糟！貴妃池只準女人洗，倘若尊夫人與你同來，那麽便可以打破此例。如果你是大人物更不說咧，豈不是麽，世間的

例規那有爲大人物設的?

人間世有所謂聖水麽?如果有,那便是華清池的溫水!白瓷磚所盛着的是凝成的碧玉,在其上飄浮着微霧般的白煙,減一分則太冷,加一分則太熱,當你置身水中時,通過碧玉的青輝,通過銀絲的霧氛,你仰看見貴妃漫閃星眼不勝其脈脈含情。唉,唉,世間還有更好的埋骨之所麽?

當你離開此地時,切莫忘記了帶些韮黃,你不信打聽打聽看,那裏的韮黃有這樣的又肥又嫩又鮮又香?人家中國幾乎跑遍了,難道還哄你麽?你將牠帶回家中同着尊夫人一面剝着一面討論着吃法,包管尊夫人今天待你特別好。

潼關

當你一過靈寶,一過那遍野挺然的枯瘦的萬千株棗樹,在其下是黃沙漫漫,在其上是萬點寒鴉,儘接着,經過了崤函,儘接着,起伏的土壚,無際的荒坵,終於突然的,在千尋的崖岸上虎踞着雄關!

你登臨在城樓上，潼關的最高處，黃河，偉大的黃河，泅湧的來從無際，奔去無方，在彼岸是漫漫平原，在遠處，那雄偉的起伏的是秦嶺麼？這是自然創造的極峯，天與地配合的觀止，是不能以語言形容的奇蹟！人世的煩愁算什麼，人間的恩愛算什麼？我們所有的所爭的算什麼？我偉大，我欲狂呼，我眼中充滿了淚水！

我奉勸諸君，當你們親過潼關的偉大時，切不可在關內住宿，因爲再有十餘里便是華山脚下。你們不要笑那客店是可憐的狹小和穢汚，不要覺着二十世紀的人怎麼住了王公子趕考的黑店，當你懷着凄迷，感激，甜密的心情臥在車夫和鄉人同居的地鋪時，那還有可紀念的麼！一方面回憶着都市的繁華，一方面從屋漏處仰觀着雲中的太華和無數星星！

支那語

余一

一個朋友要我教他中國話，這並不是什麽苦事。然而爲了那教本的緣故，這事情却成了難忍的苦刑了。

我手邊有的盡是這國裏的支那語界的名著。號稱支那語界的三權威的宮越健太郎，杉武夫，清水之助三位在這島國裏是沒有匹敵的。但是給我受罪的正是這三權威的傑作。

朋友讀的支那語教科書的會話篇，是宮越氏和杉氏兩人合編的，出版期是去年三月，已經銷到八九版了。但在附錄「慣用語應用會話」裏面還裝滿了滿清的老話，什麽點翰林，放知府哪，這樣的話題到處都是；假若那兩位作者不是別有居心，就是糊塗到連世界也看不清楚了罷。此外還有許多中國人嘴裏說不出來的話。現在要我來讀這樣的

書，說這樣的話，這實在是一件難堪的事。所以我好幾次向朋友表示這書編得不行，但他只是含糊地答應着，好像不相信我的話似的。在他看來那是兩位大權威，而我只是一個中國學生，我的話大概不可靠罷。日本人的精神就在這一點，這從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來。

支那語界的權威在中國話的教本裏夾用了不少滿洲的口音，土話材料。而同樣教科書的時文篇（宮越，清水兩氏合編）裏竟堂皇地選入了法令，外交部宣言聲明書，時評等等，若不看內容誰也想不到這些全是僞國政府組織法，僞國外交部宣言以及滿洲報紙的時評。這又是一種障眼法罷。

宮越氏主幹的支那語界的雜誌支那語常常有人選了大公報小公園裏面的文章來譯註。這小公園大概便是他們眼中的現在中國文壇了罷。作為第一權威的宮越氏曾編過一本支那現代短篇小說集，就選入了劉大杰氏的黃鶴樓頭等小說，自然這是五年前的事了。去年一月號的支那語雜誌，又載了宮越氏稱讚曇花庵的春雨的文章，這短文

已經有人譯成中文發表過了，不知道這位權威的人也許還會以爲他是一位了不得的文藝批評家！但在同期雜誌的扉頁上却印出二三等旦角何佩華扮的蘇三的照片了。何佩華的戲我在北平就領敎過了的。

權威們的努力是很可佩服的；但是做了中國人而來讀這種奇怪的中國文和中國話，落進了這樣惡運的我也該是值得憐憫的罷。

斷想

曹聚仁

一 運命

叔本華悲觀論集的譯本，我新近纔看到。十年前，一個深晚，我爲叔本華的學說所感動，不禁號泣起來。我記得：那個黑洞洞的影子在我的眼圈裏差不多迷糊了二三個月。春翠在杭州，接讀我那幾個月的信，大爲驚異，以爲我遭遇了什麼意外的打擊。尼采當年初讀叔本華的悲觀論集，其心靈搖顫，大概也是如此。我向商務買悲觀論集那天，在路上幾乎不敢翻開來細看。

叔本華說：「所謂幸福，實際所享受的決沒有期望的那麼多；而災禍之來，其苦痛必比預想還要多。」「運命是怎樣的殘酷：一羣羊在草地熙然自樂，吃草，曬太陽，往來追逐，但屠夫正準備着挨次將牠們宰割。」我剛在澡房裏看這段話，浴盆那兩尾白魚正迎着

水滴大爲高興，時常高躍起來。當天下午烹煮了一尾，第二天早晨，睡在床上聽到另一尾白魚跳躍的聲音，淒然之感如箭刺心；牠那曾知道烹割之禍就在眼前呢？

「世界者，一無涯之苦海耳；所謂快樂，惟偶忘痛苦之時爲有之；快樂不可得，所可得者痛苦而已；」我們面着現實，不該作這樣的感想嗎？我又連想起灰色馬裏的話來：「是紅莓汁呢，還是血？是傀儡陳列室呢，還是人生？我不知道，誰知道呢？」

二 賭錢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朵思退夫斯基他寫信給他的夫人說：「一件絕大的事情臨到我的頭上了；那種齷齪的幻想，曾經使我自苦至十年之久；（或是更確切地說，自從我的哥哥死去，我陡然爲債務所迫以來便起了這個贏錢的幻想的。）現在是完全消滅了。我老是夢想着贏錢；我很嚴重地很熱切地夢想着，現在這夢想是過去了，完結了。」朵氏夫人記載朵氏在賭場中悲觀喜怒的故事甚詳盡，從貧窮的圈子裏顛連過來的人，是怎樣地爲運命所播弄喲！

清末文人龔定庵生平最愛賭博，尤愛搖攤，自謂：「能以數學占盧雉盈虛之來復；」其帳頂滿畫一二三四等字數，時常仰臥床上，看帳頂數字來推測消息盈虛的天機。他自以爲賭學極精，可是每賭必輸；有人問他，他說：「有人具班馬之才，通鄭孔之學，入場不中，那是魁星不照應的原故。像我這樣精於賭博，財神不照應我，有什麽辦法呢！」他頗有朵思退夫斯基的戇氣。

三　教子

顏氏家訓教子篇載：「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在今日的士大夫看來，顏之推頗有點迂氣。

市立務本女中，在上海女學校中最爲古老。我覺得那個學校有一特點：放假日門口很少汽車。相去不遠，有一個清心女中就不同了；一逢假日，汽車盈門，這和中西女中，聖瑪利亞女中之類之爲貴族派頭，可以和務本的平民派頭相對峙的。要自己兒女切實咬起

牙根來唸書，原是一件傻事；何如讓她們彈一手鋼琴，唱幾隻英文歌，說幾句英文話之能「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呢？（也不妨說嫁個金龜婿的。）

不知上海可有外國的幼稚園否？我自己如有兒女，一定趕早送進去，讓他們學得一口漂亮外國話，好討人家的寵愛！

四　人與神仙

在西洋有這樣一段寓言：「一位神仙給一個孩子一團線，對他說：『這是你的生命線。拿罷，當你覺得悶煩時，把牠拉出來；你的日子過得快或慢，全看你拉線時還是急急的，還是慢慢的。你如果老是不去拉牠，那你就老是停留在那個時候。』那孩子接了線團；先拉到做了成人，於是和心愛的姑娘結婚，於是看他的孩子一個一個長大來，在事業上得勝，成名取利，縮短緊張的時期，逃過悲哀和頹喪的事情。最後把怨恨的老年截斷了。他從神仙來到的一天起，祇活了四月另六天。」這寓言裏的孩子是聰明的，該享受的都享受過了，而所憎惡的，不讓他有機會到來。

貪戀塵世的人，吃珍珠粉，五石脂以駐顏，吐納導引以延年，希望做長生不老的神仙。如秦始皇漢武帝那樣起勁遣童男女入海築承露盤以恭候西王母，固不免爲拉線的孩子所笑；即如作養生論的嵇康，自以爲「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身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而一曲琴罷，頭已落地，也不免爲拉線孩子所笑的！

五　子曰

清人筆記載：「畢秋帆撫三秦，道經某剎，駐節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菴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老僧不知法華經有多少「阿彌陀佛」，大儒不知四書有多少「子曰」，彷彿自己不知道自己眉毛的數目，並不算怎麼坍台的事。可是在歐洲學術界就有點不同了，他們曾經編印了四書索引，全書幾個「子曰」一查可得。近年瑞典珂羅倔倫 (Bernhard Karlgren) 做左傳攷

證，他統計全部左傳「於」「于」二字的用法，得左列的統計：

	（於）	（于）
甲、用如 Aupres de（置於人名之前）	五八一	八五
乙、用如 a，（置於地名之前）	九七	五〇一
丙、用如 dans（表示地位所在或動作所止。）	一九七	一八二

這樣呆板的統計，索引，會開闢出新的思路，歸納出新的論斷，眞是「國粹保存家」所不會發見的。

「開刀」「解剖」之類

陳子展

最近報載南京某醫生為一個患盲腸炎的少女開刀，這個女子不幸死了，家屬出頭控告醫生，這件訟案將來不知如何了結。又在不久以前，南通某醫生為了在野外荒塚檢拾尸骨作為標本，也被控告。

我不學醫，我本不想來談這類專門的事件。只因我是患過盲腸炎的人，我的女人又患過極危險的腸病，開過刀，至今將近兩年，病還沒有全愈。我有鬱積胸坎裏的一點感想，很想傾吐出來。對不對，都望專家指教。

老實說，我是十分不信任所謂「國醫」的，除非他們所用的「國藥」有一天都經過藥物化學專家的化驗。何況有名的國醫，架子太大，診金太貴，我不敢上他們的門；同時「藥無十倍不賣」，老早就載在藥店的生意經上，國藥昂貴，我也吃不起。幸而我不是一

個十分多病的人，就是有了病，不去找西醫，寧肯遵守「有病不治，常得中醫」的古話國醫國藥那是和我無緣的了。

好在我從稍有知識之日起，患病的日子並不算十分多。我在師範讀書的時候，五年之中只有三年打擺子（瘧疾）怎麽好的，至今記不清楚，似乎並沒有吃藥，那是將近二十年的事了。後來在南京東南大學讀書，吃不慣那裏的臭水，得了很嚴重的胃病，一病又是三年，結果住在湘雅醫院約一月之久，採用減食療法，捱餓兩三星期，餓好的。一九二七年移寓上海，買醉度日，不料這裏的小酒店，專賣假酒鼈脚酒，「白乾」大半是自來水和「大舌子」（酒精）滲和而成的，名叫「洋河」「牛莊」，簡直不是這回事。便是「徐州高粱」怕也還要滲兌。湖南「堆花」山西汾酒，好的飲兩三斤，我並不在乎，我和長沙城裏有名的酒鬼周半罎較量過幾次，並不見得我就失敗。這裏的假「洋河」假「牛莊」吃一斤半斤，眞是吃不消了。自然，我也像劉伶一樣，有個老婆勸我斷酒，可是我也和劉伶一樣，斷酒不成，只因很嚴重的胃病又來襲擊，率性連小酒店出賣的假紹酒（蘇州

或浦東釀造的黃酒）也戒斷了。

我這次在上海患胃潰瘍又是兩三年之久。直到前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腹痛忽然加緊了，嘔吐不止，全身都痛起來。沒有辦法，只好找着前幾年的一個二房東弄一點鴉片抽抽，抽兩三筒之後，居然不十分痛，而且熟睡了。但是到了第二天醒來，全身痛不可當，左睡也不是，右睡也不是，仰睡也不好，俯睡也不好，伸脚也痛，不伸脚更痛，痛個動彈不得，不動彈也不得。勉强掙扎坐起，就在枕上寫了一張字條去找一個頗有交情的C醫生。午後四點鐘，C醫生來了，他把脈搏按了一按，舌苔瞧了一瞧，又把病勢問了一問，他說：「這個病一定是盲腸炎，趕快進醫院開刀還來得及，過了二十四小時，就會危險不測了。」他替我叫了汽車，他扶我上車，一直車到一個上海有名的大醫院了。

C醫生把我扶到急診室，便有院工敲救急鐘，隨卽來了兩個醫生，診視了一番，確定病是盲腸炎，說是要開刀，要我在請求開刀的願書上簽一個字，我當然允許了。驗血驗糞便的結果，就在那晚上告訴我，說是盲腸業已潰爛，毒已入血，過了可以開刀的時期，只能

好生養息，看將來病勢再說。從此食料從肛門打進去，痛的時候注射一下嗎啡針。過了十來天，居然體溫漸漸低減下來，恢復到平常的狀態，可以稍進一點流質的食料了，而且肚子裏曉得飢餓，有時還餓得難熬。醫生說是不久可以開刀，我却住滿三星期就要求出院，居然取得醫生的許可了。直到如今快滿兩年，不但盲腸炎沒有再發，連頑强的胃病也在這次餓好了。

就在這一年的七月六日午後二時，我的女人靜宜又因腸腹絞痛，車到我住過的那個大醫院求醫。來診視的醫生是G先生，他說「這個病非開刀不可！」他要我簽字許可，我當然不拒絕，靜宜却有些猶疑。就在這天下午四時抬入手術室開刀，經旁觀的C醫生告訴我，說是病勢危險萬狀，十九無救，暗示可以預備後事，我不由得痛哭起來，深悔當初不該簽字開刀了。幸而在那危險期間十多天，經過還算良好，過了三星期，纔知道有希望，過了一個多月纔出院。說也可憐，靜宜從她母親生下來，說是難產。她自己第一次生產，臨盆五日，胎兒不下，我從湘雅醫院請到一個美國籍的跛子醫生用手術把胎兒取下來，幸

而母兒都無恙，兒卽大女兒志純。這次她又因腸病開刀，更是危險萬分，居然從死神手裏逃出來，不能不說她「三生有幸」了！

恰在靜宜開刀後的一兩天，友人樂嗣炳先生也因盲腸炎來到這個醫院開了刀。據開刀的醫生說，盲腸業已潰爛有膿，因此不好割去，要算樂先生寃枉受了一刀。再過幾天，友人彭家煌先生也因胃病來開刀，不料他最不幸，他竟躺在三等病房死了！

我最幸賴西醫，我並不怕他們開刀治病。我只痛恨醫生十有八九太勢利，如果你是有錢財的闊人，有聲望的名人，他就奉承你，巴結你，仔細和你看病，好生看護你，你就是他的活祖宗，只要你肯慷慨拿錢給他。假如你是一個窮苦朋友，他就替你看病，總是馬馬虎虎。所以你假如患了非要住院開刀不可的病，最好是住頭等病房，其次是二等病房，三等以下，你的生命只算是狗矢，醫生給你開刀是試手的，施行手術的不是庸醫，就是初出茅廬的實習醫生，你要不死，算是你的造化。固然在這樣的社會，纔有這樣勢利的醫生，並不足怪。至於許多看護，本來出自貧苦階層的，對於窮苦病人也沒有一點同情寄與，好像一

條惡狗看準「小畢三」那更不足責了。

還有一般外科醫生，不知道他是找生意做呢，還是想誇示他自己的本領，或者想做個手術上的實驗，每每對於一個病人的病勢故意誇張，危詞恐嚇，勉强人家開刀。其實，不開刀未必就沒有治療的辦法。我有一個女朋友懷了孕，以爲是患病了，去找醫生，醫生說是子宮裏生了一個球狀的肉瘤，非開刀不可，只因這個女朋友籌不出開刀費，不曾請求開刀，又過了一個月，纔知道子宮裏沒有肉瘤，有的是胎兒。倘因診斷不確。便開了刀，豈不糟糕「依馬司？」

上面說了這許多話，並不是反對新醫，只是對於醫生道德有些懷疑罷了。敬告國醫，不要以爲我在替你們張目。

倘若史書所記可靠，三國魏志裏記着的華佗，可以算是國醫的外科聖手，我也還是恭維的。據華佗傳說：

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

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

一千七百年前中國就有能夠施行剖腹斷腸大手術的醫生，就發明了痲藥，那時醫藥的進步可以想見。不幸華佗無辜下獄，他有一卷可以活人的書授給獄吏，獄吏不敢收受，他竟氣憤不過，把書燒掉，他的學術因此失傳，後來的醫生竟沒有趕得他上的。直到如今，國醫落後，還在拚命攻擊西醫，不知迎頭趕上，豈不可笑，可哀！

中國醫術相傳始於神農嘗百草，以身試毒，大有今日科學學者的精神。據靈樞經等書所載，黃帝歧伯諸人論到臟腑經絡，似乎那時就有了一點解剖學上的知識。靈樞經水篇中說：

歧伯曰，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其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

我們雖然相信神農黃帝只是神話裏的人物，靈樞素問等書不甚可靠，可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周秦以前解剖學就有了萌芽。只要你翻一翻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所載「醫經」「經方」兩家的書目，就知道中國醫藥學術的起源是很早的了。又據漢書王莽傳

裏說：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這不能不說是解剖學上的一種實驗。只解剖所謂賊黨的尸體，大約殘害骸骨是那時法律道德均所不許的。而且史家記載這件事，似乎意在暴露王莽的殘忍成性。還有南史顧覬之傳裏也說：

沛郡相縣唐賜往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死後親刳腹，五藏悉縻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母子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遺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

唐賜飲酒中蠱而死，遺囑解剖，用意未嘗不好，只怕他的太太不是習醫的人，就是解剖了，也沒有學術上的貢獻。結果他的太太和兒子都爲了解剖他的尸體，論罪棄市，眞是

寃哉枉也！中國解剖學的不發達，醫術的不進步，活人把尸體看重，不許解剖供學術上的研究，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了。

據科學第六卷第一期載有謝恩增先生所作中醫臟腑經絡學的沿革一文裏說：

宋崇甯間，梁少保知大名府，刑賊的時候，命醫官和畫工畫上他以考他異於人的地方。於是發現出來喉有三管的，心之有竅無竅的，有毛無毛的，尖的長的，箇箇不同。肝也是有一二三四五葉的不等。又泗州刑賊的時候，郡守李夷行遣醫生並畫工，自往賊的身上，取了他的膜摘了他的膏肓，曲折都畫出來，無少差異。楊介把他比較古書，都甚相合，因是而作「存眞圖。」徐遁也親見臟腑發明三焦是有形的。何一陽也說，歷考賊腹，看他的心比豕的心還長大些，頂平不尖。大小腸也與豕無甚分別，只是小腸上邊多些紅花紋。膀胱眞是脬的室。其餘的都與難經所說的相同。凡以上所舉的這些事情，都旁見於他種書籍中的，但是研究的不能精益求精，所以發明的很少。淸朝的王淸任氏，不過較爲著名罷了。

中國解剖學是這樣的幼稚，醫術又那樣的落後，偏有許多舊醫拿國醫來標榜，眞是令人氣短！

記得我進洋學堂是在辛亥革命以後。當初寧願在私塾，因爲怕洋學堂裏的洋鬼子挖眼睛，割卵子，開腸破肚，熬什麼寶，合什麼藥。那時鄉下士老頭兒談起洋鬼子這類事件，有時還直着脚學洋鬼子，罵幾聲「直脚鬼」的。我們知道西洋醫藥介紹到中國，最初是由傳教的人帶來的。因爲自己文化的不長進，同時對於異端的仇視，還有對於西洋醫術比較進步的驚奇，於是便構成一種對於西洋人的錯覺，直到如今，鄉下人的這種念頭怕還沒有改變。但在士大夫一階層，如李鴻章郭嵩燾曾劼剛張之洞一流人物，總算是早就有點相信西醫的。陳其元庸閒齋筆記裏說：

同治壬申春，余在上海任，聞英國領事官某卒，適因公事出城，過其門，見洋人聚集甚衆，以爲送殮也。然外國例，死者不弔，因使人問之，則曰領事以嗽疾死，醫士以爲必嗽斷一筋所致，故剖其胸腹視之，人之聚觀以此也。向來外國人身死，若醫士不能悉其病源，則

必剖割視之，察其病所在，乃筆之書，家人從不之阻，亦並無以爲戚者。

這位知縣老爺似乎也相信西醫的解剖研究。同治年代就有這麽開明的小官僚，總算難得了。

前年（二十二年）余子維醫師（名綱別號森子，浙江平陽縣人）因患肝胃病，在彌留之際立下一個解剖火葬的遺囑：

余由中醫而習西醫，嘗謂解剖乃研究醫學之要務。茲余病胃癌，深知無生理，死後應將余屍體卽行剖視，求其癥結之所在。余子及壻暨知友等多習西醫，必能成余志而解剖之。遺體可火化之，若火化不便，應單獨葬於太平天國遺民王小谷先生之墓下，亦所以志余革命之意於永遠也。

據說後來他死了，遺體在大南醫院舉行解剖，參加醫師及參觀人士百餘人，先向遺體致敬禮，繼由醫師黃湘李素冰等依法行腹部切開。先見腹腔內有血性液體流出，次則胃及肝部露出。胃如小兒頭大，腫瘍紅腫粗糙，表面略有破潰。次則肝臟摘出，見右葉外側

有手掌大，帶黃白色腫脹。肝臟及胃均比尋常大二倍餘，與生前所診斷之肝臟胃癌無異，惟病變蔓延如此之廣，却不多見，大約和孫中山先生所患之病相似。解剖摘出的部分由余先生的哲嗣德蓀君帶往杭州醫校作病理標本之研究。在大前年，全國醫師聯合會提議醫生死後應將屍體解剖，以供醫學上之研究，余先生要算是實行這個決議的第一人了。

現在我的胃病似乎已經全愈我女人的腸病正在日漸痊可的狀態中。倘若將來我們還是因患腸胃病而死，我們也願意把遺體提供醫師解剖研究。

我總疑心我第一次患胃病，是因吃南京臭水，心中作惡，消化不良而起：第二次是因喝假酒壞酒，損害了胃臟的組織而起。究竟對不對，當然還是問題。據報載美國一位精神病理學家說：情緒擾亂，可以引起身體上的疾病，如胃臟潰瘍，鵝喉症，糖尿病等等。不僅從這些病的徵候可以看到事實上檢驗的結果，幾種器官和腺體的組織，也的確引起了變化。根據這些事實很可以表明心理作用和身體器官作用，以及整個人格，都有相互的密

切的關係，這位精神病學家又指出敎育的力量已經減少了肺結核，白喉，和傷寒症的患者。同樣的敎育的力量，一定也能夠減少那由於精神的神經的或情緒的擾亂而起的疾病。精神病理學家又希望將來的醫生不但要檢查患者的脈搏血壓和照愛克司光線，並且還要分析或試驗患者的人格和他的情緒狀態，以冀獲得致病之眞確的原因，而便治療。倘若精神病理學家的這一說可靠，那末，在病理學上，病人情緒的測驗診察也是很重要的。我的胃病致病之由，是不是也和情緒狀態有關，我自己並不要知道，也無須找個精神病理學家問話了。

嗅的研究

胡蘭

中國人從前打獵，大概是用狗的。但狗的用場也許只限於「逐獸。」韓盧的本領似乎只是四條快腿而已。

叫狗去嗅出野獸藏匿的地方，然後狗主人從而獵之，——這樣的方法，是西洋人才有。中國古時所謂「逐獸」是否也就是先教狗去嗅出獸跡於是趕牠出來，實在因爲史無明文，不敢妄下斷語。不過就古書上只稱讚狗腿快這一點看來，大概中國人對於狗的鼻子一向還少研究。

外國人是什麽都要研究的。對於狗的鼻子，他們眞研究得透裏又透。他們知道狗的嗅覺「天賦獨厚。」無論什麽氣味，給牠嗅過，就永遠不會忘記。而且還能把氣味區別爲無量數等，決不會「冬瓜纏到茄門裏。」

這一秘密一經發見，狗的用處可就擴大了。警察要捉强盜的時候，只要把强盜用過的東西丟給狗一嗅，狗就牢牢記住那東西上的氣味，狗就會大海裏撈針似的把那氣味的主人找出來，不怕他會躲到地洞裏去。像這樣的警犬，外國有專門學校訓練。狗上面加個形容字「警」，就比獵狗的身份高多了。牠儼然是替政府効勞，跟社會服務，迥不同於「獵狗」之僅僅等於「玩物喪志」了。

這在一向對於狗的鼻子毫無研究的中國人看來，自然要嘆賞不置。

小子對於外國人這個發見，雖則也不免「五體投地」，可是總覺得有些兒不服氣。我就不肯相信中國人向來不會善用其嗅。我發憤到古書上去找。直到今年，果然被我找出一條來了！那是載在聊齋志異卷十二司文郎一條裏的：

……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僧疑其問醫者，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

目。僧曰：「三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眞，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辨此！」生大駭，始焚已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託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

照這一條看來，雖然狗人有別，但同樣是嗅覺的發達。蒲留仙這「理想」未必一定不是「事實之母，」然而「瞽僧」之類不可多得，我以爲倒不如教狗讀書試試，倘能成功，豈不省却無數人工？

愛護和孝順

風子

南北朝的時候，北周宰相宇文護的母親閻姬，從齊國寫信給她兒子，歷訴患難相從的經過，末後道：

「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

時代是封建的時代，家世是將相的家世，所以這位老太太的意見，終不脫「養兒所以防老」「富貴所以顯親」這範圍。然而對於兒子，她確是愛護備至的。

愛護也許出於天性，也許專為「防老」和「顯親。」但據我看來，歷史上的所謂賢母，對於兒女的愛護，期望，固然有些出於天性，但畢竟也參雜了一點「防老」和「顯

親」的念頭，換一句話說，是有些爲自己的。

現在的父母當然也還愛護子女，但倘問動機，這就頗難說了。近代人大概是討厭「防老」「顯親」等等的名辭的，雖然世上儘多著吹吹打打地替父母做壽紅紅綠綠的爲先人出喪的子孫。

吹吹打打，紅紅綠綠，名義上是爲父母，爲先人，其實還是爲自己的成分多。可見孝道在今日倒的確有些不同了。這不同，是明顯的。但倘說古之孝子，侍奉父母人人都出誠，却也未必見得。我們的祖先一面搜索一面堆積，不是有過一部二十四孝圖詠的專著麽?其中有一孝叫做「郭巨埋兒，」是頗可懷疑的。後世的輿論好像也很不滿。光緒年間，肅州胡文炳作二百孝圖序云：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兒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爲訓。……炳竊不自量，妄爲編輯，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概從割愛。凡擇其事之不詭於正，而人人可爲者，類爲六門……。」

（轉錄自魯迅「朝花夕拾」後記。）

所謂「矯枉過正，」所謂「刻意求名，」僅僅八個字，然而把這位孝子的順心打得粉碎了。因爲要成全這個「孝」字，便不惜埋了自己所愛護的兒子，「刻意求名」這實在是毫無人氣的行爲。可見古之所稱賢人，也還是並非「眞不二價」的。

現在的孝子知道兒子不能殺，多該是受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影響，但要彌補這缺憾，就只有吹吹打打地做壽，紅紅綠綠的出喪了。這看來像容易，其實是很難的。因爲吹打紅綠的後面，必須還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有錢有勢。」

庸行不彰於世。而吹打聲大，大家聽得見；紅綠色鮮，大家看得見。此所以近世孝子，多出在富貴門第，陋巷草棚之間，看來是只能有那些拿板斧恐嚇父母，逼著要錢的子孫的。

其實這是少數。

年前年後的忌諱

臧克家

過年，使我想起了一些忌諱的事來。

老曾祖母是個燒香唸佛的活菩薩，在全家中她算最疼我的人了，她什麼事都順着我的心做，我愛聽她的每一句話。可是也有個例外，新年臨近的時候，便不和平常一樣任着我了。從「辭灶」說起，晚上她老人家在「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灶君神位前（其實是一張粗白紙印上了幾個小人）口中念着什麼「灶王爺爺上天堂，多帶五谷雜粮，」雙手捧着香條上下的再拜，我立在一旁看着她可笑的樣子，也看着小桌上擺着的糖瓜，（辭灶是少不了這樣東西，你不，不怎樣說：「灶王爺爺伸手——穩拿糖瓜」呢？）曾祖母用眼瞅着我；這眼光可和平日有點不那個，不知怎的叫人望見有點侷促。隨後老哥哥從外面用竹篩篩過一些草料來，這時她早已把紙馬從灶王上割下來壓在紙上了。

點上火，我看着紙灼，「吃糖瓜，」小手往小桌上一伸，曾祖母的手把我的手打下來了，「腫嘴！」接着來了這麼嚴厲的一句，我明白這是訓斥，然而「不教而犯」的忌諱，我却有些太寃枉了。

離年還好幾天，就看見曾祖母到處燒香燒紙。這兒一堆紙灰，那兒一堆香灰的。炕媽媽，門神，胡爺爺，磙神，磨神，猪欄門神每位都有一份喜錢。錢不是白花，將來有用着他們的去處。譬如小孩子嚇着了就找炕媽媽到處去找游魂；門神可以擋阻住一切邪魔神祟。這幾天不許我胡說，不許我到處亂動，什麼才不是胡說，自然我不大明白。貼春聯的時候我拿一些小「福」字，小「有」字隨在大人後邊，曾祖母有指揮着叫貼在磙上磨上門上和一切所有的器具上。把「有」字還得貼倒。她口中咕念着「倒有倒有呢。」

新年的晚上，曾祖母拿一張很髒的破草紙在我的嘴上擦一下，好似對誰求恕似的說「小孩子無知的權當是個屁！」說完了，接着你聽那一陣囑咐：夜裏須得朝什麼方向起身，因爲財神或是喜神在那裏。五更頭不許說話！就是要說得先想好，譬如「沒有」

「窮」「不好」……等等這一些字眼全得迴避的淸淸楚楚。至於「多呀，」「發呀」的好名詞當然是不厭其多了。五更裏，看見盆裏的餃子不多了，然而你要問須得說「鍋裏的餃還『很多』吧?」就是眞沒有了，回答也一定是明天早晨「多的多呢。」明明已經用草紙擦過了嘴，然而不吉利的話仍然不准出口，明明不准多說話，然而有一些話還是多多益善。年夜我怕一切的大人，尤其是曾祖母，好似她們也怕我，怕惹我的哭，大年夜裏淌眼淚那如何了得：雖有「百無禁忌」的紅貼壓的頭上，也還是有點不放心的。

元旦不見條箒，不掃地，大約「掃」不是個吉利字。頭初三誰也不敢做營生，只合吃喝玩錢和談天。女人初一動針，要一年眼痛，你想誰不甘心服從忌諱玩幾天痛快的呢?有些講究的人年夜整宿不睡，怕睡着做個不好的夢，那麼一年都倒運了。

正月初上不許孩子們動土。這意思後來才知道是怕動了「太歲。」「太歲」的威權很大，你惹着了他，能使你七竅流血，家破人亡。

總之，年前年後的一切忌諱使得我哭笑皆非。於今，把年不當年過，又沒個老人隨來

天涯作禁言官，自然「百無禁忌」了。

一根刺

臧克家

驚心動魄的印象最不容易忘却，像心尖上的一根刺，一想起來它會使你發痛。刺還有個潰膿化消的日子，而這個印象的恐怖却海枯石爛在我的腦子裏。

說來已是十年了。想來却好似臉前的事。那時我正在濟南一師念書，不消說那時的天下是屬於張宗昌的。學校就衙着大街，吃完了飯照例大家要到大門口一站，消食是理由，看看大街上過往的人羣也可以磨磨眼睛。站不上十分鐘你會看到張將軍的威風抖滿了街。抱大令的戒嚴官帶一羣抱着大刀的兵士；一隊隊的馬兵，旁若無人的在人叢中策馬疾馳，號聲帶着殺氣嗚嗚響過去，一面大旗閃來了，上面寫着兵官的大名，不須望後面的一列隊伍就夠你肅然起敬的了。

張宗昌雖是個老粗，但不甘心做老粗。自己兼任了大學校長，刻了十三經，這還不算，

又請了一位狀元坐了教育廳。於是文質彬彬，小民敢怒而不敢開口了。

隨着，讀經運動起來了。記得教我們孟子的是位老舉人，嘴有點不聽使，「孟子鄒人也，」一個「鄒」字鄒了五分鐘還是餘音嫋嫋不絕於口。他的學問如何，我說一個故事，聽憑你們斷。講李後主「無奈夜長人不寐」的詞句，他說「長」字不妥，應該換個「涼」字才好。他解釋得很有理，因爲夜涼凍得睡不着了。

「天下定於一論」有一次他出了這麼一個作文題。一班四十個人，目瞪口呆的擱了筆。把筆管幾乎都咬破了，而卷子依然是白紙。大發悲慈，「陶淵明愛菊說」第二個題又寫在黑板上了，他背過身去寫題的時候，長歎了一口氣。瞧起瞧不起爲學生的就是不在乎這個而由論到說却是饒了我們一步。說到底是說，於是刷刷刷一陣筆尖響大家一齊說在紙上了。有幾位同學的名句至今我還記得。

「淵明所愛之菊類亦多矣，愛黃菊，愛紅菊，愛綠菊，愛白菊。」而結尾是「人皆謂淵明愛菊，我獨謂菊愛淵明，何以故？是爲說。」另外還有一位先把淵明的清高和菊的清高

互映了一頓，末後來了一段絃外之音「於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竟有無恥之徒，老而不死，跑來天涯誤人子弟，豈不爲陶淵明笑掉大牙乎。」卷子上落上了張宗昌三字。

一師鬧黨的風浪早已聲名在外，這一條導火線把亂子引起了。頭一天大兵包圍了××大學，傳的風聲明天要光臨一師。本來槍桿在手可以橫行天下，如果你要問包圍的理由你是傻子。

口頭上硬是假的，臨到眞事，誰也得害怕。聽說這次要清查黨人，然而黨人頭上又沒貼一個招貼，所以要是讀帶標點符號書的便有些「進黨人」的危險了。傳說明天來包圍，誰保不夜裏來呢？於是全校像翻了江，各人在檢查各人了。不穩的信件，爭着往火灶裏堆，弄得灶小莫能容，一時濃煙漲天，焦氣襲人！還沒有化好的紙片拖着個焦尾巴被掀出來，逐着風漫天飄零，而新的紙片又塡上了缺。標點符號書沒法撕燬，藏又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地方，急得人人東張西望，這時覺到了書的累人！我們同屋四個人心眼聰敏，能在這慌忙中想出了挖地板的妙計來。什麼語絲北新莽原以及什麼小說，主義，都不得不委

屈一下暫入地獄了。收拾好了，自以爲得計的跑到別屋一看，人家的法子也不讓你的獨妙。這樣一直鬧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懷着恐怖踱到大門口張望，沒有一點動靜，而陽光卻帶着可怕的顏色照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太白速寫選

幽默的叫賣聲

每冊實價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再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五二二四號